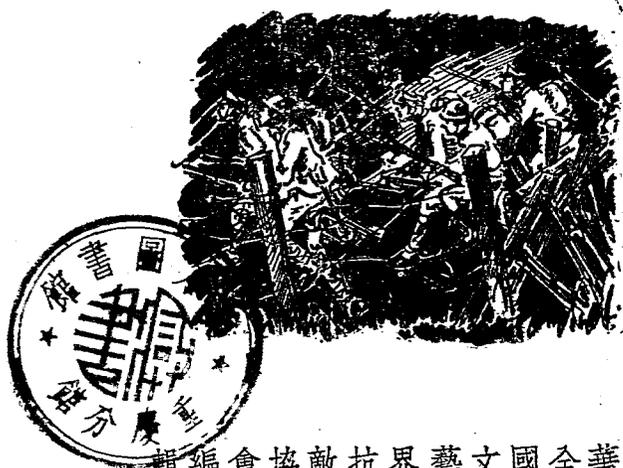


書叢團問訪地戰家作

襲夜

著 英 輝 李



輯編會協敵抗界藝文國全華中
行印社務服化文國中

MG
I246.7
426
3

作家戰地訪問團叢書

襲夜

李輝英著



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編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3 2173 7788 0

夜襲目次

頁數

夜襲	一
小號兵	一二
歸來	一九
上莊村	四七
良民	七〇
李老頭	八四
發糶	九七
王小全	一一三
張老太太	一三三

夜

聯

目次



夜 襲

夜是洞黑的，它用着死了似的眼睛，懨懨的窺望着漫無邊際的朦朧而空洞的大地，大地恰如過度疲憊了的漢子，在盡興的舒適的睡着安穩的覺似的，除了喘息般呼嘯着淒厲的夜感之外，那是再也搜求不到任何擾亂這沉靜的暗夜的音響。分不清那裏是坦平的原野，那裏是險峻的山徑，那裏是蒼茫的密林，和寬闊的溝壑，暗黑的夜色，狂妄的粗野的染成同一的色調。

當日落山邊的時候，這一帶近乎荒僻的冷落的山溝，意外的接受了清眸似的，從各方面射擊過來連續不斷的瘋狂般吼叫着的步槍和大炮，無論是在原野上，無論是在山徑中，無論是在密林裏，無論是在溝壑旁，到處都迷漫在濃重的火藥氣息和爆炸的震顛的聲息之下了。牢實的埋在山坡上的沙土和石塊，暴雨似的衝上烟霧吞噬着的迷亂的天空，又凶猛無情的摔落到別處地方，壯烈的喊殺聲，滲雜在血火中，奔馬似的猛撞着，從樹林裏燃燒起藍的紅的烟火，燒毀了澄清的碧藍的遠天。一個激烈的戰鬥，正義的打擊着瘋狂的蠻橫的侵略者的戰爭，氾濫的洪水一樣，凶湧的展開了。……

現在一切都入於休息狀態，那座被敵人炮擊的目標，墳丘似的高踞在山叢中的野牛蛋，依然牢守在

我們武士們堅強的鐵拳裏，當敵人第四次凶暴的仍然不承認優勢的局面遭受到挫折，不承認勝利的把柄爲人折毀，他們在用盡了力量，集中了狂妄的奢想，迸發出逞強的頑抗的氣魄，不顧一切的從山上衝鋒的時候，雖然他們憑藉着優勢的炮火，封鎖住山頭上中國弟兄們的還擊，企圖迷用血肉的爭奪，佔領這個重要的據點；但當他們衝到山半腰上的時候，潛伏半響的中國弟兄們，在炮火中掙扎起來，抓緊這千鈞一髮的機會，拚死命的擡出去身邊的手榴彈和石塊，阻擊着敵人的前進，手榴彈和石塊，捧得輕鬆，準確。在赤血濺和着沙土，呼號交響着爆炸中，敵人的屍身，山崩般滾落下去，於是，敵人又一次的嘗到了敗退的苦味。

透過蒼黑的高空，凝視着馳鳥一般灰亮的脖子，在人們的不知覺中，投射着無感情的初夏之夜的星光，像肺病患者的胸脯似的，急促的雲着眼睛。

蔡玉亭班長，那削瘦的身影，閃現在連長的面前。中等身材，纖弱的體格，頗不合乎一個戰士的身份。二十二歲，窄小稀疏的眉毛下面，堆着兩隻矇矇的機變的黑眼睛，敏感的鼻子，腫腫得像辣椒，薄嘴唇裹着一口黑黃的腐蝕的蛀牙。柳肩膀，軍衣的前胸脯上補了一塊補綻，打得周周正正的裹腿下面，站直着兩隻伸在草鞋裏的苗實腳。

連長是他的同鄉，安徽西北部平原上長大的人，高個子，黑臉膛，智慧，結實，有一個常常喜歡摸索着馬褲邊的習慣，響亮的聲音，像夜空中旋轉着的鋼子槍。

「同志！」他依如往昔的，一開口先喊出這親昵的稱呼，手不自主的摸索到馬褲的邊緣上。他堅決的把命令交給這個同鄉班長。「完成任務，祝你成功。」尖脆的字音，彷彿又像彈出來的三弦琴。

這是無上的光榮，風似的旋繞在蔡班長簡單的執拗的頭腦中，他用着傲然的表情，快意的接受了連長交給他的任務。按照連長的命令，他應該帶同一班弟兄，即刻去刺探，襲擊犛牛蛋左側一〇四八高地的敵人。敵人既然不能在白天奪佔了犛牛蛋，勝利的插上了他們的太陽旗，傲視一切的招搖在山頭上，那我們就要趁夜來一個襲擊，迫使敵人連犛牛蛋左近的陣地也立不住腳，摧毀了他們的攻擊力。

弟兄們飢餓的要奪取敵人佔領的任何地方，是他們迫切的一致的要求，他們等待着的是命令的到來，現在，蔡班長滿足了他們的願望，一班人，興奮的熱狂，燒紅了他們油黑的臉面，就像剛鑄出火熱的蒸騰着的浴盆。

「你們在後面慢慢的跟着我，誰也不能弄出聲音來，我先走一步。」

懷着一顆興奮的熱烈的心，蔡玉亭班長果決的和他的十幾名弟兄作別，瘦削的身影，一轉眼就閃進

黑暗的角落中去。

四外是洞黑的，偶爾嘯出滴響響戒線上試探性質的步槍聲，一閃即失的抖出一條花砲殼的光亮，便又是洞黑的一無聲息的了。

蔡班長摸著黑，瞪大了他的變變的眼睛，警戒的向四處搜尋着。他走過些什麼樣的路呢？蛙藤和野藤死緊的纏繞着，荆棘的刺針尖出着，看不清真象的灌木的倒鉤抓刺着，他的腿腳成了它們囹圄着的敵人。他使力的咬緊着他那薄薄的下嘴唇，用堅毅的決心搗毀痛苦的磨難，毫不畏懼，毫不在意的邁動着他的腳步。他伸手摸撫着胸前向手榴彈，巍然的挺直了腰板，在心中高傲的唱着：

「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

「唉喲！」這堆石口中的叫聲，幾乎被蔡班長喊了出來，不知是什麼東西刺進了他的腳心，使他痛得即刻收住腿，半翻着腳，彎下身子去摸撫傷處。總不外乎是灌木的刺針吧，戳傷了他的表皮，順着腳心，黏糊口的漫了一片，他知道那是滴了血，拿到鼻尖聞了聞，一股腥口的鐵鏽的氣味。這真是太不幸了，會不會阻礙了他的前進的途程，完成他的任務？蔡班長苦痛的焦急着，一咬牙拔去了那個刺針，腿上極響的抖動了一下，他趕忙撕毀了他的手絹，摸着黑把腳心包紮好，又開始邁動着他的腳步。不要

緊了，他欣喜的暗暗的笑着，心裏面依然在唱：

「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

越過一條窄小的乾涸的澗溝，秦班長猴子似的輕悄的爬上了一个陡坡，困苦的攀登，引發出他的情口流出的汗水，再上去就是一〇四八高地，他摸索着慢慢的坐下歇息，一面打算着要怎樣的繼續前進。

夜色似乎稍稍清亮些，星光像樂譜中的音符似的抖顫着，風吹散了籠罩夜空的沉雲，夜空清亮得像一池春水。

後面的弟兄們，不知還距離有多麼遠？他們會不會失掉了聯絡？秦班長想了一刻，鎮定的站起身，向前面移動着步子，愈往前多走一步，應該是愈近的接近了敵人的警戒線。渾身上下燃起來灼熱的火燄，爆裂的一般，在流傳着果決的堅強的信念。這中間，潛伏着危險的易有的死亡，連敵人的影子都無一見的機會，就飲下了怪異的流彈，結束了活的生命，毀滅了勝利的欲念，那是惹中的事情。他死了無聲無臭的把屍身洒在荒山上，再不能爲祖國盡最大的力量。他就爲這不幸的遭遇悲傷，他痛恨這技巧的機緣，他憂癘疾的冷顫着，他彷彿看見了恍惚在眼前的失敗的光芒，在招展着，滅亡的影子，橫橫的魔爪，鏗一般張在他的頭上；他絕望了，他完了，然而這只是片刻的不規律的亂念，在無理性的奔放着，

當他緊蹙着眼睛，舉烏一般釘着夜空的星光時，一切又都恢復了原狀。沒有什麼，前邊不會有什麼危險，後邊還有一班弟兄在跟隨着他繼續前進呢，再後面，像連長所說的，長期抗戰中有千百萬的鐵軍，踏着血跡，準備爲打擊敵人而前進！蔡班長開闊了心胸，溫熱的流動着無限珍貴的勝利的希望，他更爲決然的握緊了他的拳頭。

天空的浮雲，蒸氣般漸漸轉成爲濃厚的了，迷霧似的遮掩了顫抖的星芒，沉鬱的彷彿一直漫攆到地面。黑暗凝聚着，陰冷，凶險……

蔡班長記不清他走了些什麼地方，他只能覺察出一些堅硬的石塊，鬆懈的泥土，還有些野藤，蓬蒿，灌木和蔓草，——把手似的被他纏附着，刺破了手脚却並不感到疼痛。冷的空氣打呢緞在他的胸脯頑強的流竄，不可思議的在挪揄着人，但同時又鼓舞般誘引着他的頭腦，強有力的冷靜着。若是在白天日暖風和的時候，他這時怕是早經變成爲敵人哨兵槍口下射擊着的標靶了吧？不可挽救的，在清曉的槍聲下，他就得到了死亡的報價。但這一刻，讓蔡班長覺得多麼有味呀：戰爭——固然殘暴的怕人，有時不也叫人感到含混的可笑麼？即如在這陰冷的夜裏，白天所不能運用的置千百危險的襲擊，夜裏面，他却安穩穩的摸到這鄰近的哨線，只不過是隔着一重無邊無沿的空洞的黑暗。……

「誰？」黨察班長踏着黑路，邊走邊在有趣的亂想的時候，突然間，金屬器具撞出來的聲音，衝進他的耳邊。機變的眼睛，恍然而又鎮定的橫掃着，他清醒的確鑿的發現到，在他的面前，聳立着石碑一般價值的峭崗。像飛得十分快活的蝴蝶忽然撞到蛛網上一樣，從迷亂中瞭解過來，他已經衝進了敵人的警戒線，想抽身退回已經很晚了。

「完了！」他心裏面焦急的叫着。敵人的哨兵，平端着步槍，模糊的正在刺刀上抖閃着尖刻的，猙獰的，狂妄的微光，以他目前的形勢做個比方，正等於一口擺在屠夫面前的肥豬。——只有死路一條！機警的不顧一切的退回去麼？像山崩的石子似的，放任的滾到不知邊沿的山腳下麼？也許可以脫險的，但並不是給他解救危難的良善的辦法，敵人會不吝子彈的消耗，追躡着他滾動的響聲發動一個狂烈的暴擊！猛烈的拚死命抵抗一下麼？使出衝鋒陷陣的本事做最後的掙扎麼？也許可以脫險的，但不會在他的意想中獲得他的勝利，優秀的形勢，萬分明顯的擺在他的眼前，事實上說明着，用不到他扭開手榴彈的保險機時，冷森的利刀，就會在他遲疑的不答中，刺進他的心臟，吸食他的血肉。害怕麼？也不，在這緊急的一刻，他沒有絲毫畏懼的感覺，旋繞在他漲滿的頭腦中的，只有簡單得白開水一般，「生」與

「死」兩個字。

夜 襲

七

蔡班長緊繃着窄細的眉毛，從敵兵的中國話的淺問上，他忽然機警的察脫似的發現了火熱的希望。他的眼睛在震動着足可挽救危亡的歡喜。他超脫的正在經歷的「我」字。答應了，手在悄悄的扭着手榴彈的保險機，萬一他這樂觀的猜測和推斷，還不能解除那人的疑慮，他只有盡最大的能事死拚了。

蔡班長豎直耳朵，傾聽着動靜，眼睛緊盯着那一具直挺的模糊的黑影。

「去！」金屬器具撞碰的聲音，第二次的碰了出來，突破蛛網的纏繞似的，掬着一副脫險的愉快的歡心，蔡班長不敢久停的硬着頭皮，大模大樣的走向前去。他只有前進一條路，後退便要引起那哨兵的疑心。前面，一定盤踞着更多的敵人，但他既然脫除了危難，自然還要找機會消滅那些惡賊，完成他的任務。這裏正是到達了一〇四八高地，向前，更向前……

蔡班長單練的頭腦，只知道往前，不露出絲毫的恐慌，避免着叫敵人看出他的可疑之點。當他拐過一個斜坡時，隱約望見前面一百米的地方，閃動着一點燈火，且有些吵亂的聲音。大概是敵人隱蔽着的掩體工事吧？因為在未拐灣以前，他並未發現有半點亮光。

目標——這該是他該搗毀的敵巢。

第二次的，蔡班長又走近第二道警戒線的崗位，當他猛然的一驚，估計着又將遭到一次難以對付的整間，又將遭到一次死的威脅時，他握緊了手榴彈，在預備應付那猝然的變故。那一個崗兵意外的並未向他整間，卽或是連一個單純的誰字都未喊出口外，啞巴似的在懶散的踱着崗兵所常踱着的步子。蔡班長機警的眼睛看清了他的機會，挺然不拔的又向前走了幾步。

方才抖動的燈火那裏去了？那裏有什麼光亮？八十米以內的距離，只有展伸在眼前的暗黑的一片。蔡班長疑慮起來，方才，該不是他的眼睛看花了前面的吧？會是一顆鬼火？到什麼地方去了？……他聽到了清切的不順耳的中國話，前面正有人在喊：

「中國飯，吃中國飯！」

「中國飯的好吃。」

還有人在低聲的哼唧着日本小曲，啾啾呀呀的像在思念熱愛的情人。

燈火意外的又亮起來了，他分辨過來，那裏像是一座殘破的廟宇，燈是掛在暗黑的牆壁上的，牆壁兜攏一個灣子，幔帳似的被三面遮蔽着，露出光來的只是那牆角一隙的地方。蔡班長似乎看見有些人蹲在牆邊上吃飯，他那敏感的鼻子，嗅到了誘人的飯香。

「是敵人的指揮所罷？」

蔡班長的眼睛裏面燃起來憤慨的炬光，復仇的熱血，潮一般沸騰了他的周身，勝利的火花映照前路，他急快的推測着距離的遠近，操起來他的手榴彈。

「中國飯的好吃！」

「嘻嘻，蚌牛蛋的，好怪的名字！」

「明天皇軍大炮轟毀蚌牛蛋！」

敵人狂妄的喊叫，在黯黑的空氣中流蕩着，一直流進蔡班長的耳膜。

「讓你們先發狂語，等一會就叫你們死個乾淨！」

就心着後邊的一班弟兄，不知現在摸到了什麼地方，就心着四顆手榴彈不能如願的擊毀了這個小據點，蔡班長手中在震顫着。天空上依然飄浮着初夏的雲幕，依然吹拂着初夏的冷風，洞黑的夜，依然在恍動着冷峻的凶險的臉。……

「後面有千百萬的鐵軍，踏着血跡，準備爲打擊殘暴的敵人而前進！……」

想到這些，蔡班長興奮得不能再那麼按捺按理的回想着了，一陣風吹電掣似的響聲，那單純的，

「噠——」的聲音，下死勁的在他的頭腦中擺動着，除此之外，他任何的感覺都淡得像一瓢水似的了，他的脈膊爆裂般的不聽約束的跳動着。

但蔡班長是很清楚的，他也不慌張。

「完成任務，祝你成功。」

連長的話，閃電似的在他的記憶中迴旋着，眼前，他愈來愈近的接近了成功的路，他眼望着就將完成了他的任務。

一股什麼說不出的力量，緊咬着他的周身，他準確的決然的接二連三拋出去他的手榴彈。當他看見那爆炸的火花，聽見那震耳的巨響，在烟火的交織中，使敵人獲得了他們應得的報償，爲他這個中國武士痛快的消滅了的時候，他發自內心的在欣然的歡笑了。

蔡班長是多麼愉快，他已經在一〇四八高地上完成了任務！

「中國兵打過來了，打死日本鬼子！」他拚力的喊叫着，一面反轉身去，忘記了自己是空着手的，撲向那身後的峭崗。沒有了，方才那啞巴似的蹣跚的傢伙，早不知溜到什麼地方去。他的身上，不能抑止的有一股近乎瘋狂的慾念，驅使着他想痛痛快快的打上幾槍，他想從山上跳到山下，他想唱歌，他想

狂喊，他又想一把撕毀了漆黑的宇宙，無限的熱力，燃燒起大的動力，使他消耗，使他發洩。

忽然，從四近黑暗角落中，射擊過來敵人的機槍，蔡班長直感的臥下身子，他還聽見後面清晰的輕機槍聲，那是發自自己弟兄們的還擊，他心有所慰的樂起來了，茫然的搜索着黑天上的星芒。

天亮了，弟兄們扶起來他們的蔡班長，並在報告着：

「我們勝利了，確實佔領了一〇四八高地」

蔡班長睜開灼亮的眼睛在雲着，當他一眼看見新佔領地上飄展着一幅飽滿的秀美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時，他興奮的張開咀來，高聲的唱了起來：

「向前走，別退後，生死已到最後關頭。……」

小 號 兵

便衣中隊奉命轉進XX綫。全隊人就在這天趕到XX村。

季節正是四月時分，到處飄浮着冷峭的寒風，在寒風中滾動着的榆錢，有如暗夜中天空上跳動着的「類類的繁星；曠野中，山坡上，田間間青青一色，——麥子長出來一尺多高了。

照日子算，這一天是四月十五，大晴天，天空上扯出來的鮮豔的藍色，就像撐起來的柔軟的絨緞，風吹麥浪一順水的波動着，發出低微的聲音，綠樹，青草，顯得更新鮮，明媚的春光，帶來了悅人的欣笑。

說XX村是個村子，其實有些近乎誇大。因為這裏祇是一個溝，四外圍着密重的山槽，一個陽生旅客，如果僅只走近山邊，而未踏進山口時，在他的想像中是不會有這麼一個小村子出現着的。當村子里的人們第一眼望見這不整齊的人羣時，他們驚慌的各自向後移動着脚步，慢慢的迴避開去。在他們的眼光中，記憶里，立刻反上來一個可怕的念頭：服裝不整的隊伍，他們本身是自然而然的就要使人想到了迴避。當那位三十多歲纏着上半身半天咳嗽不完的村長，把事情的原本給說個明白之後，人們有如釋去了重担似的才算放下了心，「原來如此」，他們戒備的意思隨之清除，自動的，不一會功夫，就把脚步移到這羣陌生人的前面來。

「你們原是打日本鬼子的」，驚奇的嘆賞着，不一會就熱烈的攀談起來。

便衣中隊像走江湖的戲班子似的什麼人物都有，高的，矮的，瘦的，胖的，一隻眼，塌鼻子的，還有滿嘴哼唧着鄉間流行小曲的脚色。最有趣的是那個十四歲的小號兵，穿一身短褲番，有些地方破得露

出來灰土土的棉絮團，小小心心的他在用一條污黑的手巾擦拭着號筒。春風吹紅了他的臉，像隆冬時分埋藏在地窖中的蘿蔔，腮幫子鼓鼓的，像塞了兩顆麻雀蛋。矮矮的粗粗的身子，真如裝滿了糧食的麻袋包，樣子很結實。打着陝西腔，他談些別人不甚理解的言語。他引起來老實的鄉下人的注意：這麼年青的孩子，五官四肢還未長成，竟然當了兵，而且還有着那麼一隻閃亮的軍號！他有膽量！有本領！但是當爹媽的當真就忍心聽憑這麼年幼的孩子入伍當兵，奔波各地？難道他們就不知道痛愛自己親生的骨肉？……

中隊長張鳴謨黑油油的臉上，伏出來只有他自己領會到的笑容，他自然該歡喜的：這小號兵，任便到什麼地方，他都會被別人當成標本一般圍觀着，他本身就是一具揚聲筒，號召來大羣的人，他這個鄉下人眼光中的怪物，給中隊行進添了無限的方便；人們關心他，憐惜他，到後就從他的身上聽去了他們所要知道的故事。他們便對於全隊增加了更深一層的瞭解。

「啊，別看人小，真有心機呢。」那時候，人們常常不約而同的稱讚着他，加深了對他親熱的感情。

小號兵擦完了軍號，號筒上閃射出耀眼的光芒，當他抬起頭來望望圍在他身邊的人羣，發現到人們

的眼光集中在他的身上和手上時，他天真的咧開兩片嘴唇，在悄悄的笑了。

天是遼闊的，路是遠長的，從陝西到山西，小號兵在一年多的戰爭中，行進里，兩條短粗的腿，走了好幾千里路，兩隻粗壯的手，曾經殺死過不少的敵人。他有一枝精緻的小手槍，是他射擊敵人的武器，他也還拋擲着手榴彈炸着敵人。

大家都熟悉了。人既然有機會湊在一道，自然就不吝於更談一些雖不必要，但常常喜歡在人們口中說出來的閒話，嘻嘻哈哈樂一陣，彼此間就增加了接近的感情。那些圍觀着的鄉下人們，到這時候完全放開膽子，收束了恐懼的心情，自願的羈縻的端上一些熱茶和冷饅，推到便衣隊的面前，誠實的讓着：

「老總，喝點茶，吃點饅饅罷。」

他們之間，建立下新的率直的友誼，這中間沒有半點虛偽，沒有半點客套，他們是想到那里說到那里。

「打擾你們，老鄉，」張隊長客氣的謙虛着，「候我們不吃，茶一定要喝一點。」

小號兵的兩片嘴唇，這些時沒有停，混在那羈縻下人里面，完全依照着過去的做法，他跟他們談着救國抗戰的道理，一邊比劃着作些手勢，聽着，說着，人們的脚步不自主的聚攏得更緊，把他

包圍起來，有些孩子悄悄伸出污黑的小手，偷着摸弄那閃亮的軍號。

「喜歡這東西嗎？」摸着着孩子們的臉蛋，小號兵笑嘻嘻的問。孩子不言不語的縮回了手，退下身
子，瞪用兩隻圓溜溜的小眼睛溜着瞧。

「我教你們唱歌好不好？」小號兵十分興奮，他把孩子們排成隊，唱起來「義勇軍進行曲。」

當哨兵報告了「山口發現敵人騎兵」消息的時候，像晴天里打了個霹靂似的，所有的人都慌亂了。這消息實在有些離奇，敵人的騎兵當真跟蹤追了過來？中隊長十分的鎮定，他皺皺眉，想了想，隨即揮着拳頭，命令民衆趕緊疏散，躲避到山坳里去。人們潮湧般各自奔逃，叫着，吵着，大人拖着孩子，孩子喊着大人，慌亂得猶如大蛇臨到眼前。中隊長一面安排好防禦射擊的步驟，麥田就是隊員們憑藉着射擊敵人的掩護。不能退却，那不禁要連累了百姓，事實上他們更不會比騎兵走得更快。事情已終到了除却死拚之外，再沒有任何良法的時假。

隊員們打開手榴彈的保險機，在作着準備。

平靜了，這一條窄小的坦平的原野上，靜得沒有一絲的糟音，只有那潮一般的麥浪，在悄悄波動着。
小號兵準備好他的小手槍，爬在麥田里，身旁還爬着一個莊稼人，手把着一隻長柄的斧子。他只願

呆呆的望着，不出一聲。小號兵爲這新戰士的加入，會意的使了個眼色，伸出一隻大姆指來。

「我跟你們幹。」莊稼人低聲說了出來，他生有一副瘦瘦的身子，看樣子遠不如小號兵結實，但他那果決的神情，顯示着他依然是個有力量的漢子。他直望着前方的遠處，監視着敵人的行動。

敵人的馬隊，風一般捲了過來，馬吼人喊，濛濛着迷濛的煙塵，馬蹄子的響聲在河灘上，田野中流動，在人馬中閃動着太陽旗的影子。響了第一槍，接着是第二槍，第三槍，變得密集得聽不清聲音了。從那些高大的，紅的，白的，洋馬上，栽下來一個一個的敵人，人倒在麥田里，馬壓在人身上，在麥浪中翻滾着，號叫着。

敵人遭遇到這樣意外的射擊，慌亂得馬上轉調馬頭，預備逃走，但擰扎一會，終於又拚死的衝了過來，舞動起長柄的馬刀到處亂砍。戰爭已經到了步槍失去了效用的時候，手榴彈却非常有用，每一聲巨響之後，隨着爆發的煙火，就有幾匹馬，幾個敵人栽了筋斗。敵人失敗了。但他們的人數，比起便衣隊來，要多到好幾倍，他們用死亡做堡壘，頑強的抵抗着，到底還是壓迫着便衣隊，衝到了近前。

小號兵挺身在麥田中，鼓大起腮幫子，吹着壯烈的衝鋒號。敵人衝到了他的面前，馬刀眼看就砍到他的身上，情勢那樣急迫，想躲避一下都不可能，那只有等着死。就在這時候，那莊稼漢子矮健的跳

越身子，飛一殺砍出去他的斧子，正好砍倒了那個衝過來的揚起馬刀的敵人。小號兵檢了一條命，他越發興奮，跑開幾步，依然挺直着身子，鼓着腮幫子吹着他的衝鋒號。他沒有忘記他的小手槍，他端着槍，圍遶着射擊着面前的敵人。

「吹！吹！用力吹！」莊稼人鼓舞着他，「多吹一會，我們的援兵就會快一些趕到的！」

他剛說完話，便衝到另外一個敵人的面前，同樣砍出去他的斧頭，但當他再預備揚起他的武器，砍上第三個，第四個的敵人時，他的腦袋意外的被馬刀的刀鋒砍去了一半，人的身子猝然的隨着栽倒了。小號兵失去了助手，立刻的他就被四五匹洋馬圍起來。他閉着他的小手槍，他像要把戲似的在敵人的洋馬下面躲閃着，敵人的馬刀再也砍不到他的身上。他跑着，躲着，還擊着，像走馬燈似的。他累了，力竭聲嘶的軟了身子，但始終把牢他的軍號，一當避開敵人的包圍圈，他就吹上幾聲。他知道，只要吹響號，弟兄們就有得是殺不完的勇氣，同時他還知道，附近地方若有自己的隊伍過身，就像那被砍死的莊稼漢子所說的，援兵就會趕到的！

他還看得見，隊長怎樣舞動着大刀，砍殺敵人，放着手槍射擊敵人。隊長簡直像一個瘋屠戶，在敵人的包圍中東撞西衝。敵人被他的大刀砍倒了，敵人又被他的手槍打倒了，但是，不知是什麼原故，

在經過激烈的衝殺後，當後方的敵人再包圍了他的時候，他用他的手槍，打穿了他的太陽穴，人倒下去了。

小號兵的肩膀上，猛然中了一刀，恰恰砍的是刀背，連他的棉襖子還未砍破。他不理會這些，仍在躲閃着，他已運用完了他最後的一顆子彈，他的武器只剩有那一只軍號，他仍在不停勢的吹。他的肩膀有些疼痛，砍破了？他退到河邊，他決定抓回石頭，飛打着敵人，他不想腳尖絆住了石頭，人便重重的摔了一交，連人帶號摔倒在石灘上。

從山口射擊過來爆豆般的輕機關槍，響聲果然趕到了。小號兵睜開朦朧的眼睛，望見了敵人的敗退，咬着牙掙扎起身子，抓起他的軍號，又在敲着腮幫子吹起他的衝鋒號。

歸 來

劃得好模好樣的麥子，天忽然陰得像鍋底一般黑，雲霧深鎖着天空，天空縮攏得像快要扣在一起的紙傘，不出人預料的，陣陣的急雨，驟亂的降落在田地里，林叢中和屋頂上，像悲傷的人傾流的眼淚似的，半響也不停歇。雨注從天空一直運到地面，灰白色的亂紛紛的被子似的迷花人們的眼睛，澆冷了人

們的身子，五月這季節，在北方的山村中，一經落過急雨，那整情的叫人無從防範的冷氣，就狂烈的冷澈了人們的飢腹；於是，有如敗殘的落葉似的，人們從山林中，田野里，躲閃進不同方向的各自的家門。

張老頭跟別個在田裏割麥子的人一樣，衝破穿梭似的雨林，奔回自己的家門。當他一脚踏進他那熟習的窖洞門口時，迎着面，他看見宣撫官團聚會似的在擺弄着他平常所說慣了的「宣傳品」，滿坑滿地，像被糊似的鋪滿了紅綠的，顏色新鮮的花花紙。老頭子插進一隻腳，躊躇的半響不知那隻腳應該落在什麼地方，像懸掛在肉絲裏的勝鬘似的吊在那里不着邊際，衣服上、腳尖上撲簌簌的滾下來一滴一滴的水珠。

「啊，老伯父！」宣撫官驚叫一聲，似乎發現了什麼奇跡。他連忙伸手收拾起東西，讓出一條可以通行到炕邊的通路。「外面的雨，下得這麼大啊。」

「就是啊，」老頭子輕輕的依著炕邊坐下身子，拉起掛在繩子上的手巾，盡興的在他那副皺縮的臉上擦拭着，通過兩隻溼重的，呆滯的眼睛，閃出來不如意的眼色。「真氣人，割得好模好樣的麥子，竟然下起這麼大的雨！」

在這一間被寒氣侵蝕的，烟氣薰蒸的書洞里，流動着黑暗的顏色，依着弓形的灰棚頂，漆描着朦朧的暗淡的陰影，八仙桌脫退了顏色，那上面擺滿了像管賬先生賬簿似的書籍和表冊，旁邊，鑲在土牆上，露出一架鏽了鈴子的電話機，兩只黑色的長方形的木箱，橫躺在正對着八仙的牆角邊，箱蓋敞開，裏邊擺有着還未被鋪展開的宣傳品。

外面，山村初夏驟暴雨在怒吼着，澆濕了鬆懈的土地；土面上，汪洋似的屯集着白亮亮的雨水，像漫無邊際的水田。

張老頭的臉孔是正碩大的，毛黃黃的鬚子蓬，凸出兩塊圓溜溜的顴骨，兩眼很小，顯得有些灰濁，一當他仔細注視着某種東西的時候，便眯得成了兩條細線。鼻子高大，下面排列着脫齒的兩片枯瘦的咀脣。實在說，若是在上追溯過二十年，當張老頭年青力壯，臉面發胖，鬚髮修潔的時候，他的臉面相當的可以在人羣中得到他的好評，但現在，他老了。

他穿一件破爛的退色的半截藍夾襖，腰上束了一條布帶子，黑的夾襖露出四五個窟窿，鐮刀就放在他的身旁。他很舒實的坐在那里，因為他正坐在那里，得到了一個暫時的免去風吹雨淋的休息。當他猛然的發覺到他那六歲的小孫子，蹲在陰沉的角落中，聚精會神的觀看那些花花紙時，他不自主的生了一

點忍耐不住的火氣；平當日，他就一再的叮囑着他的孫子，叫他不要走進這間屋子裏玩耍，正如這客洞是一間妓館，進來的人免不了要沾染上壞的毛病，那些壞毛病，差不多又都是在不注意中學成的。他背着宣撫官，使力的瞪出他那雙灰濁的蒼老的眼睛，暗示着他的意思，孩子豈望他，不矚目的又把目光注視在宣傳品上。他忍不住生了一個老頭子憤怒的脾氣，頓着腳，粗聲吆喝着：

「小鎮子，去！這里不缺少你添麻煩！」

孩子驚愕的抬起頭，一言未發，像柔順的花貓避着一條凶橫的大黃狗似的，悄悄的邁動着脚步，順從的走了出去。

宣撫官像是不聞不見的，從牆上摘下他的棉大衣，誠心誠意的遞給張老頭。

「脫下你的小夾襖，把這件棉大衣穿上，你上炕暖一暖。」

這一種意外的幫助，使這個一向對於宣撫官睨着輕視的眼光的老頭子，不由的拋棄了頑固的成見，從內心之中受到了深深的感動。他實在有些不明白，宣撫官總是對他和和氣氣的，那種熱誠的、關心的談笑，就如多年以來就在交往着的朋友。一件平平常常的棉大衣，恰如披上他一身感激的親厚的友情。他誠懇的接受了宣撫官的盛意照樣作了，一面在點綴餘暇似的抽着旱烟。

自從宣撫班打着一面膏藥黨的太陽旗，來到這小村子之後，宣撫官就借住在張老頭的窯洞里，一起初，大家都似乎感到有些生疏，彼此藏躲着，誰也不大喜歡開口，因為，兩方面似乎都苦於缺少一種良好的方法，使得他們接近，他們不僅不知道從何處開口，且不知利用什麼樣的機會開始交談；日子過久了，慢慢的在無名記憶的過往中，彼此間有些漸漸的熟悉起來。宣撫官常常到司令部裏辦他的公事，司令部門口掛着太陽旗，裏面人出一些揚眉擡眼的日本官兵。他也難在別些宣撫官中，在家家戶戶的門口，張貼着標語，宣傳着，他聚攏着村裏村外的老百姓們，開着大會，分送查報和膏藥。當他作完了他的例行公事之後，就回到窯洞里休息。他喜歡看書，一個人不出一聲的，聽憑兩隻眼睛在書本上溜轉着，是常有的事情。他抽煙抽得十分厲害，屋子里常常塞着灰濁的煙霧，光線愈加顯得陰暗，刺激得人們常常要咳上幾聲。他還常常在深沉的思索中，掃興的，低聲的嘆着氣，彷彿一個慣常為憂鬱病所折磨的、糾纏着的人，在失望中無可奈何的為他不幸的命運在嘆息。這時候，他多半瞪直了眼睛，呆呆的望着遠處的、噴出口外的煙圈出神。張老頭雖然輕視他，因為他替日本人幹事，但他本身作人方面，還像沒有什麼值人非議的地方。不過那終究是一件怪事：一個好漢好漢的中國人，為什麼要替日本人作事情？沒有心肝，沒有血性。這樣比較比較，張老頭有充分的理由，替他的兒子驕傲。他的兒子，藉着作小買賣

的名目，給中國軍隊透送一些敵人的消息，光明正大的作爲是他人稱許的。

宣撫官約有二十六歲，黃色的面皮上，凹陷着兩隻充血的眼睛，小而突瘦的鼻頭，順着鼻梁兩側，濼開來癢癢一般的小疙疸，像播種一樣一直播到了兩隻耳朵邊，播滿了兩片臉蛋，稀疏的眉毛裏面，閃動着討人不歡喜的暗影，他蓄有短短的八字鬚，下面兩片慣於吸煙的咀脣，掩遮不住滿口焦黃的、腐蝕了的。排列不整齊的牙齒，時時的衝出口腔，噴出來烟垢的臭氣。

不可掩飾的，張老頭和宣撫官之間，豎立着一條把他們隔離開的無形的藩籬，這條藩籬，上邊高接着天空，下邊深埋在地底，這新的隔離驅使着他們不能稱心如意的接近，卽便是面對着面，誰都不肯說上一句半句老實話。遇到晚上睡覺的時候，兩個人睡在一鋪炕上，只要高興，誰都可以開始一個稱心的交談，可是這種興致，像死人的靈魂似的，深埋在土中，再也不會跳到地面來。偶而例外的應酬上幾句，也全是空洞得不着邊際的鬼話。他們之間，不僅存在着牢固的隔閡，且在暗地裏敵對的互相戒備着，費盡心力，使着戒備的影響增大，不因此發生任何不幸的，超出戒備之外的事端。

宣撫官恰如集市上地攤販子收拾他的貨物似的，收攏起他鋪陳得滿屋的宣傳品，裝進那兩只貨箱子，裝進那兩只貨箱子裏，順手把壺子關上了。

「這些東西，印了這麼多，有什麼用。老伯父，」他轉向張老頭，不以爲然的徵詢着，「你說是不是？」

「可怪好看的，」張老頭點點頭，應酬着回答。像往常所持的主張一樣，他決計不在這上面發表定論般的意見。

「我一看見這些東西就頭痛，不知道印了這些作什麼用？我想不通其中的道理。」宜撫官皺起討人歡喜的，含着笑容的兩眉，在屋中踱着步子，就如他正在苦思他這件認爲頭痛的事情似的，推敲般的抽着烟。

外面，雨還在吼，風還在叫嘯，掃打着、衝擊着這個窟洞，像要毀滅了這間小小的屋子，屋子裏，突破了沉瀾的烟霧，竄進來寒冷的，鬼森森的氣息。但張老頭沒有感染到什麼冷意；從他的棉大衣中，他澈底的暖熱了他的冰冷的身子。

「宜撫官……」張老頭放下烟管，張開兩片露齒的枯瘦的咀脣。達到這風雨交加的日子，悶得人的精神，過分的不愉快，一種解悶的，醜態的念頭驅使他開了口，打算跟宜撫官不多不少的談點無關輕重的家常，可是還不待他繼續說下去的時候，就讓宜撫官半路打劫似的，攔住了他的話頭。

「你別這樣叫我成不成？」宣撫官央求般的翻動着充血的眼睛，認真的說。「我不是請求你好幾回，管我叫馮先生的麼？老伯父，你不知道，把宣撫官這三個字加在我的身上，是並不光榮的。」

「有什麼關係，當官人就是客氣，」張老頭迷縫着眼睛，半垂着方正的臉，有趣的揮弄着毛茸茸的鬍子。「若是我當了官，我想我最高興別人稱呼我的官職，宣撫官，不，馮先生，我說的話對不對？也許我這是鄉下人的鄉下想法，鄉下人的腦袋是跟城里人的腦袋不同的。」

宣撫官一陣旋風似的兜了一圈，最後把身子安置在張老頭的面前，像畫廳一件珍貴的美術品似的，緊釘着他，半響不出一聲，鼻梁兩旁的瘡癩一般的小疙疸，抖擻着像要跳起來的樣子，鑲在深陷的眼睛裏，停泊着欲說的，但又是他不能理解的話語。面對着這意想不到的，奇妙的舉動，張老頭不自主的暗暗在發楞。「總不會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他？」他心中十分不安的思忖着。

宣撫官歪着冷笑的嘴巴，奇妙的，出人意外的狂笑着，兩手緊扣在一起，像磨擦一般的揉個不停。他粗野的像老牛喝水似的抽着烟，抽出來滿室濕濕的響聲，被烟霧罩住的臉面上，飄閃着不信服的神情。當他把烟捲頭使力的扔到地下的時候，逾越長規的，他攀住張老頭的肩臂，嘲笑般連聲問道：

「你真願意幹我這差事？你覺得我幹的事情很好？你羨慕我？」

「不！」張老頭毫未思索的，從本有的良心上，果敢、堅強的回答出這麼一個簡單的字，當他偶然想到此這態度外在的不甚妥當時，那已經晚得像脫繯的馬似的，無法拉回來了。他趕緊從消極方面，移轉開話題，談起平素的家常。「宣撫官，」他故意的打岔，「不，馮先生，應該說馮先生，對麼？這兩片阻，真該打，老成不過來。我倒是從來沒有請問道：馮先生，你的老家離這邊有多少遠？談話家常話不好麼？」

「我問你，你真覺得我這事情幹得很對？」宣撫官的頭腦，並未裝進家常的影子，他的思想正沿襲着他嘲笑般的態度在發展着。

張老頭像一匹陷在泥潭中的奔馬，任憑他掙扎半天，也不能跳出那稀爛的淵藪似的，他通身感到了抖不掉的泥濘糾纏的困難，後悔他自己過於莽撞。抓住這點他陷在深淵中的機會，宣撫官打落水狗一般的緊逼着他問，正如在追問罪犯的案情。「想從我的身上，給日本人辦點獻功請賞的公事？」張老頭不安的想着，一面鎮靜的決定不回答任何意見，他依憑着五十多年的生活經驗行事，該在這位官員面前唯唯諾諾，像一個服侍主人的用人似的，他不僅不能引發起他的懷疑，且要盡可能的設法請求他的歡心才對。

「噫，馮先生，沒有什麼，你是說的那里話。」他搖着一副年畫上壽星老人特有的使人歡喜的笑臉，點燃了他的烟管。「馮先生，你是不是想上炕？想騎一騎？」

「謝謝你，我不騎，」宣撫官心平氣和的踱着步子，不再追問了，他提起充血的眼睛，凝神的注視着貼在牆上的一幅標題「鐵路愛護村」的五彩石印畫。

「馮先生，那幅畫是個怎麼講法？」絕妙的機會被他抓到了，張老頭靈活的運用着，希望把話頭轉到畫片上。

事情趕得實在巧，恰在這時，牆上的電話鈴響了一陣雜亂的陰冷的聲音，宣撫官還沒有來得及加細的消化了張老頭的話，給他一個簡單的解答，便急速的奔上前，拿起聽筒，他問了幾聲之後，一連串的講說着照例是張老頭聽不懂的日本話。張老頭雖然聽不懂，但他却可以猜得出，宣撫官在跟日本人商量着什麼事情，他那堆滿了痘疙的臉蛋上，忽隱忽現的流動着激忿的、不耐煩的顏色，聲音一陣拉長，一陣變成微弱的應付般的語氣。

「他媽的，又要開會！」他不高興的順手掛上聽筒，稀疏的眉毛，閃出來忿怒的光彩。

「開會？」張老頭望着宣撫官發怒的，快要跳到鼻梁邊，行將迷住了他的眼睛的痘痕，忍不住好奇

的開了口。「開什麼會，馮先生？」

「村民大會罷，什麼會；叫老百姓服從日本皇軍，反正不出這一套。」

「日子定了麼？」

「明天一早。現在，」他望着窗外說，「雖然雨不下了，明天誰知道能不能晴天？還在會上發獎品，歡迎老百姓踴躍參加，就是這些鬼玩意兒。」

宣撫官打開剛才關好的箱子，伸進手去亂翻着東西，忙忙碌碌的樣子，正像在預備着明天開會使用的物品。

外面一陣狗叫，接着，踏着泥水響着的，走進來一個挑着担子的，具有深思的黑色眼睛的男人，身材不高，但是長得很結實，光着腳，褲腿捲到膝蓋上，他的姿態，表示出一種飽滿的健康。他站在門口，放下担子，使用兩手拉着褲管，皺着眉頭，細心的注視着屋裏的人物。過一會，用低沉的聲音，自語般說：

「這大黑狗，才幾天不回來，又不認得人了。」

他是張老頭的作小買賣的兒子，他待人很好，說話有條有理像在講道。宣撫官很喜歡他。

「少當家的，買賣作得好不好？」宣撫官放下忙碌的手，問。他走了兩步，作出要走近少主人的姿式，但他似乎想到了他未完的工作，還不能立刻放手，就又在忙碌的收拾着東西。

「湊合事，勞你掛心了。」少當家的謙虛的 answering，像囚犯被推進監牢一般，仔細的把屋子裏審視了一周。一切照舊，他放心了。

張老頭撫愛的問詢着兒子，關於買賣上的事情，他不厭絮叨的問他賣了多少貨，賺了多少錢，然後，慰藉着他的辛苦奔波似的，他拍着炕沿叫兒子坐，歇息歇息身子。

兒子順從的坐了，詳盡的報告他的行程，用不高興的調子，埋怨着他的不順利的運氣。因為他遇着了歸來的日子是個雨天。但也不能說運氣十分壞，落雨的時候，他正好走到廟門口，運氣給他找到一個合適的避雨的地方，使他的身上沒有打濕。他趁着雨水不落的一刻，盡快的趕回家來。

「剛才日本人在電話裏說抽要壯丁，你們聽說過這件事精麼？」宣撫官拍的一聲關上箱蓋，像要引發起別人的注意的奇談似的，插進來說。

「日本人要抽壯丁？」張老頭被刺激得像是看到暗黑的峽洞在慢慢的旋轉起來，烟霧迷濛的，使他感到了「陸異常的聲紋，耳朵裏呼隆的亂響，正有如遭遇到猝然不防的沉雷的襲擊；他又如澆在暴雨中

的路人，渾身冷得冰一般的涼。意外的驚人消息，促使得他的神經緊張，周身的血管，要爆裂一般狂熱的跳動，奇異的冰冷，透進他的骨髓，流沖着麻癢的抖動。他只有一個兒子，正如他只有一個孫子，若是敵人不顧一切抽去他的兒子，無形中就等於拆毀了他整個的家庭。老早，他就聽到過這樣的傳說，他希望永也不會成爲事實，他想不到，現在已經一清二白的擺在他的眼前。這是一件必然的會引起他關心的大事，他耐不住的顫聲的問道：

「薄先生，像我們家裏，能不能抽壯丁呢？」

「很難說。差不多罷。」宣撫官穩重的說，充血的眼睛在張老頭的身上溜轉，然後又移到少當家的那邊，一如他就是抽取壯丁的主持人，在精心的揣摩着被抽取的壯丁的特點。

「剛才電話裏就只談這一件事麼？」張老頭接着問。

「一點不錯。」

「像我們這樣人家，當真還能抽去一個？」張老頭不信任的追問着。

「一家三男，不愁抽不到的。」宣撫官捧着八字鬚，發出來他的定論，閃過的透過馬黃的牙齒，噴吐着濃厚的青烟，烟捲的火頭，快點燃到他那蒼得黃黃的手指。

「抽罷，抽我去罷，唉！」無可奈何的，到後嘆了一口長氣。

「人家抽的是吐了，要老頭子作什麼用啊！」宣撫官感着眼睛笑了一笑。

「一定要抽我的老頭子？那麼，一家人不就都完了麼！」張老頭重濁的眼睛，湧出來滾滾的，酸辛的眼淚。

「日本人管你這一套——」不完而終的，宣撫官止住他的話頭，他覺察到他說出來的話，遠越了他本身地位所應保持的，無所偏袒民衆的那個範圍。他機警的滑過話頭，不在意的說：「給日本抽了去，就抽去罷，那又有什麼辦法。」

「哼，倒也不錯，」少當家的半響未發一言，這時候，搖着冷諷的嘴巴，顯出來酷苛的笑臉，平和的、不露聲色的說。「給日本人幹事情，倒是很光榮的，日本人給的錢既然多，人家又有勢力，村裏村外誰敢欺負！誰敢不另眼看待！我覺得倒求之不得呢。」

張老頭的深心裏面，摻和了扯不開的煩惱，有如一隻撞在蛛網上的不幸的飛蛾一樣，轟在那裏，怎樣想盡了方法，用盡了力量，也掙脫不開，反而是愈來愈被束縛得加緊，失去了自我的主宰。他的頭腦，迷亂得茫無頭緒，棉大衣裏伸出些無形的魔爪，抓得他坐臥不安的心煩。眼看着幾天之後，他自己親

手扶養起來的兒子，就將要無緣無故的生生給敵人抽去，幫他們作着殺人放火的勾當，他後他們拖進殘酷的戰爭裏，呼吸着濃重的火藥氣，而當有一天他獲得他應得的報償時，他就在這世界上失去了他的唯一的兒子。他覺得心裏有些微微作痛，像被一條小虫在咀嚼着似的，攪得他癢痛難忍，不能安寧。……

兒子看來是很不在意，這樣重大的事情，在他聽來不過像諦聽一件極平常的故事，聽過去就算了，却細心的數着錢，交給當爹的，一面有意的移轉了談鋒，心平氣和的問詢着：

「爹，麥子有沒有割完？」

「那裏會割得完，若是你早回來兩三天就好了。」張老頭無心少意的回答。

「我本來打算早些趕回來的，可是趕路趕耽誤了，忙了爹一個人，心裏覺着有些不安呢。」

「別這樣說，你還不是爲了多作一點買賣。」親熱的拍着兒子的肩頭，張老頭灼熱的麥子的心情，暫時的壓伏下方才攪擾着他的不安的情況。

宜撫官爲這個家庭父子之間愛撫的表現，感動得覺得自己像拋的西瓜皮似的，過分的冷淡、孤獨、單調。他遠離開遠在東北的家庭，享受不到家庭中父子之間的熱愛，孤零零的被人家稱呼爲宜撫官，樹立着飽含敵對意味的防範。宜撫官聯想到自己的家。家，在這個時候裏，該是農忙播種的時候

了？爸爸使用着他衰老的氣力，邁動着笨重的脚步，在田地裏奔走，那樣的勞碌，還有誰可以給他一種精神上的安慰？哥哥早就擲到「滿洲國」的軍險裏去，弟弟因為是思想犯，像封在倉庫裏的貨物似的，關進深鎖着的，陰沉的牢獄。他們，是受到了什麼人的毀害？……

長時間的，這不可解的問題，在他周身血管中環流着，尤其是當他每次看見跟他相同的百姓們遭受日本人的殺害時，他便從不安的激刺中，拉回來他的過往的記憶；在他呵把他扶植長大詩歌鄉中，相同的殺害，傳染病似的，一年到頭不停歇的流行。他眼睜那些被害的人，一天天的躺下身子，閉攏了眼睛，結束了不情願死亡的生命，而他却不能像一個醫生一般，應用手術，救治這些那些傳染病人，給他們一種幫助，這，直使得他的良心受到了深深的譴責——他沒有完成人類互助的禱聖任務，他放棄了天賦給他的權力。而他，還失却了人性一般，替那些殺人的凶犯，作着口頭上、文字上、朦朧祖國民眾的虛偽的宣傳，穿着宣傳的軍衫，給魔鬼們掩飾着他們深重的罪惡，這實在是不該當的！「我還算得上是人？」他焦急的，忿忿的責罵着自己，「簡直是一條卑鄙的狗！」

他是中國人！他應該在中國慈母的懷抱中，施展着他的力量，為祖國盡國民的義務，洒自己兩血，準備犧牲。他不能隨隨便便忘掉，他是土生土長的中國大地培養起的男人！張老頭可比是他的父親，

少當家的就等於是他的親兄弟，他們之間，不應該豎立着藩籬，他們應該親密的攜手，一家人一般的增厚着熱烈的力量 and 親切的友誼，挺直了腰板，面向着共同的敵人！

宣撫官興奮的打開他精緻的烟捲盒，伸到少當家的的面前，謙誠相讓着。

「來，抽枝烟。」

少當家的接過烟捲，點頭表示着他的謝意。

「你們父子真是一團和氣，」宣撫官湊近着坐下了，感懷的鄭重的提議着說，「來，咱們這回來談談家常罷。」

「這回我倒是沒有心思談了，」張老頭搖着方正的頭，樣子是無精少神的。「意外的事情，攪得人心神不安。」說完，低聲的嘆了一口長氣。

「爹你還在想日本人抽壯丁的事情？算了罷。」少當家的打算把整藏在爹爹身上的憂慮給壓下去，他安靜如常的，在深思的眼睛裏，瀰動着平和的光波。「到什麼時候，說什麼時候的，用不到憂愁，人世上，還未聽說有辦不了的事情，放心罷。」說到這裏，好奇的像想起來一件遺留在門外的東西似的，趕忙穿用舊洞去，不太一會工夫，又鑽了進來，拉着小鏡子的手，抱歉般親切的說：

「實實，爹真不對，回來這半胸，才想起來找你。」

他掏出一把洋糖，小小心的放在孩子大張着的手心裏。孩子剝着光亮的包糖紙，滿意的臉上顯出着天真的微笑。張老頭無法解決的心事，隨着孫子的笑臉，怡然的溜走了。

「宣撫官，」孩子着含糖塊，品味出其中的好壞來。「沒有你送給我的日本糖好吃呢。」

「我送你的糖好吃？少吃一點罷，沒有什麼好處。」宣撫官含混的說着，不自主的搖了搖頭。

「小鎮子，你願不願意認宣撫官作乾爹？」少當家的托起來孩子的小嘴巴，戲笑着說，「若是你有一個乾爹，將來不愁你吃不到日本糖的。」

孩子睜起來圓溜溜的眼睛，仰頭注視着宣撫官的臉，似在審視着他這未來的乾爹，是否是他所滿意的一位，是否真能給他些好吃的日本糖。

宣撫官充血的目光，在孩子的臉上投射着親權的微笑，他使力的捏着孩子胖胖的臉蛋，興奮的說：「我家裏的孩子，差不多也有你這麼大了。」

「那就認個乾爹罷。」張老頭倒很同意，寬鬆的解放了煩亂的心情，他希望假藉着這定形的似乎接近一層的親近，可多可少的卸除了他的困難。

「這可不成，我沒有這種福分。」宣撫官在推脫着。

「那倒是我們高攀了，忘記了這一層。」

「那裏說，我的處境不許可我有這點自由。」誠實的解釋着，希冀免除他們父子由此所引起的新的誤會。

「就是啊，」張老頭依然沒有明瞭宣撫官的意思，環繞在他的想像中的「處境不許可」，就正該是官與民不能隨便接近的一種表示。

「老伯父，你想的完全不對，」宣撫官顯然有些着急，臉上的疙瘩顯得擁腫，「不管你明白不明白我的話只能說到這裏爲止。再詳細的解說，在我的處境也是辦不到的。」

他抱起來孩子，張開烟薰的、惡臭的嘴，在孩子的臉蛋上，瘋狂一般親吻着，這純然出乎孩子的意料之外的突然的舉動，嚇得他惡狗追逐一般，大聲的驚叫着，奮力的向外掙扎。宣撫官知難的立即放下孩子，低聲的安撫着他：

「寶貴，別怕，我很喜歡你呢。」

電話鈴第二次的又響了起來，當宣撫官接起聽筒時，仍然嚶嚶着那套日本話，他掛上了聽筒之後，

慌慌張張像趕火車似的，急忙穿起他的雨衣。

「有事出去麼？」少當家的問。

「可不是，日本人不管天晴天陰，什麼時候喜歡，就什麼時候叫你。幸好現在的雨還算不落，要不然保準要澆得落水雞一樣。」

「這就是俗話所說的，官身不由自主。」張老頭搭上一句，左右的搖擺着他的身子。

當宣撫官的影子，像燈影一般閃出了陰沉的屋子之後，濁重的空氣，風一般隨同着竄出門外，少當家的橫掃着深思的眼光，不消意的抱怨的說：

「爹爹，你還當真給孩子認爹爹？他是什麼人？咱們是什麼人，就算他答應，咱們也不能幹。他是漢奸！日本人的走狗！咱們萬不能跟他拉在一塊。他又如一個落水的人，咱們既無法拯救他上岸，自然也不希望被他拖進河裏，這道理我們一定要明白。」

「我何嘗不明白這種道理，不過因為想到憑藉着乾親的關係，利用他一下，說不定抽壯丁的時候，可能討點便宜。」老頭子窘迫的摸弄着毛茸茸的鬍子，不憚煩煩的解說着。

「便宜？他能當得日本人的家？好爹爹，那沒有用。」

「那麼，」老頭子急得紅了臉，額骨高聳着像要跳躍似的。「若是真抽了，可怎麼辦？」

「怎麼辦？」少當家的發聲質問。「怎樣也不給他們抽！」

「鬼子有槍啊，你倒說得容易！」

「有什麼不容易，過幾天——」歪着頭，朝外面溜了一眼，壓低了聲音，「過幾天，咱們的游擊隊就會打過來的，把他們一網打盡。」

「真的麼？」

「隊長正在計劃着部署戰鬥呢。」

「好啊！」老頭子興奮的放下烟管，像悶在久雨之下，忽然看見晴朗的天空一樣，心懷意外的寬敞。「真是的，爲什麼不早說，讓我担了半天放不下的心。」他心裏埋怨着兒子，怪不得對於抽了事情，他神色泰然，原來是這樣啊。這令人愉快的消息，使他謹慎的想起來，應該促使兒子言語上的注意。

「你這幾天出入要多加小心，免得露出馬腳。」

「咱們家裏住着這麼樣的官，是最好的掩飾。」

「宣撫官近來倒是有些怪，他不認我叫他宣撫官，看樣子像有心事，就像幹厭了他這個官。」

「當毛狗的不會討到好，倒是要小心，別上他的當。」

孩子早不知在什麼時候，溜到那幅「鐵路愛護村」石印畫的前面，他伸出小手指點着，彎着眼睛尖聲喊叫，像在溼漉的土地上，發現了蚯蚓一般的奇跡似的。

「爹，牆上兩個胖小孩，多好看，小臉蛋上笑得裂開兩個酒坑。」

「看別了！」少當家的輕鄙的阻止着，「什麼叫『鐵路愛護村』，簡直是瘋醉人，欺騙人的鬼玩意兒！」

那是一幅十分精采的五色石印畫，上面印着些像真人一樣的大人和孩子，男的，女的，歡笑的來保護鐵路，鐵路上開過來一列掛着太陽旗的火車，但鐵路早被海擊隊拆毀了，這些人們一齊下手修復了路軌，火車安然通過，運來的是人們日常需要的物品，物品有了，交通便利了，人民得到實惠，鐵路得到保護。於是，鐵路愛護村的好百姓建立了功勞，得到了日本人的獎賞……」

「他媽的，我們要普遍的組織『鐵路破壞村』！少當家的生氣的說，揮動着錘子一般的拳頭。」

外面的急雨雖然早就停止了，却從每個谷口湧出來凶猛的山洪，吼出來獅子一般沉重的巨響，回聲在村中旋繞着，震憾着窗門顫動。天空中，浮游着的雲層和輕飄的蒸氣，海面上的奔濤一般地波動着，

眨着眼睛在雲霧中閃現出新鮮的顏色，是新生所孤渺的虹。地面上，激撞着的水波，散佈着透骨的寒風。

院裏的雨水，汪成了半尺多深的小湖，在湖上，鴨子像小船一般游來游去，得到了美差似的，家家的叫着，洗刷着羽翅。當張老頭披着棉大衣，把牆根下面堵塞的水洞通開之後，小湖不一會就枯竭成一座龐大的稀爛的泥坑了。

穿過陰沉的空氣，傳送過來日本兵的軍號聲，像叫驢嘶叫的喉嚨，洋馬在奔跑着，馬蹄子濺起一灘灘的泥點……

宣撫官回來了，雨衣沒有脫，頭巾裏的帽子就躺在炕面上，完全是一個奔波疲乏的人，要藉着睡覺休息的樣子。可是他並沒有睡，充血的眼睛大張着，更加顯得紅，死釘着棚頂，那裏就像有什麼東西勾引去他的深思。他伸出按摩一般的手，撫摩着他舒適的頭，似在預備藉着這點手術，摩消腦神經中的病症。呼吸是十分緊迫的，喘出來風箱一般有節奏的、粗重的氣息。

像打場用的石滾子，宣撫官開始滾動着他的身子，翻到左邊，再翻到右邊，炕像是不平的糧實棹，墊得他渾身難受。這樣的機器一般的繼續一會，他忽的像不倒翁那樣坐起來，深埋着眼珠什麼也不看，

蹙着稀疏的眉毛，拼力的抽起烟來。

「一定是挨了日本人的罵，」少當家的看出來宣撫官的懊惱，心裏面在憐，順便的，他作出關切的樣子問：「宣撫官，我看你有點不對，莫不是遭了涼，身上不舒服？」

宣撫官懶懶的搖着頭，充血的眼睛閃出冷淡的笑，沈默着不出一聲。

「若是受了涼，我給你作碗麵湯吃，」張老頭受到了感動，不安的摸著毛茸茸的褲子，「多放點胡椒粉，發發汗。」

「謝謝你，老伯父。」宣撫官謹慎似的盡力抽了兩口烟，烟圈霧一般的旋轉着。

老頭子不解的瞧着他的兒子，兒子不曉得的瞧着他的爹，在烟霧的氛圍中，交換着默默不信的眼神。

宣撫官掏出精緻的真空管的鋼筆，打開日記本在寫着什麼，有時還彎彎曲曲的像在畫着畫。他坐到八仙桌旁，翻出來信紙信封預備寫信，但呆想一刻，又壓下去這件事，另拿出一本大書，呆呆的端相着，然後又是疲乏的閉上眼睛，像要打瞌睡。在不留意中，他微睜着充血的眼睛，奇妙的深思的溜着少當家的的神色，然後又轉到張老頭的身上。頭然的，有什麼東西攫着他的心，攪擾着他不能安靜。他似

乎使用着最艱苦的容忍，跟他內心的敵人鬥爭。他不住嘴的抽着烟，抽完一枝再接上一枝。

張老頭不安的惹起來一個老年人普遍的對於年青人的關心和垂憐，雖然，他跟宣撫官之間隔離得很遠，彼此提防着，仍然有一種潛在的力量驅使他願意跟他接近了。

「馮先生，你睡一會罷，我看你的精神有點不大好。」他誠懇的建議着。

「不，我很好。」感激的笑了笑，宣撫官依然抽他的烟。

「老伯父。」他緊接着請求，「若是不嫌麻煩，就請你給我作一碗麵湯。」

「這才是呢，」老頭子拉起孩子的手，「走，張爺爺作麵湯去，多放點胡椒，汗一發出來，保準可以好病。」

拖着沉重的脚步，手插在袋裏，宣撫官默默的蹣跚着步，像在禱和着爆發的山洪的吼聲打着拍子，鑿洞門口，捧着陰沉的天空，風在追趕着浮雲奔馳。

宣撫官的脚步突然在少當家的面前停下了，皺皺着眉毛，柔和的、奇妙的問：

「像你這樣的莊稼人，爲什麼要去作買賣呢？」

少當家的遭受到這意外的詢問，猝促間增厚了他回答的困難，但他終於鎮靜的、淘氣的以問作答說

說出來：

「像你這樣的人，爲什麼要當宣撫官？」

「爲什麼我就不當宣撫官？」調皮的回敬過來。

「爲什麼我就不該作買賣？」少當家的回答着同樣的語調。

「我們是不得已而爲之的，你怎麼會明白內中的隱情。」

「我也有不得已的隱情。」

頑皮的互相注視着，兩個人同時禁不住笑起來了。

「你又有什麼不得已的地方？」宣撫官追問一句。

到這時，少當家的大夢方醒似的領悟到，他說了怎麼樣的話，一時的高興，竟然忽略了言語上該

富的小心；他機警的收住話題，掩飾着的輕輕滑了過去。

「你把我說的當成真話聽麼？對不起，那你就上了當，告訴你，我剛才跟你說的話，全是順嘴瞎

扯。」

「我希望你別把真話說成假話，」宣撫官沉下他的疸疙臉，咬了咬他的下嘴唇。「我今天打算向你

要求一件秘密的事情，我希望我的要求，不遇到你的拒絕。

少當家的面對着宣撫官這認真的態度，轉動着深思的眼睛，沉默着不出一聲，他想不出一句話，甚而也不知那句話是適宜於說出口的，回答給這對面站着的奇特的人物。一個時時刻刻都要提防的，是有危險性的人物，在應酬上必須要巧妙的運用着戒備的心機，而當他面前的奇特的人物，還未明顯的說明出他的要求的時候，任何的允諾和拒絕的答應都不能輕於啓齒。

宣撫官伸出他的右手，觸電一般的顫動着，他不緊不慢的說：

「希望你跟我握手，建立起新的友誼，這就是我請你答應的要求。」

少當家的遵從的伸出去他的手，冰冷的、透骨的涼氣，從那隻手上，一直流竄進他的周身。宣撫官的充血的眼睛，飄浮着罕有的，愉快的微笑，他滿意了少當家的的答覆，感激的跳起身子，興奮的說：

「現在，我可以說出來我對於你的觀察。你不是真作買賣，你是藉着作買賣的託辭，在作着——」

「作着？」

「作着——作着——別一種活動！也許是我猜錯了，不，那不會的，因此，我要請你看，在剛才咱們結好的新的友誼上，給我一種幫助，爲了我的前途……」

「別亂說！」少當家的跳起他短小的身子，戒備似地躲開兩步遠。

「別再冷淡我，欺騙我罷，讓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你，不然的話，我一定會被無法解脫的憂鬱悶死的。」他臉上的疙疸，各個漲得挺大的，冰冷的手，顫慄的抖動着。「我不能再忍耐，我不能再作沒有血性的人，再讓別人疏遠我，戒備我的朋友，我跟你說，我也是人，是不折不扣的中國人，我不甘心再給別人作走狗，當傀儡！我也有我的家，可是家人怎麼樣？哥哥被抽成『滿洲國』的壯丁，兄弟成了思想犯，父親老了，他們是不是還活在世上？我，我昧盡了天良，給仇人幫兇，禍害自己的無辜的同胞，我是多麼愚蠢！我這般無理性的賣命，還得不到狗種們的信任，而你們也把我當成了敵人，我活在這世界上，還有什麼意味！我不能再這樣的混下去，我應該懺悔改悔，投進祖國溫暖的懷抱裏，跟所有受難的弟兄們攜起手，共同的打擊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我要在這世界上挺起來我的身子！」

「這就是我早想跟你說的話，却一直等到今天，」緩緩氣，他繼續說，「今天，我得到一個絕妙的機會，我願意獻上這顆機密，為祖國建立一點功勳，贖却我的罪惡，用以表白我的心跡！朋友，把我領到你慣常作買賣的地方去，我要跟他們談一件新生意。地圖畫好了，路線指掌一般明瞭，我願意交上去。朋友，因為這中間關係着一件小小的勝利。」

少當家的默默的拉開他的手，在長久的注視中，翻動着他的深思的眼睛，這麼靜靜的對立了好半天，他終於歡愉的伸手到宣撫官的面前。

端着熱騰騰的麵湯，張老頭闖進屋來。

「六媽先生，快吃罷，胡椒放在碗裏了。」

「謝謝你，老伯父，可是我並沒有病。」

「爹，宣撫官的病，已經讓我給他治好了。」少當家的深思的眼睛，跳動着勝利的、瀟灑的笑容。——外面，陰天的重重深鎖着的笑臉，風吹浮灰般漸漸散失了。對着雲洞洞口的遠天一角，露出來新鮮的，微笑着的藍天。

上莊村

時候雖然已經是冬天了，但氣候還不怎麼冷，連一場雪都還沒有落過，田野里的麥苗，綠成了平坦的一片，從那新鮮的顏色中，抖動着微笑一般新生的氣息，人家或許會疑心，這時候多半是入了春季。只有那些高大的聳立着的柿子樹裸露着的枯枝，夾着寒冷的北風捲席的殘葉，呻吟出衰敗的氣息，劃出

來冬天垂死意味的界限，在十足的證明着，暖春的春天還沒有到來。

在銀灰色的天空上，飛翔着時隱時現的雁羣，呼呀的叫喊出使人不愉快的聲音，浮雲像幔帳一般遮掩了稷王山的遼闊高傲的山峯，村子裏的炊烟，衝出早半天冷潮的空氣，在各家的房頂上，雲霧一般飄浮的飄散着。

上莊村——這一個小小的平庸的村莊，在天然的地理形勢上，沒有佔據一個重要的位置，因此使得牠在發行市面的最詳細的地圖上，都沒有機會印上一個米粒大的黑點，留出它的名字。依着它的東邊，一條望不見頭尾的長蛇，監視着打草的樵夫似的蜿蜒着，那是黑土土的同蒲路的鋼軌，軌道上，急馳着對開的褐蟒似的列車，吼出來震撼山岳的巨響。北面頭東尾西，一條龍似的爬來幽靜的汾河，日夜不息的把水流傾瀉到黃河里去。鐵路和河流，像婦人們裁測衣服使用着的剪刀，依着稷王山的邊緣，剪刀刀口上該被剪下來的碎片似的東西——這偏僻，冷靜的上莊村，誰會當台兒莊一樣的注意到它的身上！

但是，自從同蒲鐵路被掌握在敵人的手中，聞喜城繼續淪陷之後，這偏僻、冷靜的小村子，便像被探險家發現的勝地似的，先後的從城裏躲過來平常日不常見的人物，先還有些生疏，慢慢的彼此熟悉起來，便在新的交往中，不知不覺的過去好多個日子，曾經一度有些令人不解的預鬧着的村子，這一時是

平平和和的了，且有些游擊隊在這里建立了根基了。

「我們要武裝起來，抵禦敵人的侵略！保護我們的田園鄉土！」政工人員把這一類話，重念得像自己名字一般熟。

「我們要擴大游擊戰，鞏固我們的根據地！」游擊隊隊員這樣堅決的宣傳。

小村子里衝軍頭腦的人們，漸漸的在保守的，頑固的思想上，裝進了新的智識，他們經過一番私下的慎重的權衡，精密的比較，在固定的數目字中，漸漸引起來一種變化，他們學習着怎樣「清查空野」，他們理解了軍民合作的祕訣。

這一天被派在村外放步哨的是范老六，一個二十上下的，面色渾黑，喜歡用上牙咬着突出的下脣，鼻梁高聳，拳頭比錘子硬的漢子。常聞喜城還未淪陷，城樓上顯美的飄着青天白日紅的國旗時，他憑依着錘子般的兩手，度着他的日子。他有一個雖不充裕，但却是精神貫注有說有笑的家，這個值得回味的，依戀的家，竟被敵人不能憑信的，在敵人的砲彈下毀滅了。復仇的火燄，野火般燃燒着他的血管，血的仇恨，在他的平板的頭腦中，刺下了永不能忘懷的熾烈的記憶，慘痛的印象，映畫般在他的眼前閃爍着，良心的指引，正義的推進，促使着他像順從的耕牛上套一般，自動的決然的同時又是欣喜的投到

這支武裝的力量裏來。

二月廿四日，和每個月份中的任何一個日子一樣，在范老六的刻板的感受中，並沒有什麼不同，不獨的是昨天吃了一頓豬肉，到今天還在突出的下脣上殘留着餘味，再有的不同，就是今天他輪到了

班。

「范老六，」趕着一匹灰黑色的小毛驢，鞍子上裝滿了陳西的王大爺——矮小，衰弱，紅眼睛，連鬚鬚了三臉絨綉般的老頭子，從那座滿懸着太陽旗，奔馳着閃電般洋馬的城中趕回來，採辦回村子裏人們需用的物品。「今天輪到了你的班？」

「今天？今天已經很晚了，我巴不得早幾天就輪到我。」他挺高了他的鼻子，端正了他的脖子，身子站得界石一般。

「昨天的豬肉沒有白吃，幫助你壯起胆子學會說大話了。」老頭子嘻嘻的笑。

「說大話？范老六到什麼時候也嚇不尿褲子！站住！」他喝了一聲，板起面孔。「檢查！」

那一個一言未發，聽命的也板起面孔，一本正經的伸起兩手，作着等候檢查的姿勢。

「你這良民證不好用！」一小方布片，被丟在地下，「這里不是城裏，不好用！」

在王大爺的口袋里，翻出來縣城裏維持會印發的良民證，兩個人相視的笑了笑。

「別鬧了，老六，」王大爺彎下矮小的身子，把東西抬起，鄭重其事的說，「忘記告訴你，出城的時候，看見一隊鬼子兵出了西門，倒是要注意一下，說不定他們會溜到咱們這邊來。」

「只要鬼子們不怕死，就叫他們來試試看！王大爺，辦紅棗沒有？給我留二兩，下崗我去拿。」放過去這個買賣人，范老六呼吸着冷冽的陰鬱的空氣，在哨線上不停歇的溜着步子。

遼闊的陰沉的天空，像一副愁苦的人深鎖着的臉，沒有愉快的歡笑，也沒有明朗的光芒，冬季的北方原野上的氣候，即便是晴天，也不見得像夏季一樣，翻上來一輪光亮的太陽。

第二個過路的人，是小鐵匠何黍子，一個二十多歲，頭上光禿得像電燈泡，身子結實，眼角上有塊瘡疤的年青小夥子，當他走到這哨崗旁邊時，揚着半個未被皮帽子蓋上的禿腦袋，笑嘻嘻的裂開他的兩片厚厚的嘴唇。

「誰城去看看貨，有什麼事麼？」

「進城看貨？有什麼要緊事麼？」范老六停住腳步，用上牙緊咬着他的突出的下唇。

「什麼要緊事麼？我要不進城買點材料，村子里的馬鞍要磨光到胯版上了。」

「你就是能說俏皮話，快去罷。我沒事情，快去快回來。」

同蒲路東，約麼是在堰壩一帶地方，穿越陰冷的空氣，沉雷一般傳送過來隆隆的砲聲，在那邊開始了似乎很緊張的戰爭。因為敵人死守着同蒲路這條交通綫，看得比每個人的生命更珍貴，他們利用這條動脈，循環在周身的血管似的，支持着他們的軍運！恰恰相反的，像吸血的小蟲似的，成羣成夥的游擊隊，專門作着破壞鐵路的工作，他們切擊列車，奪取敵人的軍用品，用以射擊敵人；這腹心之患般的壓迫，逼得敵人不能安心，他們常常發動着「掃蕩」攻勢，發射着不值錢的砲彈，賣弄着褻的威風。現在那不容停歇的砲聲，驚散了翱翔在高空的雁羣，站在田野中的大黃狗，驚愕的豎直着耳朵。……

「媽的，放能，放一千一萬發砲狂砲，也嚇不住中國人。」范老六心裏說，聳着高鼻梁，伸出堅實的手，開抽屜似的擦了一下鼻涕。

「那是什麼東西？」像發現了驚人的奇跡似的，范老六爲了要看個仔細，孩子般歡喜的欲望驅使着他，跳到一個墳頂般的高崗上，花貓伺鼠般睜着眼睛前方，前方，五里地外的原野上，一堆黃色的動物在蠕動，在陰冷的空氣中，疏星般眨着微亮的光芒；那是敵人，那是刺刀的閃亮，他們正走向着村子這邊來，范老六接着又看到前面的軍官，騎着一匹灰色的高大的洋馬。不能再等待了，依着一個哨兵的任

務，他應該即刻報告！王大爺的話沒有說錯，鬼子當真竄了過來。他不再思索了，時間是一分鐘都不能耽擱的！他咬緊了下唇，用最快的跑步，風一般捲進村子裏去。

接到了范老六的報告，王吉昌隊長像新婚之夜一般，興奮的滿臉隱伏着愉快的難忍的笑容。

「同志們！」他說，「今天該咱哥們幹這一回了，只要鬼子敢走進咱們的村子，一定要爭取咱們的勝利！」魁梧的身子，掛着一幅渾惡的臉龐，到處都是緊繃的肉，茁壯結實，像一塊大橡皮，黑亮的眼珠，有如午夜閃動着的流星，耳朵柿子葉一般大，胳膊粗的像肥胖的藕。活到這麼大，不知什麼叫作病。從單純的外表上觀察，他很切合「傻大哥」的渾號，但其實，恰恰相反，他的頭腦更比別人豐富的具有精密的盤算。對於任何一件事情，那怕是細微的不勞一個隊長分神的，他也願意在那上面花費一些思索工夫，這是說，他做人很慎重，因之在他發出的命令中，從來不苟且。他是這一百多人的游擊隊的首領，是最受人愛戴的英雄。驕傲的顏色，在他臉上尋求不到，他隨時隨地的愛護着自己的弟兄，露出來親切的表現。但他也常常發着粗暴的火氣，由於工作上執行的地步不夠，他曾因為指摘着同志們的錯誤，天真的罵出俗厲的咒語。他更能像一切領袖般忍受沉重的艱苦，冒着一切險惡，不計及個人的生亡

，勇往前進。

「一點也不錯，讓我們來幹這第一回！」政治員任大可微點着頭，愉快的，勝利的光輝，在他的臉上撒嬌般的跳動着。小個子，像一隻狗似的蹦蹦跳跳，一天到晚不知到疲乏的傢伙。

面色焦黃，體質不健壯，三十多歲的人，蒼老得像五十以上的，微微有點駝背的聯保主任韓海，穩重得貢獻出他的意見。

「把戰鬥員隱蔽起來，派出去徒手民衆出村，把鬼子迎進關帝廟，然後把廟上包圍，徹底解決這批敵人。」

「好啊！」政治員迸發出鏗一般的聲音，揮動着他那握得緊緊的拳頭，「這是最好的辦法。」

「而且，」聯保主任緩了一口氣，「爲了執行這項辦法，實現這種計劃，爭取這次勝利，我願自告奮勇，身爲前驅，作個假漢奸的頭。」

那麼嚴肅的場面，當每人都在緊張的，靜心的聽着他的意見，聽到最後有趣的話語時，大家愁不自主的笑出來放肆的，有滾珠的聲音。

王隊長手托着下顎，火炬一般的眼睛，釘着聯保主任的臉，親切的在他渾黑的臉上，拉出來閃亮的

笑容，捧起他那粗大的右手，打了一個紡棉花的旋圈，把那隻鐵硬的拳頭，在桌面上敲出來驚人耳聾心驚的巨響。

「好極了！」兩片厚重的嘴唇大張着，從牙床中噴出來細雨般的唾沫星，「開始行動！」他堅決的下了命令。

「報告隊長，」范老六在人羣中挺直了他的身子，要求着說。「我願意跟聯保主任一路去迎接敵人。招待他們到廟上，我也作一次漢奸，嘗嘗是什麼滋味。」

「歡迎我們的范同志！」政治員高聲叫着，烏鳥一般的眼光，執拗的注意着范老六的黑臉。「今天就給你這點優先權！」

「我也去！」

「我也去！」

「我也要去了！」

好多隻手，出水的蓬蓬般的，風吹着似的在空中攪動。

聯保主任的心中像開了花，芬芳的氣息增進了他的新生般的力量，他費去了好大的力氣，從人羣中

擠出他那不甚強健的身子，帶着范老六和六七個人，揹着一幅公務員得到一分美差似的神情，鼓舞着心臟暴跳的興奮，在人們熱狂的歡呼下，赴會一般走到了街面上。

在一家鋪子的門口，聯保主任站下身子，急匆匆的：

「掌櫃的！拿一掛火燻，一柱高香，我們去迎接日本兵。」

「王掌櫃的，借借你的紅彩綢。」他又走到別一家雜貨鋪，仍然是急匆匆的。「我們去迎接日本兵。」他回到他那貼着「聯保主任辦公室」的屋子，一進門，就高聲喊：

「王三！」王三是一個跛腿的差役，「快把花花紙拿出來，磨好墨。老四，寫幾條標語，貼到寨門上，這樣寫：『歡迎皇軍光臨，』『中日親善，』『大日本帝國萬歲，』『天皇萬歲，』『把城裏貼的』套，咱們都搬過來。」

像一個慣常的投信的郵差似的，從這家走到那家，到最後，走進吹鼓手的家門。

「夥計們，快，跟我去迎接日本兵。」

把一切屬於迎接方面應該辦理的事情都安置好了，沒有其他他懂得就誤的需要了。聯保主任揚着焦黃的臉，打着小旗，依然如舊的彎着腰，吹鼓手吹着喇叭，鑼聲直響，旋風一般擁出寨門。

穿着黃呢子軍裝，大氅，皮鞋的日本兵，一共十六個，跨着步槍的，佩着手槍的，還有人抗着一挺輕機關槍，刺刀上閃着冷淡的光芒，大模大樣的走進了村莊。血紅的膏藥般的太陽旗，在那匹灰洋馬的後面飄展着。洋馬上面騎着一個搖搖擺擺醉酒的軍官，仁丹壺，深陷的迷離的眼睛，馬刀在膝蓋的旁邊搖動，長統皮靴上，馬刺在馬肚子上滑，烏黑的臉，裝扮得塑像一般的尊嚴。

當聯保主任率領着民衆，迎上前去的時候，爲首的軍官在世故的眼光中，裝着日本腔高聲喝道：

「什麼！你們的作什麼！」

「我們是迎接皇軍的！」聯保主任鞠着躬，謙卑的樣子，像屬員恭候他的上司。他把他自己介紹出來，「我是這邊的聯保主任，特地代表本村人民之歡迎皇軍。」

「好的，噫，你叫什麼名字？」尊嚴的臉上撲了一副狂妄的笑容，高傲的藐視一切的冷笑。

「我叫韓海。」

「他呢？」抽口冷氣，向後挺着身子，猴子一般變動着的眼睛，好苛的注視着范老六的身上。「他，他的不像是好人。我看他一定的是游擊隊。」

「他是好人。」聯保主任擰着他的鬚眉，拜見孔聖人一般深深作了一揖，像個律師似的替范老六做着辯護。「嘻嘻嘻嘻」他世故的笑着，又作了一揖，「官長，我可以說，在本主任的治下，沒有一名游擊隊存在。」

「我是專心來歡迎皇軍的好人。」范老六趁勢插進來說，心裏面氣得滿子裏發作着說出來他的使命，可是他終於爲了整個的勝利把這暫時的凌辱忍耐下去。並且他還故意的，討求歡喜的跟着聯保主任，也那麼深深作了一揖。

「搜查」不信任的發出來模稜的命令，但是，並沒有在他們的嫌疑人物中，搜出什麼類乎違禁的贓物。雖然自得的狂笑着，立刻的，推出不好意思的顏色，抱歉般慰撫着說：「別介意的，我們搜查，是不得已的，明知道你們是好人，軍事上不能不這樣的辦。你們是好人。」

「你們是好人，好好幫助皇軍作事。」另一個鬼子指點着說。

火藥燃起來，爆出一陣雜然的清脆的響聲，絳紅的彩綢，嫵媚的飄搖，像雨後新綻的虹霓。春聯數張貼在牆壁上的彩紙標語，從那些字句中，引發起鬼子們的歡心，他們翻着嘩嘩的話，大張着嘴，傲慢的，與高彩烈的，擁擁簇簇走進了村子的寨門。

「聯保主任，」當他們被當做罕有的貴客一般，從村外迎進關帝廟里休息喝茶的時候，便像下鄉的舊官吏似的，發出來盛氣凌人的命令。「小雞，豬肉，雞蛋，多多的來。沒有辦法，別嫌皇軍打擾，」猙獰的討厭的面容，在裝扮着虛偽的喜心。「多幫一點忙不算什麼，咱們要親近，咱們中日兩大民族要共同攜手，建立東亞永久和平；可是，你們還得挑幾個花姑娘來慰勞慰勞皇軍的，你們的盡地主之誼啊。關於那些壞蛋，就是那般自稱游擊隊的傢伙，擾亂治安，報告我們的究辦；那個知而不報，查出來的砍頭。」

廟院的大殿，是三間陳舊的，半坍塌的瓦房，屋中排列着的塑像，遭劫一般歪了身子，脫落了油漆，壁畫上，幔幃般掛了一層灰，麻雀子打從破洞中，觀光似的在殿上飛來飛去，小老鼠在塑像的腳跟下，蹣起來連排的洞穴。大殿之外，配合着三間穀草搭成的東廂房，是從前的小學校，光亮的玻璃窗，襯托着粉白的石灰棚和坦平的磚地，保持着鄉間少有的清潔，使人一踏進門檻，就不期然的發生出清新的感覺。長方形的院心，是舊日學生們上體操作遊戲的運動場。鐵槓子上生滿了一層黃鏽的單槓旁，聚攏去四五個日本兵。他們把步鎗架起，湊上去，不顧一切的，熱手的翻着身子，猴子似的翻出些可笑的花樣，嘴里面喝采一般拉冗出來長的喊聲。

埋沒了穩王山的高峯的浮雲，織錦畫過的麻雀一般，巧妙的分散開來，疾馳到別個陰沉的天空的一角，佔據着適宜的位置，又在像染房懸掛的布匹似的，染深了雲層的顏色。遼闊的天空，依然是暗沉的，透射不出一絲的冬天的陽光。在風浪的擁擠中，微微的傳佈着枯黃的落葉和萎靡的衰草同聲的吟語。

范老六端茶倒水，侍奉着這羣新客，胸脯像電鈴般跳個不停，他的心臟暴裂般不能甯靜，他緊咬着嘴唇，偷偷的溜着那堆四五枝架在一起的槍架，引發出他羨慕的擾為已有的野心，「用敵人的槍，射擊敵人，那該多麼有味。」他熱狂的想。那些槍，又光又亮，好像從兵工廠里搬出來還沒有多久。他又在興奮的想：「這樣的槍，放一下，一定又清又脆，若是我能有那麼一枝，在隊長和政治員的面前是值得驕傲的。」他一直費着心思，想用怎樣的方法獲得一枝。

聯保主任韓海，弓着他的駝背，四平八穩的坐在那個官長的對面，有恭有敬的，正正經經的扯起長談，完全是臨時製造出的不合乎實情的言語，範圍廣大，樣子像在陪伴着多年不見的老友。

他很坦然的抽着二尺長的旱烟管，凝思的脖子，隨着客人的神色在轉動，他掏出坎肩里的手帕，機械似的擽着他那焦黃的臉，不知是因爲喝了熱茶太多，還是由於別種原故，使他不休歇的無理由的流出些冬天之中所罕有的汗珠。

「你的身體不好，累得大冬天出了汗。嘻嘻。」那一個日本軍官譏笑着說。

他伸起大拇指，贊賞着這位客人的身體，是人世上的第一個。太高興了，那一個就認爲聯主任是理想中的腹民了，他禁不住跳起來，拍着他的肩膀，高聲說道：

「你的，好！快組織維持會，我派你的會長！」

「謝謝官長。」聯保主任受寵若驚的趕快作了一揖，接着又包袱似的鞠了一躬。

「真的，你作了會長，會有好處。」軍官認真的說，伸手指着毛茸茸的八字鬍，得意的裂開大咀笑。

「只要官長不棄，在下必效犬馬。」聯保主任自自然然的誠懇的回答着，作出來服從命令的半阿諛的樣子。

「要幫皇軍服務。」

「這個自然哪，嘻嘻。」

皇軍的軍官，興奮的伸出粗黃的手掌：

「來，咱們是一家人了。」

聯保主任服從的伸出手去，更多一層的，在他的周身流着憎厭的感覺。

像燕子飛展的羽翅似的，順着高聳的穆王山，依着漫坡的北原上，一陣凄迷的寒風，馳進了上庄村。柿子樹冷得發抖，墳叢中發出輕微的魂靈幽怨般的喞歎，落葉像雪花般落進陰涼的古井，麥苗轉伏着頭，躲避着夾着塵沙的冷風，沉重的把大地染黑了影子的陰雲，散播着森冷的氣息。變低的氣壓，迫使着氣候增加了冷的成分。

范老六周身上下，鑽一般透骨的冰冷，收攏的毛孔，緊扯着他的皮膚，極驟般的抖動，衣裳穿得少了一些，但他緊咬着牙齒，盡最大的能事，使自己鎮靜，免得顫抖的情形，牽累得他露出些慌然的樣子，引起敵人的疑慮。在這艱難的忍耐中，有一顆火熱的希望在誘引着他，溫暖着他，幫助着他不安的心神歸於平靜，那就是時時在他頭腦中打旋的，時時在他眼睛下閃爍的槍枝，比鈔票還討人歡喜，比生命都珍貴。

「老鄉，你是不是犯了癩？」一個身材不滿，粗得像麻袋的敵人，已經看出來范老六不寧靜的情形，像是親切的說：「要不要我送給你一點大烟抽？」他拿出一個小紙包，輕輕的幌動。裂開攏腫的嘴唇，狂妄的笑着。

「支那大烟，嘻嘻，太好的。」

范老六鼠正的搖搖頭，鞠了一躬，說明了一方面謝絕了他的大烟的幫助，一方面感謝他施惠的盛意。當他在酬應中，忽然發現了地面上橫鋪着的一張女人像片時，他恰如遇見了劫盜的賊匪似的，驚慌的不相信他自己會趕得那麼巧的運氣。但事情是一清二楚的，那女人，就是他被離了的妹妹！從天上飛下來的？不，范老六用最短的時間，猜測出來，一定是那個拿大烟的假好人掏衣袋時掏落出來的。怎麼會落到敵人的手裏呢？他有些不能瞭然，這時候，敵人已經發現了他的失物，一把手抬了去，滿意的放在袋子裏。

范老六的眼前，閃閃着過往的舊事：當敵人攻打聞喜城的時候，家裏遭到了敵人的砲轟，他的家就埋在砲彈下覆滅了。他尋不到任何一個家人，他只看到了倒的緣子，塌的牆壁。他一個人在紛亂的街上瘋狂般奔走着，最後在失望之餘，鑽出了砲火交熾着的毀滅的城池，帶着滿腹的悲哀和怨憤，失羣的羔羊似的，投到上庄村。那麼是妹妹還沒有死？敵人的砲彈沒有埋葬了他的家人？……

「你的認識這個花姑娘？」把像片重行掏出來，在他的面前挑逗似的繞了一繞，得意的跳着麻袋般的身子。「一個漂亮的姑娘，皇軍的大砲震昏她的，我的救了她，她的爹媽不好，要領她出城，我的給他們兩顆衛生丸吃，嘻嘻，花姑娘不識好歹，大大的跟我撕打，我撕破了她的衣襟的，搶到了這張像

片，嘻嘻，她打了我一個耳光，狗東西，她看不起皇軍的？也賞了她一槍。哈哈，這花姑娘，漂亮的妖精，我想她的，我留到像片跟她談情話。」

「她——」范老六止不住叫了出來，他是想說，「她死的太可憐，」可是他機警的咬住了他突出的下唇。

「他們一家，全死在我這手槍里。」勝利的端着那枝手鎗作着比樣。

范老六的發自內心的火氣，烈焰般燃燒上來，渾身上下，發癢疾似顫抖了一陣，人幾乎無法站穩自己的身子。眼前這一個傢伙，正是摧毀了他完滿家庭的罪魔，屠殺他家人的劊子手！他還能在仇人面前，嚥着容忍的氣息麼？使力咬緊下唇，身上的力氣，尋求食物的猛虎一般，大得正待使用。伸出手去，伸出那鐵錘般的兩手，痛痛快先給他一頓拳頭吧，給爹爹復了仇，給媽媽復了仇，也給妹妹復了仇，也給國家族復了仇，奪過那枝殺他全家的手鎗罷，用它殺死他，殺死他們這一夥，那該有多麼痛快！但那事情又叫他多麼痛心，多麼激憤！在仇人面前不能隨心所欲殺死仇人！范老六冷靜的終於平靜下他的火氣，他不能莽撞行事，正如政治員平日常常勸戒着的一樣，「決不能依憑個人的利害關係，就誤了，破壞了全隊個計劃。」

「你真的犯了癮？」那一個興奮的第二次又掏出大烟包，「送給你吃，皇軍對待中國老百姓多麼好啊，嘻嘻。」

就是這隻手罷，這隻罪惡的手，殺死了他的爹爹媽媽和妹妹，還不知另外殺死了多少人的爹爹媽媽和妹妹，范老六這健壯的漢子，眼睛裏露水般擠出來滾滾的淚珠。「好罷，讓我嘗嘗大烟是什麼滋味，萬一它能夠增添一點力量壯壯腰呢。」他對自己說，像吃了苦膽一般咬着牙，連同那解不開的仇恨，順着大烟一起嚥了下去。

日本軍官跟聯保主任談的更起勁，他掏出日記簿，壓低了聲音：

「會長，——我就叫你會長了，頭一件事情你必須替皇軍辦妥，把那些平素不穩的份子，叫什麼名字，幹什麼事情，住在那一間房子裏，長像什麼樣，詳細詳細的寫在這日記本上，你的知道？」

「還有的，」不待回答的接着說，「歡迎皇軍，這事情是好的，你們的一定要送錢，皇軍保護你們的治安。」

「還有第三件事情，」他呷了一口茶，笑嘻嘻的，「一定要多多挑些花姑娘，慰勞皇軍，懂得的？」

聯保主任無條件的答應着，他順從的拿起日本軍官黃得透亮的自來水筆，沉思一陣，翻着眼睛，作

文章似的，輕輕的寫了幾個名字。爲了搏取歡心，他還故意的加以潤色，給每個人下着注腳，述說他們之中誰有什麼特點，誰又不穩到什麼程度，還有的雖然列入這一羣，但在他個人的誘導下，還可以成爲忠誠的爲皇軍服務的順民。他答應傍晚之前，齊集一部份現款，那數目雖不算多，但能在猝促中湊成，不能嫌少，而且除他之外，第二個人也辦不到。至於花姑娘，他鄭重的說：

「挑選花姑娘一定多挑，而且不過一點鐘，第一批的貨色就可以送過來。」

「好的，大好的。」日本軍官跳起來，感激的又握起手。

當邊響鎗聲起狂妄自得而敵兵的時候，這十六個皇軍武士，凄然的驚叫着，趕忙抓起自己的鎗枝，老鷹遇見花籃似的亂竄着，找尋着可以藏身的位置，預備還擊。

全然是出於意外，顧民變成了匪賊，擺好了這麼樣的圈套！敵人狂妄的高傲的勝利般的光彩，掩滅了，收束了，慌張張的像些行將臨刑的笨豬。

外面的鎗聲，由疏稀變成稠密，穿過陰冷的空氣，閃爍着一條條細苗的火線，青的烟圈昇到空中。敵人稍稍躲了一會，放着排鎗，那軍官觀察四外的形勢，估計着時間，到後變更了死守還擊的步

驟，他發出去他的命令，於是，輕機關鎗對準着大門，燦豆般射擊着，一夥人便在這一刻擁出大門。

他們希冀着打開一條通身，跑回縣城。

對着這紊亂緊張的情景，范老六毫未驚慌，鎗聲一起，他便躲在牆角邊，一面睜大眼睛等候機會。

他在鬆快的，洩怒的笑着，他分不清那一個是那個短粗的像麻袋的傢伙，反正他們一羣全是殺害中國無辜百姓的劊子手。當敵人慌然的衝出大門的時候，他拼足了氣力，闖上前，拖住了那最後的一個。這雖然出乎意外的阻攔，使得那一個猝不及防的順勢的倒了下去，但他仍然知道怎樣盡力掙扎，他揮拳頭撕打，扯着衣服翻滾。聯保主任和另外一個奔上前，按住了那人的大腿，范老六抽空打了幾拳，急快的搶到了敵人插在皮帶下的手鎗。

「動一動我就打死你！」范老六平端着新盧獲的戰利品，嚇着他的對手，這一個被丟下的最後的皇軍，服服貼貼作了俘虜。

范老六烏黑的臉上，滾動着勝利的笑容，他希望捉到的就是他毀家的仇人，因為他也是佩帶手鎗的。不是那一個，他記得很清楚，那傢伙的手背上留有一塊烙印。他不計較這些了，帶着新的武器，不再停留的去追擊敵人。

四外的鎗聲稀落了，像是戰鬥告了結束。消息傳了過來：敵人衝圍南北寨門，被隊員們優勢的火力壓迫不能接近，最後躲進楊世昌家的窯洞。

懷着罕有的火熱的心，范老六趕了過去。

街上，從每家人口擠出一些人，小心的邁動脚步，探聽着勝利的消息，入人的神色，緊張的像滿絃的弓，還有些人摸起長鎗大刀，跳着跑着趕了去，遠遠的穿過鼎沸的人聲，傳過來雄壯的呼喊：

「殺——」

「殺——」

王吉昌隊長幌動着傾長的身子，倚着一面土牆當做掩體，指揮着戰鬥，他的手鎗，緊對着洞門，窯洞外，密層層的蜂房一般被人們圍困着。政治員在一個牆洞上窺察敵情，沉重的喊殺聲，像是就要衝破窯洞的大門。從門裏面，敵人斷續的盲目的發射着鎗彈。

范老六跑過來，臉上冒出滾熱的汗珠，他後面跟來楊世昌。政治員攔住他。

「這是你的家，你看怎麼好？」

「怎麼好，」楊世昌這個泥水匠的兩眼，滾動着痛心的熱淚，「就是呀，媽正有病，不能行走，大

哥跟一個僱工進去抬他，誰知道抬出來沒有。」

「沒有出來，」旁邊的鄰居報告着，「鬼子把他們擁了進去。」

楊世昌頓着腳，心火熬燒着他的周身，他從別人的手中奪過一枝步鎗，朝着洞門瞄準。這樣好像還
不中意。他打算闖過去，衝開洞門。他在爬着牆。

政治員冷靜的看了半響，跳動着短小的身子，拉住楊世昌的手……

「你瘋了！拿性命往鏢子上送！」

「那可怎麼好呢，」泥水匠伸出烏黑的手，擰着哭紅了的眼睛。他彷彿聽見窖洞里媽媽慘叫的聲
音，但隨即爲一種雄厚的山崩般的喊聲壓伏下去。

「殺！——」

「現在，」王吉昌隊長轉動着他的黃個子，走到楊世昌的面前，「一切戰鬥的形勢，你全看到了，

你有什麼打算？」

「你讓我怎麼說呢？我沒有一點主意，聽憑你們辦罷。」

「目前最穩妥的辦法，就是派人到窖洞上，掘壞窖頂封塞窖洞門，把敵人一起悶死。」王吉昌隊長

平平慢慢講着道理，「硬在單單的戰法，我們會遭遇到此敵人更大的死亡。」

楊世昌瞭解到隊長的意思，就在什麼地方，隊長在他身上，希冀着什麼樣的回答。他遭遇到嚴重的不能解決的困難。三個人，沒有出來，他們是永也不會出來，而且再也不會是活着的。但另外，還有大家夥的公敵，十五個魔鬼！他們要憑藉窟洞延長他們的性命，但人們必須消滅了他們！

「隊長！」泥水匠會意的喊道，堅決的搖着手里的鎗，「爲了爭取全部的勝利，我贊成你的計劃，我願意作掘土的第一個！」

范老六晃動着他新得來的戰利品，炫耀着他的戰功似的，自告奮勇的要跟泥水匠一路。人多着呢，帶着器具，彎着身子，不一會，就蠕蠕一般在窟洞上鑽動着了。

於是，像降落的冰雹似的，一鑿鑿的黃土，揚向洞門去了。新的墳墓在開始築造起來。

良 民

柴春山邁動着短小的腿子，慢慢的走着他的路。

春寒的傍晚，調和着音響和色彩，靜靜的輕輕的染得深沉了，美麗的夕陽，反射在暗灰色的天空

上，劃出來一條迷離的陰影，古廟里敲出來沉鬱的鐘聲。

在這帆牆一般聳立的山崗上，招搖着濃密的林木，箭一般飛翔着的野鳥，像浮游在深水中的鯉魚似的，波動着空氣，滑出來輕微的聲響，沐浴在涼涼的空氣中的大地，繚繞着溼潤的陰沉的氣息。

柴春山穿一身莊稼人的打扮，短小的身材，飽含着濃重的近乎可笑的山氣的少臉盤，突出一個半開的葫蘆把子似的下顎，塌鼻子，和毛茸茸的不梳理的黑鬍子，眼睛很大，但是具有着鄉下人胆小的，輕易不敢正目視人的灰濁的顏色。他反背着兩手，橫夾着一條棍子，身子左右的擺動。氈帽的邊緣上，像春融的房簷滴水一般，斷斷續續滴動着飄散的熱氣。在他的左肩膀上，還背着一條半舊的帆布搭子。

一年四季到頭忙呀，

身邊沒有個大姑娘啊……

放開嗓門，柴春山無憂無慮的唱着，深思般轉動着兩隻灰濁的大眼睛。緊接着，相同的合音，伴奏似的在山中繞繞着幽長的餘韻。

夜 襲

大姑娘啊

也是忙，

一年四季忙着作嫁娘，

送給人家作婆娘，

咱們哪，

眼儘心又慌，

一個人睡空床。

「誰在唱？」柴春山轉着臉，獵人尋求野獸似的，悄悄的找尋着合音旋響的地方，歌聲柔弱的像斷弦的琴音，幽然的沒入山嵐的背後。沒有人在他的意料中給他一個答覆。「誰？就是我，我陪你唱呢。」

「山香的回響！簡直是傻子！」終於清楚的理解了那其中的道理，禁不住笑起來自己的愚蠢。

四月的冷風，苛刻的吹撲着他那不修葺的鬍子，玩笑似的掀起他的袍角，露出了不體面的棉褲上

破裂了的窟窿。貫穿着體骷般殘破的燒焦的房屋，和骨架般餘剩下來勉強支持着殘骸的坍塌的短牆，冷嗖嗖的旋迴着焦毒的陰森的氣息。推算上一個月以前，當他在同一的時間走過這同一的地方的時候，他會不期然的望得見屋子里的人們，有規律的過着刻板似的生活，一隻大黑狗豎起羊角似的耳朵，斜睨着深沉的鋒利的眼光，觀察的解剖着路人的善惡，世故的吐出幾聲頌揚的詞句，或是凶橫的不留情面的尾追著，鬧鬧不休的狂吼。在這座坍塌的屋宇中，喚回來柴春山的過往的記憶，使得他更深一重的，在他的仇恨的心臟，打了一個牢固的結子，在激忿的報復的意念中，增厚了他堅實的犛牛般特有的力量，敵人瘋狂般燃起來的無情的火，一定要慢慢的給他們回敬過去。……

「站住！」被摔破了的瓶子擠出來的聲音，猛然間止住了他優然慢行的脚步，他全明白，順從的招起他的腦袋，把眼小似的眼睛睜開一半，瞭然的迎接著前面阻攔着他的人物。

從一座陡峻的山頭上，豬一般笨重的跳下一個日本哨兵，皮鞋柔柔的響出叫人聽來不愉快的聲音，猙獰的、狡猾的、冷酷的狐狸般的面孔，刻劃出審判官常常喜歡給犯人看的莊嚴的儀容。

「什麼的，你？」公式的盤問着，平端着一枝嶄新的三八式。

「到××去。」柴春山作出來笨重的屬於鄉下人可笑的舉得，叫一個長口瘡爛了咀脣的人，都會不

由自主的咬着牙忍痛的笑上一笑。

「姓什麼？」又問了一句。

「看這里罷。」挺出去高高的胸脯，腦袋縮到背脊後，呆滯的，可笑的，指劃着胸脯繃着的一方白布。

日本武士翻着一雙狐狸眼睛，釘視着柴春山胸前的白布，厚重壓皮般紅紫的嘴唇，魚鱗似的無聲息的扁動着，那白布，是一幅良民證。

良民之證

民名	王 × ×
年 歲	三十七歲
職 業	農
住 所	開喜六區 × × 村
收附日期	二十八月 × 月 × 日

用不靈便的舌頭說出中國話，依着說上的項目，審案一般盤問一遍，柴春山一一回答出來。

這是臨時借用的良民證，但他早經把上面的詞句記得一清二楚了。

「良民，」日本哨兵很滿意「走！」他提開步槍退後兩步，仰頭瞻望着這傍晚時分的山峯，和畫一般晚夕的靜謐的美景。他接着又喊回來他放行的良民，工廠的看門人搜查工人的一般，伸手搜查柴春山的周身，慢慢的，在他的搭子里，讓他搜到了意外的物品，發狂般哈哈的笑着。那是四塊錢，四塊錢在一起的法幣鈔票，新鮮鮮的就好像還沒有用過。手一轉，鈔票就溜進他那飽盈的袋子里去。他又退後了幾步，端正他的槍。

「這票子，你們老百姓不能化用。」狡猾的擠擠眼，挺直了身子。

柴春山並沒有因為鈔票被沒收，露出來不同意的眼色，倒是順從的像個站在主人身旁的僕人似的，答應了一個「是」字。

「問你一件事，老鄉，」橐橐的皮鞋向前移了幾步，關切的深思的問道：「中國有沒有櫻花？若是在日本，正是櫻花熱的季節。」

鄉下人愚憨的笑，在那隻塌鼻子蹣跚出來，腦袋鐘擺似的搖動了一下。

「笨豬，什麼的也不知道，去！」

背後皮鞋窸窣的響，身前跳動着美妙的四月的晚霞和輕盈至得意的微笑，柴春山醒了一把鼻涕，使力按了按他的塌鼻子，他加快的邁動着他的腳步。

上燈時分，柴春山躡在一盞幽暗的大烟燈旁，伸出去碩長的下巴，嬰兒吸乳似的抽起大烟來，翻閃着的眼睛，透出來灰暗的光亮。

這是一間頗爲高大寬敞的瓦房，籠罩在朦朧的烟氣中，可以依稀的看得見張貼在牆壁上的殘破的日本文書，歪歪斜斜的不堪整齊。白窗紙上染色一般掛上了朦朧的黑色，那上面用以張望院心的一方玻璃，遮上了麻點似的霧氣。順着山牆，拉出來提樑的長條桌，上面雜貨攤似的亂七八糟的雜陳着鄉下女人裝修頭臉的用具，老頭子膜拜時上香的香爐，印着日本女人的金漆餅干筒，黑得像鐵錘的粗瓷茶具，和一本虫蝕的殘破不全的憲書。靠窗搭着一條覆蓋着淺灰色的黧靛的氈蓆的大炕。枕在長方的枕頭上，擱在雜亂的棉破中，掩蓋着上半截身子，柴春山頭朝炕里撥着大烟泡。對着一具蒼黃得像烟葉顏色的瓜子臉，滾動着兩隻輕浮的而又近乎阿諛的眼睛的女人，吊角眉，蓬蓬似的鼻孔鼻子，下面是包有一口黃

矛盾的嘴，他一點拘束的樣子都沒有。女人的手瘦得直抖，像站在冰冷地面上半翹着腿的雞爪，從拇指中，滲透了皮肉似的冒出一縷縷的烟絲，她的手中正夾着一枝烟捲，烟灰遮住了烟頭上火紅的亮光。他們中間的距離，只隔着一座螢火似的烟燈。

四月的寒冷的夜風，撲擊着渾黃的燈火，燈火搖撼着整個屋中的黑影，霎眼一般的幽動着，晃得人有些眼花撩亂。

「老三」，女的懶懶的伸起雞爪般的手，彈去了烟捲頭上的烟灰，張開一嘴黃牙齒，「到底貨色好不好？跟你說，別當土黨，這是山田軍曹送來的上好原漿。」

柴春山點着頭，輕吞的漂了一眼，不言不語的直待抽完烟，才領情的感激的陪了笑。

「難得，難得，不過我這外行人，還不能分別出好壞。」
「抽啊，怎麼放下了？」女的直注着老三，不同意的豎起吊角眉。

「謝謝你，我已經夠量了。」柴春山歪着他的小腦袋，沉濁的眼睛望着她的鼻子，一歪身拔出身後的小烟袋，「老八，讓我也換換口味罷。」

瓜子臉上不清白的眼睛，旋轉着不以爲然的神氣，按住了老三的手，話便潮濤般滾了出來。

「你不能，你裝了假，老三，你大不對了，爲什麼這樣客氣？你的表姐不在家，我招待你是分所當然，我不能推辭，可是你不該老放不下心腸，死心眼想着你的表姐，連多抽一口烟的面子都不肯賞啊！」

拉下來一幅板得嚴肅的臉，負氣的頑皮的接着說：

「你看不起咱老八？老八雖然沒有你的表姐模樣長得好，可是山田軍曹却看上了我，他可是有眼力。」

大下巴彈簧似的動了動，柴春山多情的壓着那隻瘦小的手，不緊不慢的解說着，他像對付一個真正的情婦似的，虛心的、和順的、認着錯，討求怪罪他的人，饒恕一條狗一樣，少生點閑氣；然後繞了很大的圈子，說一些對於自己掩飾上十分有利的，使對方喜歡聽而且頗以瞭然的妙語，有條有理的，到底收到了效果，瓜子臉滿足的一笑，不再提起抽烟的事情。

像你這樣的人物，還有人會看不上眼，大概因爲你是一個壯的吧。」柴春山不以爲然的心中說。

「等表姐回來，一定跟他說，說你不老實。」她頑皮的做着鬼臉搖着鼻孔的鼻子。

柴春山瞅到一個絕妙的機會，他使力的世故的在那隻手上打了一下，還不待那一個撒嬌的叫出一聲

媚人的聲音時，就把烟槍塞到她的嘴唇上。

女的順從的抽着烟，不跟他追究舊事，望着鼻鼻的烟絲，意味深長的得意的自語着：

「山田軍曹，真有趣……」

「山田軍曹？」柴春山按着爆鼻梁，感到趣味似的關心的問，「他今天來不來？」

「他若是來，說老實話，我早不在這里陪你了。若是他看見你，哼，酸溜溜的可夠你受的！告訴你說，他到××運軍火去了。」都說日本人不好，他這人，一點也不壞，他答應我這趟回來送我金手錶呢。」

「搬軍火？」柴春山有意無意的自語着，翻轉着灰濁的眼睛，在凝思着。「爲什麼不往這邊搬呢？有時候我倒覺得日本人並不比中國人聰明。」

「爲什麼要搬到這邊來？」女的不同意這種見解，且似乎洞悉內情似的敘述着，「他們運到××，那是因爲那裏是他們的儲藏所。」

柴春山的眼睛閃動着愉快的興奮的光亮，偷偷的溜着那個撥動烟簽子的女人，自語着說：

原來是這樣的呵。」

摸撫着胸前的良辰證，伏上來會心的微笑。

時間在慢慢的延長，烟氣愈發加重，濃密的陰雲一般充滿了整個屋子，氣壓變得零點以下似的低落，沈悶得像要落下來一陣暴雨，紙窗上的破洞，踢破的皮球似的竄出去一股股的氣。

「什麼稀客呀？」突然間，一聲尖脆的女人的聲音，衝破了重障的烟霧，送進屋子裏來，接着這熟悉的聲音，柴春山的眼睛迎進來他所盼待的人。一個苗條而美麗的北方鄉村女人少有的蛇一般的身子，在烟霧中搖動着圓正圓潤的臉蛋，羽毛一般烏黑的黏貼着似的細眉，盈盈着清亮的討人歡悅的活潑的眼睛，輕巧的鼻子，緊襯着一幅善說風涼話的不大不小的嘴，微笑的前額，巧飾的掩蓋着一抹烟葉一般的黧，頭髮里面插着一朵小白花。搖動着輕盈的身子，忽視一般在炕上掃了一眼，她伸出俏巧的指尖，抿着嘴送出一個嫵媚的笑。

「老三，原來是你！」纖細的手蘿蔔一般挂着炕邊，蛇身子親熱的頑皮的說，「這幾天我就想到你該來了，我的塌鼻子表弟，什麼野東西捆住了你狗腿，叫你來得這麼晚。」

柴春山坐起身子讓着座，思戀的拍着那一個的肩頭，明着一般表明心跡：「說謊話是條狗，我的心裏只有你一個！」

「老八還不好麼？」飽含深意的溜了老八一眼。

「就提了，」老八聳了聳漏孔的鼻子，實着脣，「還說這一套呢，你不在家，我替你招待他一會，才想不到那扭頭索性的樣子，真叫人不痛快。一心一意就是你！老實的漢子啊。抽一口吧？」

女的輕輕的搖着頭，很有風度的笑出來甜密的酒窩。

「等等，會維持會長的夜宴，我還得去參加，要什麼好的烟抽不到？晚上回不回來可不能說一定了。

「晚上不回來？」樂春山緊逼着，他有點不安心。

「怎麼着？酸了麼？癡心的壞鼻子。」摸起他的下巴，目不轉睛注視着他。

「老八，」她接着說，「萬一我不回來，你還得替我招待一夜呢。」

大門外一陣狗吠聲傳進屋里，幾個維持會的保安隊，圍進來查夜。

「裝什麼像，有什麼好看的？」女的半扭着身子，朝着那爲首的搶白着。「天天來，天天也不會

叫你們偷去了便宜。」

一羣人同時發着笑，榮幸似的接受着搶白，電筒閃亮的打到樂春山的胸脯上。有人在低聲念誦着那

上面的字句。

目人物決定似的說，「良民。」

「一忽身跳起來，逸走查夜客，去開大門，邊走邊說：

「表舅表弟有什麼話可快說呀，過一會就不方便了。」

春山在女的細膩的柴上捏了一把，引人心動的聲音吐了出來，一具蓬鬆的黑頭髮，輕飄的擡在他懷里。

近午的時分，四月的太陽，不親熱的輕吻着重擁的山崗，不安定的閃爍着陰沉的影子。

春山背着裝滿東西的帆布擔子，一個人慢慢走着回去的路。小小的腦袋，蒸騰着熱刺刺的汗氣。棍子握在手里，一下一下的拄著堅實的土地。咀里面哼出來他的曲子：

一年四季到頭忙啊，

身旁沒有個大姑娘啊，

大姑娘啊，

世世代代

一年四季忙着作嫁妝

送給人家做婆娘

姊妹們

眼儘歸心又慌

一個大難容抹

他又在來時被發查的日本哨兵上站住了，阻攔着他更換了別一個生面孔。

良民！當他檢視了笑着出胸前的良民證之後，滿意的自語着，留下了袋子裏的壓斤點心，送禮似的在他的腰上繫了一皮鞋。

「笑樣去！」

兩點鐘後，這茶館在××的師部里變成了幹事的偵探，他滿意的報告上他的新的收穫。

李老頭

天色已經黑下來了。

從形勢險峻的山崗包圍着的山坳中，依着一條蜿蜒傾流着的小河，聳立着一個小小村莊，這時候已經被初夏之夜朦朧的星光所籠罩着，而在那輕滑的水面上反映出銀色的波紋了。從地面上悄悄的升起來的黑色的薄霧，在濃重的林叢上渲染了一層黯黑的陰影，高低不一，有如霧夜中隱現在海面上的一塔塔的帆船。整個村莊，靜謐得似在追隨着夜色的深沉沉睡着了。

矮小的黑屋中，閃出來流星般的點點的燈火，不知從什麼地方，衝破靜夜傳過來幾聲少氣無力的狗吠，在這些個烏黑的打麥場上，跳動着人的影子，從那里流傳過人們的話語聲，和石滾子有節奏的滾動出來的響聲，孩子們興奮的敞開喉嚨，放縱的唱起來不成調的義勇軍進行曲。

這正是村子里收穫麥子的節季，沿河兩岸，僅有一點斜坡似的棉田上鋪展着綠油油麥苗，人們從下種到對麥子出生，眼看着一天天的長大，成熟，到這時，抱着愉快的心情，辛辛苦苦的割下來，運到各日的場圃裏，收取他們的農作物——主要的全糧了。

李老頭——一個五十多歲，駝背，短小，從小就瞎了一只眼睛，因為牙齒幾乎脫淨，影響到他說話時咬不清字音的，質樸忠誠而又吃苦耐勞的莊稼人，他一手創下了他的家業。憑着兩隻空拳，憑着一身似乎永也使用不完的氣力，憑着他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一年一年的過去了，時光消磨了，到底讓他在這村子里創下了根基——家有了田也有了，生活雖然折磨得在他蒼老的面皮上，刻刻出無數的皺紋，老得直不起腰來，但一等到他摸起烟袋望着泉泉的烟絲和身前後奔隨着的孫兒們嬉戲如狂的樣子時，便有如心有所慰般感到滿身輕鬆而愉快了。在他的生活中，還有什麼不夠使他滿足的麼？那只有他那只永不光明的眼睛，他確是有過幾次，自己抱歉般在心中說：「若是那照眼睛也能睜開來看看世界，那才是有味呢……」

疏淡的初夏的星光，流轉在灰土土的打麥場上，像藏匿在黑暗的角落中的貓眼睛。四圍的山崗，屏障似的遮掩了遠天的星子，也擋住了山外刮來的風，只有那窄狹的石灘上奔竄着的小河，不受任何拘束的，穿山盤嶺流了過來，又那麼大模大樣的流了出去。

李老頭弓着駝背坐在麥堆的旁邊，半閉着他那唯一無二的亮眼睛，扁動着鬆緩的腮幫子，慢慢的抽着旱烟。在他的面前，拉着石滾子走圓圈的碾子，正在壓着麥粒，碾子走着走着，忽然自動的站住腳，

像在思索什麼事情似的豎起兩隻耳朵，伸直了長長的脖子，扯長聲音叫了起來，接着，像應和這號召似的，從別個場園上，傳過來同樣的騾叫的聲音，粉碎了靜謐的沉睡着的村莊。

「兒騾子真可惡，叫起來驚人的耳根子響，將來一定換一匹牡的。」他耐不住的喊叫着，「陸！噠！」破了烟袋，弓着個駝背，他朝着院子里喊：

「小柱子，把簸箕給爺爺拿來。」

從屋子裏答應出尖銳的屬於兒童的聲音，屋門卡着着濼了一下，隨即有一條模糊的黑影，趑趑閃閃出大門，停止在場園上。

「爺，給你。」

不知在什麼時候走來的一匹大黑狗，蹲在孩子的旁邊，發瘧疾似的抖着全毛的身子，舌頭拖出來半尺長，上氣不接下氣的喘着粗渾的氣息。

「爹跟娘呢？」老頭子喝住了騾子，追問着，脫齒的不清晰的語音，像風匣似的從牙床中擠了出來。他把那枝短小的烟管，插在屁股後的烟荷包里，熟手的使用着簸箕，收拾着滾子壓下來的麥子，依舊麥杆發響了一聲。孩子在場園上走了一圈，在他所熟知的地方尋到了掃帚，繞着麥子堆，蹲着一副小

身子，連呼連喘的掃着那些散亂在埕邊上的麥粒。

「爺爺，」孩子作定了活計，跑到爺爺身前，親切的揚着小小的臉，「這兩天咱們吃一頓新麥的饅饅好不好？」

還不等爺爺答話的時候，孩子引證着說：

「二禿子他們家里吃過兩三頓新麵饅饅了。」

「過兩天，爺爺一定磨新麵，給我的大孫子作饅饅吃。」老頭子又把剛才孩子沒有答覆他的話，重

問着說，「爹跟娘呢？」

「不是爺你告訴他們收拾穀倉的麼，爺累得直出汗。」孩子據實回答。

「真是，我的記性真不好，」老頭子心里面說，他望了望黑暗的院落，沒有再出聲，却在歡愉的盤算着，再過幾年，這孩子也可以下田種地上山打柴了。

村莊的一端，估計不出靠近那家人家，就是那一帶地方吧，彷彿掀起來一個小小的騷動，紛雜的騷亂的聲音：人喊聲，叫聲，騾吼聲，狗吠聲，奔跑聲像靜海之中衝漲着的浪潮，漸漸的擴大，漸漸的增大了吼叫的響音。失火了！老頭子爲這騷亂的騷動，本能的嚇得一驚，只有偶發的火災才能激發類

似的騷動！依憑着他在火災中的經驗，他冷靜的朝着黑暗的天空掃視了一周，他將在他的預料中發現到閃亮的火星，那就給他的猜想以有力的證明；可是，無論是遠天或近前，全然是死沉不破的攜不毀的黑暗，彙或濛濛着幾顆優然自得的跳動着的青色的星子。是露水了？好多天沒有下雨，是絕對不可能的是情！然而這騷動，這嘈雜的聲音必然的要使得一個人想起來，大概是發生了某種意外的，偶發的變動，那將是一真二確的了。

孩子也在楞着，不十分複雜頭腦中，轉旋着不理解的疑慮，攪擾着他的心神不能安靜。像聽到別人一講鬼殺勾引起他恐懼般的感覺。他看見奔過來一條黑影，那正是他與爹，慌慌張張的上氣不接下氣的說：

「爹——不——不好了——鬼子要——要來了……」

「誰說的？」老頭子急急的問着，手里的簸箕不知覺的摔落到地面上。怪不得這樣的嘈鬧，原來是發生了這樣的意外！他寧願這消息不是真實的，那可以省去一回懼恐的奔逃。春天的時候，他們曾經在山上躲了半個多月的鬼子，那些可恨的日本強盜，抓不到人影，洩憤似的把窗櫺門框都給劈燒火了。他不想，竭力使着自己鎮靜，一面不待兒子回答的接着問：「還離有多麼遠？」

「誰說的，上邊傳下來的，」兒子回答着，「叫今夜趕快上山，離咱們這里只差二三十里地。」

趕着黑路，所有的牲口，人羣，東西夾在一起，分不清什麼是什麼的，黑的浪潮似的湧了過去，衝毀了靜謐的村莊，踏着稀疏的星光，湧到一些窄小的屈折的山徑上。

「你們快收拾東西逃走，走着牲口，帶着東西，我收拾麥子，藏起來。」老頭子急得不容他再多加思索了。「我不忙，我老了，命也不值錢，看一夜再說，明天天亮上山去找你們。好好照料着小柱子啊。」

品許不出的悲哀的汁味，把溫着老頭子的心臟，說不出口的難過。第二次的躲避鬼子的奔逃又開始了，誰知道要逃上幾天？好漢好樣的日子，儘讓鬼子們給攪擾得不能安靜，就像兩方面是冤家對頭。春天那一回，他損失了他的牛，他的雞，他備存着預備作豆腐用的黃豆，鬼子們還從他的櫃子裏拿去了別樣東西，他下山來種回一身難治的病記憶的禍癩上了沉重的創痛的影子。這回，他要把東西收拾乾淨，叫鬼子討不到半點便宜，要吃無吃，要穿無穿，活活餓死這般壞蛋！他應該晚走一步的，打什麼種掩埋妥當，像他這樣的老頭子，縱或鬼子來到了，也未必願意在他的身上消耗一顆子彈。

夜色依然是昏黑的，小山上面由於稀疏的星光映射出的銀色的波紋，依然在水面上浮動，柳樹無憂無慮的俯視着飄動的山村，每家屋里的燈火，閃電似的先後撲滅了。

李老頭攆着黑，盡速的把打下的麥子，埋到地窖里。兩條笨重的腿腳，和一只朦朧的眼睛，全不能依從他的心願給他作事情。確乎從年齡上說，他已經到了應該休息的年限。他埋葬了老伴，養大了他的兒子，給兒子娶了媳婦，媳婦生出了孩子，他應該享點老福；他不，他生在這世界上，似乎直到他臨了最後的一口氣的時候，都需要運用手腳的。他化費了多少時間，才使他在忙碌的埋藏工作中完畢了他的任務，他完全記不清楚。時候已經在不知覺中跨過了午夜。村子里靜靜的，沒有聲息，即或是一聲懶散的狗吠都沒有，冷落，僻靜，淒清的空气，在黑漆的空中，雲一般的迴旋着。河水似乎閉攏了眼睛，陪伴着村子在睡着。也許鬼子們不會來了。老頭子把一副衰老的身子，感到困乏的斜依在炕面上躺着。若在往日，他這時早該舒舒服服的睡了一覺，而這一刻，他感覺到周身上下流竄着侵蝕肺腹般的空虛，兒子呢？媳婦呢？孩子們呢？經他一手造成的幾間房子似乎對於他都是意外的陌生，一種不習慣的氣壓在壓迫着他，一隻沉重的拳頭壓在他胸口似的喘不過氣來。

當天色朦朧，曙光透過重重的早晨，穿過密密的山崗和林木，閃現在村中的時候，一隊數不清的鬼子的馬隊，果然佔據了整個的村莊，他們在四外路口設着警戒哨位。

李老頭被閃亮的刺刀撥醒，大果了，一躺下就睡到天亮，他睜開唯一的眼睛看了半天，終於明白了

他的面前發生什麼事情。真來了！他本能的跳下炕沿，悄悄的躲到屋角，兩個敵兵爲他這空發的驚恐的動作還引得大聲的狂笑。他們在他的身前走着，像兩個警察預備拘捕一個小偷似的逼到他的身旁，刺刀上閃耀着冷人心肺的寒光。他沒有可以再退避的余地，身後就是結實的土牆。兩個生人油腔滑調的作着手勢。嘴里烏啞着他聽不懂的亞巴呼喊的聲音，他不能夠理解他們的言語，但依他猜想，多半是管他討小鷄沒有那東西。他很自然的探了探頭。這算是什麼兵，管別人要東西？日本兵，就是這樣的！在上車略村活了這些年，還是第一次呢，叫他認識到這樣奇特的人物。和中國人相差不遠——就只是言語不同的差別吧？眼前這兩個生客，顯然的因爲看見他的搖頭的回答。在生了氣，老頭子看得真真的一隻大手伸起來，接着，腦袋上隨的一聲，耳邊打了巨雷似的，眼角冒出來無數的金星，身子就如被棒的包裹般倒下來了。恍恍惚惚，人似乎失去了知覺。但不一會又醒了轉來。他睜開唯一的眼睛，迷濛的看見眼前多出來一個便衣的中國人，大模大樣的跟他說，兩拉皇軍正在向他討求兩個姑娘，陪着解解悶。老頭子這才明白，他們作手勢一摸一拖的，原是我姑娘的意思。什麼話，管老百姓要姑娘！豺狼啊，禽獸啊……他能把自己的兒子媳婦叫回來麼？他能領他們去找別家的姑娘麼？不！他堅決的第二次忘記了恐懼的，又搖了搖頭。

「只要你說出來，什麼地方有姑娘，就有你的好處。」那個穿便衣的中國人拍着老頭子的肩頭，親熱的訴求着。「這與你沒有什麼損失。」

「……………」老頭子想說什麼，沒有說出口。

「快呀！」逼問了一句，兇糾糾的像在審問口供。

「不！我不能！」咬着咀脣，靜靜的過了一刻，老頭子到後用力的喊了出來。一個蒼老的活了多半世的人，隨時隨時他都把生命託付給死神去支配。他寧可在暴力之下送掉他的老命，決不給自己多造孽。他下了決心，得罪了他們，詎聽了他們，靜待着他們這些惡狼的野獸們給他的折磨，等待着一刀或一槍，他就離開了這個人世。仇恨，留給兒子和孫子去報復罷，只求天保護他們的平安，那就什麼都好。……

村子外面似乎吹起來尖利的軍號，接着，潮湧般奔馳着一些高穴的洋馬，三個人像是忽然想起來罷要待辦理的未定的事情似的，連思索都沒有思索，先後的跨上步槍，叫着喊着奔出門去。

「這些作孽的魔鬼們，不會得到好死的。」李老頭心里悵悵着，悄悄移動脚步，可能的話，他想抄便道逃出村外。他聞到了焦燒的氣味，機伶的繫在門口望了望，天空上迷漫着濃烟和烈火。鬼子們把

村里的屋子給燒着了。燒的誰家的屋子呢？誰家的屋子應該燒毀？火會不會燒到他的家門？燒了他的屋子？……

他擡到街上顧望着。

一匹狂奔的紅洋馬，比他身子還高的，疾風般飛了過來，停下了，那個穿便衣的剛剛走開的中國人，端着手槍，逼着他走近洋馬的身旁。命令着他：

「領我們到陳張村去，有你的好處！」

又是好處！這些壞到家的毫不講理的野獸，爲什麼老喜歡把說不完的好處奉送給別人？李老頭不相信，那簡直沒有一絲一毫的理由。

「抄最近的小路走，知道麼？」

老頭子明白過來，吩咐給他的任務，是順從他的命令，把他們領到陳張村，且要走着抄近的簡路。又要逼陳張村去？去找姑娘？去燒屋子？老頭子善良的心決定着他不能聽從別人給他的好處，去領路，給另外的增添出姦淫和燒毀，他還未到昧盡天良的一日，他不爲這般人所使用！

「不！我不能！我不知道路！」他轉動着佝僂的身子，漏風的牙齒擠出來不真切的有力的話語，他

在抗命。

「什麼？」那一個不愉快的豎起來奸狡的三角眼，在冷笑着：「你不知道？你不去？」

他感嘆着的舉起另一隻手上的馬鞭。

「不去嗎？」老頭子堅決的撞了回去。

鞭子像暴雨般澆擊在老頭子的身上，他那衰老的皮肉，觸電般流動着刺心的疼痛，哀號的慘痛的聲音，傳出他乾澀的咀脣，他想不到這樣毒打，但他仍然運用着最大的容忍，退到大牆邊，不出一聲的痛在那裏了。他的神經受了激刺，他的身體受了毀傷，他的眼睛看不清陰晴，他的鼻子嗅不到氣息，他慌了，他怕要永遠癱在牆邊再也站不起他的身子，他就不明不白的死子了。……他彷彿聽到耳邊的一聲清厲的權衡，盡力的他又睜開他的眼睛。

「若是你還不走，我這第二鞭子彈打你，比被口豬還容易！」

老頭子看得見那人臉上酷苛的冷笑，他正在對着一個忠誠的老頭子施展他的無理性的威風！不答應麼，只有等着那一顆出腔的子彈！老頭子的心沉下了，他縱死，也不能死得像一口豬。他要在死中索取有意義的代價！想了一刻，點點頭他咬緊了牙，加足了力量站起身子慢動着駝背，一聲不出的順從的走

到紅洋馬的前邊，拉過去那條繩，越過烈燄騰空的火場，一直奔向村外。後面，馬隊漫長的跟了上來。

老頭子邁動着不靈便的步子，身上去一陣一陣的發痛。屋子燒毀了，麥草化成輕灰，死的狗臥在這旁，牛腦袋扔到大道上，直挺挺的赤裸的死人的屍身，估染着迷糊的紫黑的血跡；小孩子的鞋，女人的鏡子，麻花包袱皮，紅格的豆腐賬，破垃圾塞滿了大路。昨夜之前，這還是有說有笑的地方呢。而現在，變成了比崇山峻嶺還難下腳的道路。每樣東西，每個角落，都揭起來不快的，仇恨的痛心的回憶。還能把這羣凶橫的野獸放進陳張村麼？那裏有他的親戚，有跟他一樣過着莊稼日子的男女老幼，叫他們也遭到跟他同樣的惡運？……

老頭子的脚步，愈走愈覺着沉重。兒子，媳婦，孩子們都會好好的吧？他們躲到山上，過幾天會回莊村莊里的，別的人也會使用着手腳踏蓋新房子，人死不完，房子也燒不完。他覺着心里倒是最意外的輕鬆了。

「還有多遠，老頭子？」那個僕衣人追問着，用鞭梢打着他的駝背。

「沒有多遠了。」老頭子回答着，被那一顆堅決的心理藏在深的信念燃熱了他的身子，他似乎增加

丁力量。

真是走小路，洋馬走在路上，想回轉身子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盡是山，盡是斜坡，盡是樹林，荒僻得像深入了無人踏足的野地。漸漸的，走完了一座山頭，一邊是壁立的山岩，一邊是深壑的險谷，前面是一個淺平坡子。李老頭在他的記憶中搜索着，對山的樹林內隱伏的人務，他就如盲了兩世的眼睛，忽然閉閉望見了陽光似的，渾身上下流竄着喜愉不出的歡喜。

「混陣東西，你領到那里了！你想把我們斷送在這里麼？」那一個大聲罵着，一面跟後面的人烏啦着他，厭惡不懂的話。

「小心牽牲口！」高揚着馬鞭，恐嚇着說：「錯一錯我就要你的命！」

李老頭加緊運動着兩條酸軟的腿，身上蒸騰着悶熱的汗，夠難受了，但他仍然咬緊牙齒，繼續着他的工作。他的心像開了花。

人馬走到淺平的暴露的坡子上，李老頭大睜着他唯一的一對眼睛，弓着屁股朝着對面樹林大聲的喊了起來。

「鬼子來了，快開槍啊！」

瘋狂了似的，他使力扯着馬韁，那匹大洋馬順勢的一傾就連人帶馬摔到深谷中去，老頭子還想再動手，再多的消滅一個敵人，就在這時候，身身後後的排槍，連珠般爆發着，尤其是對山樹林里中國警戒哨上弟兄們，輕機機像火網般壓蓋着這柄平坡，他倒下了，但他看得清清楚楚，敵人也一個一個的倒下去了。

他笑了，帶着罕有的笑容，閉上他那只唯一的睜在人世上五十多年的眼睛。

贅 瘤

在額頭上浮動着狡狴的微笑，用探求的眼光瞟着人，張大下巴徘徊的脚步，不安的焦燥的在屋中走來走去，就像有千百隻看不見的蛀蟲，向着他的心靈的深處咀嚼着似的，他無從施用適當的方法，恢復着泰然無慮的鎮靜。在繼續着足有兩分鐘之久的連聲乾咳着，壯聲勢的打掃清痰塞着的嗓子之後，他面朝着紅眼睛，臉上沒有一絲皺紋的茁狀的，精明能幹的侯長，一個剛從中學校出來，毫不沾染世俗的惡習的小夥子，他夾着聲音開了口：

「我是特地來打攪你的，請你答允我的要求，因為，像你所知道的一樣，我患着重性的癩疾，露宿

在荒山上，對於我的病症是只有加重，不能醫好的。我請求保長允許我留在村子裏，我看看風勢，若是不死的話，還可以多長見識看見一點花樣。……」

「你是說……」保長搖着剃得光亮的頭頂，不瞭解的審視着對方可疑的行動。

「我，嘻嘻，我不上山！」頓着頭，例行的公式似的乾咳着，狡狴的微笑移轉在濃密的眉毛叢中。

「像我這樣的無用的貨色，再瞎眼的敵人，也不會拉我去服務的。」

小小的瘦弱的身子，慎重的停住脚步，灰黃的面皮，牢實的罩攏着病困的魔網，在戰慄的肩毛下，左眼睛擠動着慌然的緊張的神色，右眼睛是狡狴的。完全和他的名子不符合的，他生着一副異常短小的下巴，不尖不扁，圍成了一個頑固的肉團。他怎樣獲得他的流傳在村中的盡人皆知的名字，那是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怕是只有那個給他起名的人才會明白的。

消息隱隱的，春雨般的打遍了全村，澆冷了每個人靜穆的心在開始不安的攪擾起小小的紊亂：敵人分成了好幾路，第四次的攻擊着中條山，他們的侵略的火鍊，狂妄的在村落中，山坳中無忌憚的燃燒着，蔓延到這裏，又蔓延到那裏。百姓們爲了執行空舍清野的任務，配合軍隊作戰略上的轉移，他們決定盡這一夜的工夫，無論是襁褓的老者，柔弱的嬰兒，一切能夠動的生物，和簡便的日用東西，都要依

着預定的計劃，有規律的避敵強敵不能獲登的荒山上去，當有一天我們軍隊的部署完成，蛛網般一重重包圍着敵人，截殺，堵擊，完成游擊戰的勝利，敵人在遭遇慘敗，照樣退出原來佔據着的村落時，百姓們便可以坦然的重行返回各自的家屋。今天，保長忙忙碌碌的像一匹奔馬，這家那家的奔跑着，巡視着人們在慌忙中應該完成的工作，是否作得合適。

有些笨呵呵的耕牛，雜在人羣中，不緊不慢的彷彿永也不知什麼叫焦急似的邁動着有節奏的步子，小孩子袋在筐子裏，貨物似的被扁担挑着，雄雞抱在小脚的老太婆的懷裏，優閑的霎着怪異的眼睛，叫驢伸長了沉重的脖子，盡興的嘶叫，平靜的村落，忽然變成爲緊張，慌亂，更改了舊觀的了。……

當保長回到村公所裏，緊張而舒坦的吁着氣，在片刻的休息中，仍不忘記止事的思索着，是否在意料之外還有什麼漏洞，在作着周密的詳盡的推想着時，張大下巴怪詭的向他提出來他的要求。他血紅的眼睛，早已經給他回答出默然的推斷，而在不肯的朝他聳起不贊同的意見。因爲，立在整個工作的立場上說，這一種個人的行動，是不會被允許着聽任他單獨發展着的。

年青的保長，在工作的經驗上是十分老練的，他已經學會了對於一件突發的事件，怎樣運用着細密的解剖的方法，藉着這種方法的幫助，使他順隨的推求到必然的結論的猜測。他的身上頑強的意志長大

得使他愈因此聰敏，愈因此堅定了。對於張大下巴的要求，他原是立刻就可以回絕他的，因為那是破壞了整個的行動，要強着他上一道繁雜避着的；但他接着就在他那好狡的微笑中，料到了或者是迫使對方聽命的一同上山，在他的眼神上明白的表示着，他也會人不知鬼不覺的悄悄的溜了回來。而當這精明的保長，一內即逝的想到了好多人在這條伙的身上，無代價，無效率的耗費了多餘的善意的教育，他執拗的不加理睬，且人的行動在別人的口中，漸漸被議論到可疑之點的時候，保長伸出去他的下巴，弓着身子伸個滿意的懶腰，終於世故的默然的在笑了。……

「我這點苦衷，我想保長會諒解的，再說，若是遇到方便，說不定還可以找機會探到一點敵情呢，把這一項報告給咱們的隊伍，將來圍殲敵人的時候，是會有點用處的。運氣不佳，倘若敵人殺死了我，我也甘心情願，不入虎穴是得不到虎子的。」

「大下巴！」年青的保長玩笑的板起面孔，頑強的不同意的搖着頭，故意的他要看看飄浮在這人的臉上失望的顏色，在怎樣的變化。

張大下巴戰慄的眉毛，猝然的收攏起不動一動了，凝聚的眸子，交迸着過分的不快和憎厭。他焦心的搓着手，如像手心的上面傳流着過分的刺癢。他呆呆的用探求的眼光，乞禱的望着保長板起來的臉，

傾述着他的意見。他並不是回答保長的言語，而在繼續他自己的未完的語。

「人還有不怕死的麼，逃躲到山上去，自然可以免去發生事情，不過像我這樣的病人，若是聽憑着折騰死在荒山上，還不如死在敵人的手下來得痛快，何況還有個萬一的機會，萬一能夠成功，多麼有意義啊。……」

「對啊！」保長親熱的鬆弛下他的面孔。「但願我們的大下巴這一回能夠獲取到最大的代價，倘若敵人真佔據了村子的話。」保長的紅眼睛迷離着，心裏面在說：「見你的鬼，鬼子會劈下你的下巴的。」

這是一個面積並不甚大的小村子，搖籃一樣蹲伏的叢山中坦平着的一塊長形的平地，這中間貫穿着一條和外村往來的大道，橫着的，豎着的瓦屋和草房，無秩序的依着道旁搭蓋起來，有些是已經蒼老得度過了許多年代了，狂風在吹着，猛雨在淋着，濃雪在蓋着，衰頹的老人似的，房頂上弓下來彎曲的腰，忿極的抱怨着日子的磨難；成堆成夥的古老的榆樹，保母的歪着脖子，俯瞰着手中的嬰兒在愛撫的照料着村子的生長，深長的吟詠着輕微的催眠曲；雜草蔓生着，那裏時常招引去牛羣和羊羣，在上面放浪的打着滾，睡着覺；臃腫的施肥的儲藏所，那些疙疙瘩瘩的糞堆，噴吐着惡意的臭氣，當鮮豔的晚

霞，紗一般映現在輕浮的天邊上時，村子裏童話似的閃射着美麗的影子。春天從山外爬了過來，抬展着紅綠的花朵，然後是莊稼遍地的夏天，五穀收割了，秋天過去了，柿子紅了，臘梅放了苞，又到了冬季，今年這樣，明年也是這樣的。人們在村子中一代一代的過着刻板的生活，平平靜靜的直到今日；到今日，侵略者的魔手抓緊了這一帶地方，日子跟着變了個全然不同的十分緊張的樣子了。

血紅的大陽，吞沒了山塗密叢的垂柳的頂梢，天漸漸在暗下來了，晚烟慌然的咳嗽似的從烟筒裏升上來，村子裏燃燻着雜草的氣息在各處發散着，路上漸遂漸暗的模糊的烟影中，伏動着逃躲着的分不清人馬牛羊的亂烘烘的一羣。

坐在保長對面，半天就在弄着一件公式的甲長，當他聽見了保長允諾的言語時，不以為然時放下了手中的工作，他的眼睛閃動着清泉一般的光輝，否決的搖擺着大粗壯的手掌，栗色的臉繃緊得快要爆裂了。

「這可不行，誰停不下線，誰就不會活得成的。春天那一次，朱大哥是怎麼死的？他也是不線，說着一套大道理，到後來敵人退了，他的屍首殘缺不全的像大解八塊的豬，這一塊那一塊的丟得滿街都是，引得野狗過年似的嚼起人肉來。」

年青的保長，擰弄着深藏着秘密的紅眼睛，暗示的說服了甲長理由充分的意見，張大下巴趕忙撿了一躬，滿意的側轉着瘦弱的身子，風似的竄出門外去。

這就使得張大下巴脫離開跟他撕混慣了的人羣，一個人孤零零的被剩下了，當第二天他眼望着暗夜在各處走着，斷斷塗塗着色彩，樹蔭下再也聽不到孩子們尖聲嘻笑的時候，像失去了寶重的物品似的，他感到了悵惘般冷落的空虛，長在他身上的火熱的心，不能聽憑着使用的給他反映着理解事務的知覺。像是要犯老病似的，他渾身發起冷來，惟一存在着的支撐着他認識這世界的力量，只有那一個發自本心的真實要求着的願望——他是需要和躲避去了的人們在一起逃躲，一同生存的。

天黑了，滿大的繁星，在井台的上面霎動着陰冷的酷苛的眼睛，夜風刮冷了凝紫着的黑暗，森然的侵蝕着骨髓，什麼不明不白的寂寞，減迫着叫人透不過襖褸的氣氛的圍困，張大下巴痛悔的惶惑着，好狡的眼睛，不期然的擠落出冰冷的淚珠。

暫時的思想上的矛盾的苦痛，在張大下巴的心中擊打着，暴雨似的包攏了他的瘦小的周身，他惶惑不安，他焦慮無告，泥潭中深陷的老馬似的，掙不起身子，感染着茫然的紛亂，但過些時，他終於排除了重障的折磨，毅然決然的下了最大的決心，爲着那早經在他心中打算了的閃爍在他面前的光明未來，

獲求到意外的收穫似的，動心的貪婪的暗自在歡笑着了。

「傻瓜，你願意當一輩子泥水匠？」他忿忿的瞪着自己，「人家本也不會看得起一個泥水匠的！」

張大下巴是村子里不出名的泥水匠，三十多歲了，依然是孤身一個，不禁沒有機會成立一個家，就連平平常常的日子，過得都不像刮風的那麼容易。有一天，當他在別人不確實的傳說中，聽到了憑藉敵兵佔據村落的日子，自告奮勇投到敵兵的方面作些事情，敵兵歡喜的分散着老頭票而因此致富的某個人的故事時，他機警的歡喜得幾乎叫了出來——爲什麼那一個不是他呢？願意他能有這個人的機會。走路的時候，睡覺的時候，甚而連作活的時候，他都因此被那願望牽累得思慮着，使自己無法安靜着自我的心神，而到今天，他正因爲這種原因，忍受最大的痛苦，排除一切的議論，和懷疑留在村子里在專心等待着類似那故事人物的奇遇——機會將使他一躍而上高人頭地的了！

「日本兵不見得遇到中國人就亂殺的，若是你不反對他們，幫着他們作事情，他們難道鉄石人一樣當真不動心，不說你一聲好？」榮繞着這樣的自解的理由，張大下巴，更其加壯了他迎接敵兵到來的活躍的心。

敵兵果然不負所期的，在張大下巴的盼待中，佔據了整個村落，當他們吹着嘶啞的號聲，馬蹄子碎

裂地皮的奔跑着，狂燥的號叫聲震昏了村中，紊亂得天翻地覆的時候，張大下巴躲在草房的角落裏，直感的嚇得像貓眼睛上的小鼠似的一動也不敢動了，想逃避，時間已經晚了，想迎下去，又沒有那種打算好的勇氣，現在他寧願在他眼前裂開一條地縫，把他扣櫃的活活的埋下去……

終於，他在意料中被敵兵發現了，寶貝似的獻到一個官樣子人物的面前。他先是恐懼的渾身震顫着，像發了癩疾的樣子，咬緊了牙齒也止不住冷，但當那身旁的翻譯官親和的握着他粗糙的手，且在友誼的送上一枝香煙時，遺鬚上浮動起狡狴的微笑，他用探求的眼光在平靜的打量着對方，渾身上下也不震顫。那一個早就盤算在心中的某種機會，在他的面前招搖着，因此助長了他開口說話的勇氣。

「大人，只要有用我的地方，我一定盡力效勞的。」灰黃的臉上，飄浮着詭媚的微笑。

「有你的種！夠朋友！」翻譯官同樣的回答着微笑，卑微的輕視潛伏在倒豎着的眉毛的下面。小個子，敞着懷，豬臉，有一隻大下巴，眼睛迷縫得像兩條細線，他對着那個板平的橘子皮似的臉，臉上零亂點綴着紅梅的日本官，恭謹的烏魯着日本話，他們之間，似乎往來着問詢和答覆的言語，然而張大下巴一個子也不明白。過後，翻譯轉詢着他，柔和的問着：

「你姓什麼？」

「姓張。」小心的回答着，竭力避免不適宜的吉語的脫出口外。

「叫什麼名字？」

「叫——叫——」不好意思的羞得紅了臉。「叫張大巴下，人們都這樣叫我的。」

那一個聽完了，哈哈的笑出聲來，搖起他的下巴，不同意的搖着頭。

「他們是開我玩笑才這樣叫我的。」張大巴不安的解說着，低下了不好意思拉起來的頭。

「你是作什麼事的游擊隊？」

「不，不，」慌亂的否認着，張大巴的言語有些顫抖。「我——我是——是作泥水匠的。」

「你怎麼不跑？」逼問了一句。

「我，我是特意打算給大人們作點事情的，只要大人們高興。我有病，我沒有錢，我用不到跑，給

誰作活還不都是一樣。」

漸漸的近乎友情攀求，在張大巴的身上滋長着，他覺得佔在他面前的人物，全不像保長口中的那樣怕人，他無所忌憚的回答着所有他們問到的言語。

那軍官起初是發了一陣暴燥的脾氣的，因為他的隊伍來到村子之後，尋不到一面可供飲用的水井，

找不到一粒可供餵馬的米糧，在每家倒鎖着的房門被打開的時候，空洞洞的撲面吹來溼霉的氣味，東西搬完了，連一捆木柴都尋求不到，但後來，當張大下巴自告奮勇的担負了解決這項困難的任務，報告給翻譯官他可以領頭去尋覓一切軍隊所需求的東西時，那個日本官忙得緊皺的面孔，鬆下來滿堆着的笑容，親切的向他說出來不純熟的中國語：

「好的，好的，支那順民，你有你的好處的。」

他大大方方送給他兩張五元的聯合票，票子新鮮的連條皺褶都沒有。

張大下巴迷惘的收下了紙幣，看也不敢看的揣進袋子里，誰說日本兵是野獸不如的惡魔？他們不只有禮節，不是也還不缺中國人所稱道的獸氣麼！現在既然可以一下子就掏出十元錢，將來何止百元千元！張大下巴確鑿的證實了他的留在村中是十分不錯的辦法了。在村子里中國人的里面，他永遠被別人當成玩物似的耍把戲着，彷彿彼此之間，不可能建築着互助和同情。而現在，他儼然受到了敵人的重視，成了他們能推崇的人物，且在獲取了他們喜意的資助，好壞的區分，在這里已經判別得清清楚楚的了。他一切都似乎熟悉了，彷彿已經成爲他們中間的一個，他滿足的在內心中浮蕩着愉快的歡笑。

張大下巴領着頭，從這家走到那家，從這里走到那那里，探險家似的發掘着新的收穫。偽裝掩蓋着的井面

被抓開了，從那里打上來一筒的飲料，深埋在地窖里的糧食被抓開了，從那里搬出來一石石的米麥，那散佈在行軍中的極度的給養補充上的恐慌，這一來很順手的得到了適當的解決；軍心穩定了，馬匹安心了，那一幅高懸在旗杆上的太陽旗，在順利的情況中，也顯得格外的驕傲。

張大下巴也在驕傲着，托着一具圓下巴，在冥冥的默想中，他品嘗着異於尋常的埋在深心中的汁味。

「老兄，」翻譯官遞給張大下巴一封信，那是當一天的晚飯桌上，兩個人似乎都喝得朦朦朧朧的時候，塞到他的手裏的。「恭喜你，少佐已經委你爲村長了，今天這頓飯就算是喜筵罷。」

一個當泥水匠的，連一個大字也不認得的，常被人家當玩笑開着的人，還可以有機會當到村長？不是太陽打從西邊升上來來的？是不是日子有了絕然不同的轉變？不然的話，翻譯官所說的，當真會成認得實？張大下巴可究竟是歡喜得把那封信珍貴的收藏起來，他沒有當着面打開來看，他即或打開也不爲事一個大字的；但他可十分的明白，信裏面大概是屬於委託之類的東西，他興奮的呷了一口酒，裝作不安的樣子在謙虛着：

「恐怕我當不起，恐怕，就誤了你們的公事，恐怕……」

「別客氣，好好幹，將來出息的日子還在後頭呢，你當個村長就知足了？不，有一天你還可以到縣里作維持會長呢，朱洪武想當年是什麼出身！只要你遵從皇軍的意旨，好好的幹事，有你的好處的。」

張大下巴第一次的感覺到他的生活稍稍有些意味，因為他已經大模大樣的挺直了瘦小的身子，官一樣的坐在村公所里辦公事了。他連聲的乾咳着，用傲然自得的眼光，搜求着屋子里所有的角落：五天之前，這裏還是那紅眼睛年青的小夥子，那個保長佔用着的辦公事的地方呢，他曾經因為要求着不隨同大家退避上山的事情，在屋子里窩了半齣，這一刻，那不如意的打擊，跟那些不顧眼的人都退到山里去了，留給他的是愈閃愈亮的光明，浮雲一般在他的眼前浮展着，敞開一條無形的寬坦的大路，指引着他走向幸福的，高升的飛黃騰達的境界。他幻想着將來的美滿的日子的到來，他爲那日子的到來在希求着更快的能夠實現。

張大下巴現在懂得了用工作的表現來爭取皇軍的信賴這句話了，是翻譯官替他解說着的。翻譯官可說他是他的新的知己，把什麼切近的話，都關心的指示給他，那些指示他無條件的一概遵辦，因爲那里面存在着正確的道理。他積極的表現他的工作，每天在村里村外奔走着，盡他的全力，希冀着給皇軍拉壯丁和年青的姑娘，他決定把拉來的最漂亮的貨色，送給翻譯官去使用，這是禮尚往來，知恩必報的

酬謝。但是一件最大的困難，石牆似的屹立在他的眼前，叫他這泥水匠無從下手去加以改造，任憑他走到什麼地方，從前有得是人馬牛羊的，現在是一般無二的擺出來死樣的沉寂，房子倒鎖着門，連一條常在路口上汪汪的咬人的狗都發現不到，人的踪影是更其難於覓求了。他生着忿怒的無法消洩的火氣，瘋子似的想放上一把火，把每樣東西不留一絲的燒燬精光，誰叫人們逃到山里不回來，這就是給他們的一種懲罰。他還想弄上一枝槍，進到山里面把那些逃開的人一個一個都打死。

那個當少佐的，在一天夜晚把張大下巴講去了，紅漲的臉上噴射着雜聞的酒氣，不滿意的瞪大了深沉的眼睛，揮舞起粗獷的拳頭。

「村長先生，花姑娘的找來了沒有的？再沒有的不行的！」說的是中國話。

「是，是，大人。」張大下巴不安的連聲應諾，慄慄般的戰慄着。

「兩天——兩天的沒有的——不行的……」

「是事，大人。」

「支那豬，笨東西！」

少佐發了暴燥的脾氣，橘子皮的臉快要爆裂了，在惡毒的斥責着這不中用的村長，若是換一個能幹

的角色，他早可以弄到一個女的陪着他睡覺了。

翻譯官的豬臉拉了一下，把迷縫着的眼睛夾着看人，對着少佐說了幾句諷情的話，把他連拉帶扯的拖走，一面知心的勸慰着他：

「沒有關係，日本人就是這樣的，過去那一陣就好了。」

「也怪我自己沒有作出事情來，罵也是罵得着的。」張大下巴誠心誠意的認着錯。

「不過以後你老兄倒是要多多賣點力氣的，老這樣下去，作不出一點成績，就連我也不好說話了。

什麼事情都弄不好，不只你不夠面子，我也覺着不光彩，因為老兄的上台，是我推薦着的啊。」

「就是啊，我一定盡我的力量。」鬍鬚上潛伏着乞憐討好的神氣，張大下巴表示着他的歉意，「我太對不住你了，叫你從中爲難，我總得報答你的盛意的。」

「對，好好幹。」

一天之後，張大下巴正在無事的焦急着，爲了沒有弄到了姑娘，担心着明天到期的少佐給他的限期，他慌恐得幾乎想要抓取一個機會脫逃反過來的把敵人的消息，可多可少的報告給保長時，忽然的，爲了戰略上的關係，敵兵後方交通線受到了中國兵的截擊和圍殲，村子里的日本兵在傍晚之前，緊急集

合預備退却了。迷漫天日的烟火，在村中燃燒起來，空氣中奔流着焦燒的氣息，火連成了一片，烟連成了一團，憤然的冲上晴朗的天空。

四近的槍聲在呼嘯着，狂吼着中國的弟兄們縮緊了包圍圈，漸漸的衝了過來，狂烈的喊聲震動了紅的天邊和咆哮的大地。

張天下巴從村公所躲回自己的家里去，不安的交織着的矛盾的恐懼，覆舟的巨浪似的，一回又一回的打擊着他。跟翻譯官一塊走麼，自己沒有作出工作上完好表現，人家不會收留他這泥水匠的，躲在村子里一動不動，保長的紅眼睛會看透了他的肺腹！彷彿岐途的羔羊似的，他不知怎樣安置着自己才好。身子在顫抖着了，牙齒咬得直響，痰塞的嗓子癢痛得反上來言噙不住的難受。就在他這萬分爲難的時候，他被拉到了少佐的橘子皮色的面前。他像一隻花貓撲到耗子的身上似的，跳上前打他個咀巴。

「你的支那豬！漢奸！你不找花姑娘，找來了游擊隊！衛生丸的給你吃的！」

張天下巴溜着左眼，打算從翻譯官的身上求到援助，翻譯官沉默半響的厚咀唇當真張開了，張天下巴多麼歡喜！不過他張咀說話却不是給張天下巴說情的，他在憤憤的命令着日本兵：

「把這笨豬拉下去槍斃！快！」

王小全

自從那樣的一天，王小全讓請佔了他的媽媽的修麻子踢了一腳，並且沉着威臉說着他：「滾罷，你還薰蒸子，別再礙你老子的眼睛！」這以後，他便從自己的家中被驅逐到大街上了。

一個十二歲的孩子，長着八九歲樣子的短身材，蒼白的臉色，浮動着兩隻圓大的發光的眼睛，鼻孔下黏着漿糊般的鼻涕，穿一身破舊的藍布衫子。

他到了街上，街上就是他的家。他失去了他的爸爸，爸爸在日本兵進城的第一天，就被他們抓了去，別人說他已經讓日本兵害死了，不錯呀。他記得清清楚楚，他跟哭喪着臉的媽媽，把爸爸斷氣的屍身埋到墳墓裏。他可是想不到死了爸爸，修麻子就奪去了他的媽媽！修麻子是個壞東西，他幫助日本兵作惡，還欺凌良民百姓。

當王小全在街上蕩來蕩去的時候，小心靈中伏動着深沉的悲哀，像纏在蛛網上的飛蛾似的，叫他沒有抖擻的力量。從前，按時起，按時睡，餓的時候有飯吃，而現在，他要什麼地方睡覺呢？要到什麼地方去找飯吃？這是眼前就將感受到的困難問題，使他憂鬱的得不到解決的辦法。

望望天上，天空飄浮着幾朵輕淡的白雲，無憂無慮的俯瞰着大地，和往日一樣沒有什麼不同，望望街上，行人往來，店鋪營業，和往日一樣也沒有什麼不同，只有他，他這般一個十二歲的孩子，變得完全不同於往日的流落到街頭上。

他看見了舊日的同學的，他們的爸爸媽媽牽着他們的手，在街上的店鋪裏出入，手裏提着新鮮的布匹、食品和洋貨，樣子十分的高傲。這些從前在學校中斷混慣了的小朋友，意外地變換了另一副臉像，輕視着的開起來他的玩笑。「王小全，你的媽媽，嘻嘻嘻嘻。」

嘻嘻的直笑，笑得他的臉蛋，巴掌打過似的紅。

王小全原本存着個跟他們親近親近的心思，甚而還想進一步的破開面皮，在他們的身上，要求些對他同情的幫助，現在這樣一來，便悄悄收住了在他看來近乎妄想的心思，一個人狗似的溜得遠遠的。

可咀咒的日本兵，他們毀滅多少個家庭！

望見日本兵騎着高大的洋馬，雄糾糾的在街上奔跑着，王小全老遠的就躲了開去，他恨透了日本兵，若不是因為他們進城，爸爸不會死，修羅子也不能霸佔去他的媽媽，他自己也不會落到這種地步。

……人是該到吃飯的時候了。……

街旁的飯館，竊取出濃重的誘人心醉的香氣，那香氣是特別奇異，而且越吸越覺之後會得越狂亂。無論是什麼食物，即或是他平常日所最不喜歡吃的東西，現在都成了他最願意嘗試着的珍品。

他終於向人家伸出乞求的手。

這事情是有傷他的自尊心的。他感到那是一種恥辱，他有些羞為情。起初，他伸了幾次手，都癱了回去，他沒有那樣勇氣，那實在比做小偷還不安，縱不然，在別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摸一兩件東西，也強超立在衆人眼前伸出乞求的手。

社會上，一些人所不齒的壞事的發生，大抵都是由於生活的逼迫吧？當一個人走到了絕境，爲了顧及到最後一線生命的繼續而掙扎時，他容許爲了保有他的生命，而做出有犯社會紀律的事端吧？但這是該是誰的過錯？誰不讓誰活？……

王小全在向一個他認爲多半可以憐惜他的處境的年青婦人求情，當他伸出顫抖的手時，爲了博取那人的歡心他特別運用兩片薄薄的小嘴唇，一五一十說了一大套好聽的謊，他在期待着他將得到滿意的回答，他或許可以得到他應得的一份，他的心臟不安的跳動着。

年青的太太彷彿沒有看見他的手，且像是根本沒有看到他這麼矮的小孩子，只顧搖着身子，大搖大擺走着路，眼睛觀光似的在店鋪的櫥窗溜轉。

王小金羞慚的縮回了他的手。

就這樣的算了？不，這一樁近乎不名譽的事情，是需要自己硬着頭皮幹着的，他還得在這世界上拚。僅存的一點生之欲念督促着他，他第二次的又伸出他的手去。

「去！你這壞東西！」

他得到了她的回答。他對於那年青的太太所猜想的給他的幫助，得到了極端相反的結果，她侮辱他，罵他，擊起了嚇人的眼睛，把他吓跑。

他想痛痛快快的哭上一場，心裏面太過於難過，——到什麼地方哭？人家會笑話他的。

街上的人，忙忙碌碌的奔走着，像有無數需待辦理的事情，他們會不會也沒有睡處？也沒有吃飯的地方？不會的。

過來一個老太太，走一步像要退半步的樣子。太老了，若不是身旁有人扶持，她一定會像倒木般倒在大街上。那安詳慈善的樣子，應該是圍繞於她捨的老太太吧？

這是一個機會，是個絕妙的不能釋放的好機會。

王小全像是得到了解救，心裏面先就寬鬆的吁了口氣。不會撲空，有八成可以在她的身上，獲得他所需要的幫助。

「老太太，修修好，一天多沒有吃到東西了。」不安的伸出手，拋出乞情般的眼光。

「去！」老太太沒有聽見他乞求的話，也沒有看見他乞求的手，旁邊扶持着她的男人，沉下一副黃褐色的臉，用卑視的眼光，執拗的瞪着他。

「一天多沒有吃到東西了，修修好罷。」他忍受着無理的凌辱，第二次的要求着，抬起胳膊，擦去了攤在鼻子上的鼻涕。

「兩天不吃，關我們屁事！」

「修修好——」

「誰修我的好，快，滾！」

侮辱損及了他的自尊心，失望給他求生的欲望嚴重的打擊。一個失去了母親之愛的孩子，他的爲生活的掙扎是這般困難！爲什麼在人類之間缺少憐惜的同情心？有錢的人，對於一個窮苦孩子最低級

度的乞求，當真就應該拒絕？世界上和他遭遇相同的孩子，同樣在求乞中得不到憐恤的是不是就只有他一個人？若是不只是他一個，那他們是在怎樣的掙扎之下活着的？……

王小全減消了他伸手的勇氣，頭腦被激憤的情緒刺激着，漲腫的像一只開水壺，周身熱血，沸騰般像要爆裂的樣子，他氣急的握緊了拳頭，還是對於別人施給他的侮辱的一種反抗！他雖然小，向別人伸出乞求的手，然而他還存在着他的血性，血性驅使着他，不願遭受別人粗暴無理的吆喝。他咬緊了牙，暗暗的不平的罵起來：

「罵的，裝什麼凶，過幾年老子長大了，給你瞧瞧！」

天眼看就黑下來，街上行人漸漸減少，店鋪關上了板門，熱鬧的小城，變得十分冷落了，只有晝夜的日本兵的洋馬，拍搭拍搭踏着街面，傳出來規律的響聲。

天空上掛滿了六月之夜藍色的繁星，像一幅閃爍的衣料，半邊彎月，射出箭頭的弓背似的震動着眼睛，蕪子樹構圍的叢葉叢中，播送出輕微的晚風，再過幾天該是端午佳節了。

王小全現在所要知道的，是將在什麼樣的情形下，完結了他的活在人世十二年不到的生命，因為

若是再這樣過去一兩天，或是第三天第四天，榨出去的垃圾似的無人理睬，那他必然的會得到他所應該獲得的結果——死。他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才可以使他在這世界上活。一切都是絕望，不能解救他的危急，他就只有靜心的等候那最後一刻的到來。

他把自己安置在一個僻靜的胡同裏，他原想躺在一所高昂的大門洞下的長條凳上過夜的，卻被兩隻凶猛的狗，驅逐敵人似的把他趕走，他移在一棵大柳樹的下面歇下身子。

小胡同靜靜的別無聲息，四周黑洞洞的像一座磚窖，是個怕人的黑夜，任便在什麼角落，都有可能跳出來一種叫人想起來就心驚胆怕的妖魔之類的人物，這種人物，有奇特的眼睛，龐大的手摺，高大的腿腳，粗壯的身腰，——一種無名的怪物。怪物還多半具有着血盆般的大咀，搖撼天地的力氣，節或是上千上萬的孩子他都可以一口吞嚥下去，他們還有着無比的妖術，只要一施展，會把整個的小城翻一個底朝上。

王小全一顆小心靈中，突突的像彈珠子一般跳，他在担心着，這樣的黑洞洞的怕人的夜，他這小小的孩子，當真能夠平安無事的過到天亮？從兩隻不敢閉牢的眼睛里，冒出來哀傷的，驚恐的，飢餓的熱淚。

「太孤獨了，孤獨得不如一隻麻雀，麻雀牠們都還有一兩個伙伴。」

「媽，」他忍不住的傷心的叫了一聲，希望媽媽真能被她喚出來，看看他，或是把他領回家去，可是，媽媽的回答呢？媽媽怎麼還不來？……

肚子里熱熱的，身上的力氣不知逃到什麼地方去。

這樣的等着妖怪吞蝕了，等着餓死？不！不甘心！不能死等在這裡！他試着掙扎，慢慢的走到了胡同口。

無論到什麼地方，全是一片黑，就像他無論到什麼地方都無人理睬的一樣。但是，意外的居然還有人會注意到他的身上。

「誰？」一個查夜的警察跟上他。

警察的一聲，驚得他楞了一刻，接着他運動着兩條腿，突圍的敗兵似的，沒命的奔逃。錯亂的神經引導着他的思想：接近了怕人的妖怪，他自然要在可能範圍之內擺脫危難的，因為人究竟是對於生命希望能延續護死的動物。那個警察問他一聲：原意不過是依着職權隨便張了張嘴，在黑暗無聊的夜中，我點穿插之類的消遣，只要被問的人，像他那樣隨意的答上兩句，什麼都完了。而現在，那慌然奔跑的行動，立刻就從他的身上，給這公務員搜索嫌疑的機會，說不定，他是某案件中的要犯呢。這事情鼓起他

的勇氣，他緊跟在後面追趕，一面大聲威嚇着：

「快站腳！再不然，我要開槍！」

孩子被動的，清醒的站住腳，早知道是一名警察，他早不逃跑了，既然不是什麼妖怪之類的角色，他還怕什麼，喘息暫的挺直了身子等待着發落。

「跑啥？」警察趕上來，打着電筒晃一幌。

王小全壓了一口氣，竭力使自己鎮靜，一肚子冤枉無處發洩似的氣沖沖說：

「你追什麼呀！」沒有客氣，沒有畏懼，臉上的汗珠和鼻涕混在一起。

「你不聽命令！」

「黑查查的，我知道你是誰！」王小全很明白，一個警察是沒有權柄殺害別人的。他用不到害怕。出乎警察的意料之外，他會碰到這樣一個強硬的孩子。就此放手麼？未免有失他的尊嚴。在對付一個孩子的時候，他須得樹立起他的權勢，不然就太丟臉了。他開始盤問：

「你是幹什麼的？」

「什麼也沒有幹。」王小全兩手扣在一起，半歪着頭。

「不幹什麼，你不回家？」警察逼問着。

「若是有家，我還會叫你來整問？」

「你是叫化子？」

「作了一整天。」

警察發覺到，這孩子真是有些頑皮。他不滿意這樣的回答。

「你再不好好說，我就把你帶走！」

「我正求之不得呢。」孩子鄭重的說，他當真希望成爲事實，那是可以解救了他的困難，那怕是遭受鞭打，也沒有什麼要緊。

「你這小傢伙，搗什麼亂！」警察使力搖着他的肩膀，威脅着他，「告訴你，你別想賴，你是一個奸細，我把你送到日本司令部！」

孩子呆住了，想逃脫，肩膀被抓得緊緊的，對於「日本」兩個字，他是多麼憤恨！真送過去，會不會被弄死呢？他不願意那樣死。他變換了語氣要求着了。

「放了我，請你放開，我不頑皮了。一

「你敢搗我的亂？」

「下次不敢了。」

警察滿足的，勝利的鬆開他的手。

王小全不記得那是那一天，可是世界上總之是有那麼一天，那使他永不能忘的一天。

一個比他大不許多的孩子，笑嘻嘻的走到他的面前，刀鋒險，斜稜眼，眼睛里活動着奸滑的笑容，常常喜歡伸手，探着耳朵，手背像鐵葉一般黑。這孩子像多年的熟友似的拉着他的手，親切的問道：

「你在這邊幹什麼事？」

王小全搜尋着自己的記憶，在他所熟悉的孩子里，找不出這樣的一個。他大概認錯了人。

「我不認識你呀。他不安的回答。

「我也不認識你，」那一個說，「不過，我認識你的窮苦。」斜稜眼的漂了一眼。

說這話是什麼意思？王小全不大明白。

「你！你！」他虛心的追問着，「你這是什麼道理？」

「因為我可憐你，咱們應該做朋友，咱們都是一樣的。」三角臉似的斜仰着觀望。

該是發自人類的同情罷，這些天以來，他每日流落在街頭，向人們伸手乞求，向人家央求着千言萬語，但都是碰到了冷酷的拒絕，能有一個孩子跟他這樣攀談，可憐到他，他不自主的感動得流出來眼淚。

「朋友，你餓了許多天了吧？」那一個孩子繼續說，「走，跟我來，咱們想個好辦法，人窮可不能等着挨餓。」

他順從的跟着走了，雖然不知道要走到什麼地方，甚而這個孩子能給他想到了什麼辦法，單說他說出來的話，親熱的樣子，就夠吸引着他，樂於跟他親近了。他用不到思索，用不到考慮，那全是不必要的，眼前的急務，應該是趕緊抓牢他，跟緊他，從他的身上求到好辦法。……

王小全走不到幾步路，他忽然想到了應該懷疑到這位新朋友的事情；這樣一個全然陌生的朋友，連他姓什麼作什麼的都沒有問明，就跟他走，那不是確乎有點冒昧麼。

不，他一點也不必過慮，反正他會給他個辦法的。

那一個把他領到城牆根，掏出一張新鮮的鈔票，在他的面前晃。鐵葉般的黑手攬着耳朵。

「這東西，好不好？」

怎麼不好呢，這正是他急切需要的東西，若是多有那麼幾張，他就解決了他的困難。他不好意思的抿着嘴笑，斜着一對大眼睛溜着。

「給你。」

豪爽的塞到他的手里。這樣大方的舉動，深深的感動了他，他萬萬沒有料到，一個初次見面的朋友，會不吝嗇的給他這樣意外的幫助。多少有錢的人，都不肯在他身上化費一分錢，而這個看樣子並不富裕的家伙，居然一送就送了他一塊錢。雖然是一塊聯合票，不是從前使用的法幣，但是一樣當錢化的。他千感謝萬感謝的說出許多好話，幾乎想給他磕上一頓響頭，酬謝着他的盛意。

藍的天，綠的樹，土灰色的城頭，……這一切都還依舊，不同的他在這城里得了一個新朋友！一個見義勇為的替他解決困難的朋友。

「怎麼樣？」那一個新朋友問。

「謝謝你。」他不好意思的低下頭，蒼白的臉上紅了一陣。

當無人幫助時，王小全希求別人的幫助，現在真有人幫助到他的身上，他反而羞慚的感到有些爲難

了，他的心中開始在不安定的跳動着。

「可以化幾天，吃幾碗稀飯。」

「很夠了。」不知所措的伸手摸弄着藍褂子上面的鈕扣。

「不，這是不夠的，」新朋友完全理解到他的處境，更進一步的靠近他的身旁，更貼的說：「這麼會夠用呢，還得想個久長的辦法。」

「怎麼敢想那一步，對付一天算一天。」

「若是有人給你那麼一個好辦法，你願意麼？」好薄的帶笑眼光，流傳着知己似的親熱。

「我死也不會忘記他的！」

「好，有你的種！」那一個翹起大拇指，誇賞着他，世故的拍着他的肩膀，「咱們就做個好同志。」

他告訴王小全一種計劃，指示他一些辦法，且說明出工作後應得的酬勞，徵詢着他的意見。他說得

親親熱熱，就像是他的親哥哥。又像在謀商一件祕密，低低的聲音彷彿怕別人聽去似的。

「好啊！」王小全樂得跳動起來，「聽你的！」

若是從從了這新朋友的主意，他就可以好起來。可是，在滿意的欣喜中，讓他想到了另一方面必須

注意的事情，萬萬不能忽略到這一點。他反問道：

「可是給誰做事情？朋友，我可以問問麼？」

他是應該問個明白的，因為這不是一件小事。照這新朋友的說法，他的工作是在某些地方，探聽有多少中國駐軍，帶兵官是什麼人，防線有幾道，回來報告給他，就可以領到他應得的錢。誰能保準不是給日本人幹的！給鬼子做事，他可不幹，他的爸爸怎樣死的，媽媽怎樣丟的，他全不能忘記。他不能替那些仇人跑腿。他還知道，一給鬼子幹了事情，人家就會罵他作漢奸，那是國法不容的。

「總不是給鬼子幹事就得了。」那一個思索一刻，不耐煩的作答。

「那好極了，我幹！」他說出來硬硬氣氣的答話。用自己的力量賺自己的錢，這是值得驕傲的。

「你朝我要錢好了！」

新朋友送他一方紅布，像是從垃圾堆里拾得的東西，一點不新鮮。

「這塊布，千萬別丟掉，用這塊布做符籙，你來找我，我好給你錢，丟掉紅布就等於丟掉了你的飯碗。」

王小全有一天出現在張店鎮南邊的××村，隨身帶着一只飯筒，和一枝柳條棍。

「修修好，老總，一天多沒有吃到飯了。」

他揀着一縷衣服的兵士旁邊坐下了，當兵的太陽穴上有塊槍傷的斑疤，裸露的腿，土一樣的顏色。

「求求你，老總。」

當兵的爽快的掏出一個分錢，放到他的手掌里。一面關切的睜着圓溜溜的眼睛問：

「你這麼小就要錢，不是個辦法，怎麼弄成這樣子的？」

「還不是因為鬼子一來，都弄壞了！」他撻了撻鼻涕，據實回答。

當兵的受到了感動，陪着他罵了一頓鬼子，爸媽祖宗的罵了好幾聲，才像消了氣，平心的安慰着他，伸出粗大的手掌，摸撫着他的蒼白的小臉蛋。

「不要緊，等我們把鬼子打走了之後就好了，我們正是來打他們混障的東西的！」

「你們是打鬼子的？真好啊，」他興奮的誘引起他工作上有關的問題，「這邊有多少隊伍？」

「一營人。」當兵的移了移土色的腮，回答着。

「師長是那一個？」

「XXX呀，提起比人，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當兵的樣子很興奮。

「一共拉出幾條防線？」

繼續追問着，王小全跟着想起來，他的新朋友要他探訪的東西，一定是報告上級和中國司令部，司令部的人就可以知道軍隊駐紮的真實情形。作這事，是應該的。

「兩三道呢。」兵士的眼睛釘着針尖，嘴里在思索的 answering。

王小全覺得他幹這事情實在容易，早有這樣賺錢的地方，早不會挨那麼幾天餓！中國司令部爲什麼不直接調查部隊情況，一定要假手別人？軍隊上的事情可有些怪。

他又湊到一個老頭子的身旁，老頭子斜倚着牆角曬太陽。迷着一隻眼睛像是半睡的樣子。

「可憐可憐我罷，老伯伯。」他要求着。

他要到了一碗剩麵湯，老頭子可憐他的叫他的歇歇腳，盤問着他的身世，他隨便的回答幾句，又引到他要探訪的題目上。

「老伯伯，」他低聲問道，「仗要打到什麼時候爲止啊？」

「管他什麼時候，打到那一時，算那一時。」老頭子回答着，把那隻眼睛也睜開了。

「我是說，不打仗，人就可以過着太平的日子。」

「怨鬼子不該來與兵爭戰呀……」

「這些駐節的軍隊都是打日本鬼子的麼？」他攔住話頭加了一句。

「是呀，他們有一營多人呢。」

「師長姓什麼？」

「×××——可夠有聲名的，鬼子一聽他來就吓破了膽。」老頭子輕懈的臉上閃動着興奮的光芒。

「那一定是防線拉得結實，拉了幾道防線？」

「兩三道總有。」

他滿意了，他的工作完成了，回到城里，他可以憑着他的紅布，和探來的消息，獲得他的報償。他

裏走了，可是那一個縫衣的兵士把他拉住了，他那塊紅布，接着就從他的身上，被別個當兵的搜了出

來。

軍法處的處長在審問王小全，他不瞭然的回答着。

「你姓什麼？」處員開始問。輝煌的軍裝，托出一具善笑的鬍臉，兩隻手莊嚴的插在馬褸袋子里。
「姓王。」他態度自然的回答，沒有犯法用不到恐懼。

「什麼名字？」

「王小全。」

「那里人？」

「安邑。」

「幾歲？」

「十二歲。」

「誰派你到這邊來探聽消息的？」處員轉換了話頭。

「一個比我大不多的孩子，他說明探一回給我兩角錢。」

「你知道你是給誰探聽的麼？」右手飛出馬褸口袋，輕輕的搖擺着。

「給誰探聽倒沒有說明，反正不是給鬼子幹事就得了，我跟鬼子火頭頂大。」

「可是你是確確實實給鬼子幹的！」善笑的臉沉下來了。

「我不給他們幹，我恨死了他們！」

「那是你受了欺騙。」

「反正我不給日本人做事情！我爸爸給鬼子害死了，媽媽叫修麻子搶去了，我恨死了鬼子兵！這塊紅布，就是我領錢的暗號，叫我幹這事的人說不是替鬼子幹的，這些都是一清二白的真事，有什麼說什麼，沒有一句假話。說假話幹嗎，這也不比是犯國法，當漢奸。」王小全理真氣壯的說，大模大樣的毫不慌張。

處員看看他的同僚，大家夥交換着共同會意的暗笑。他開始向王小全解說着，說他受了別人的欺騙，一點都不錯，那塊紅布，正是給鬼子探聽消息的符號，給中國軍隊辦事情是不用這樣的東西的。他不厭絮煩的解說好半天，講出來的道理條條有理。

「你化的是聯合票麼？」處員轉過方向問。

「就是呀。」

「只有給日本鬼子幹事才發聯合票。」處員加重了語氣說。

王小全漸漸感覺到，他那新朋友待他的善意，和交給他的工作，是有些疑問了。

「你說你不犯國法，不是漢奸，」處長陰險着說，指點着他的臉，一本正經的下着結論，「可是你做的事情，一點不含混，是實實在在犯了國犯，不折不扣的漢奸！」

「我沒有錯！」他驚恐不安的分辯着，「錯也是那個孩子騙了我，他說不是給鬼子幹事麼！說我是漢奸，我死也不承認，我罵的就是漢奸！我不給鬼子做事情，那一點犯國法？我太冤枉，我沒有錯！」他急得紅漲着臉，熱淚，一滴一滴擠出了他的眼珠。

「那你們把我收下罷，你們真是打鬼子的麼？我給你們探聽鬼子的消息好不好？老總，我決不給鬼子作事情，我恨死他們，我要給爸媽報仇呢。」他忽然抱住了處員的身子，誠懇的迫切的要求着，當他看見那處員不費力的點了點頭時，便歡喜的停住了哭泣，兩隻充滿了淚水的大眼睛蠕蠕着，逐漸的從那里面閃動出愉快的光亮。

張老太太

「大媳婦，你再出門去看一看，這回總該差不多了吧。」一種屬於老太婆所特有的衰弱的低沉的語音，從里屋傳了出來，緊接着，張老太太移動着兩隻臃腫似的小腳，走到外屋，迷惘的瞥了窗外一眼，在暗曠的搖着頭，她不安心的說，「真叫人放不下心，若在往日，這個時候早該回來了，莫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的變故？」

五十五歲的老太太，老得光了頭，在光滑的頭頂上，戴着一頂黑布縫成的頭盔，蛛網似的橫豎錯雜着的皺紋，盤踞在他那時常縮攏着的乾枯的面皮上，那里沉寂的震動着兩隻暗淡的瞳子，像無力的在蛛網上揮扎着的蒼蠅一樣。乾癟的兩頰，包纏着脫齒的紅牙床，隨着那張尖小的下巴在震動，耳朵鬆懈得下垂着，那上面掛着耀眼的金鉗子，藍布衣服，雖然破舊得上了補綻，却是十分的乾淨。她說完話，依着炕邊坐下了。

那個被稱爲大媳婦的，是她的兒子媳婦，約有二十九歲，身體孱弱，面色蒼老，像一個上了四十歲的婦人。她一連生過好幾個孩子的，順秩的他們又都死去了，生產的磨難和憂思的牽掛，因而像纏身的病魔似的耗損了她的健康。現在她只剩下身前一一個四歲的兒子他鍾愛着他勝似她自己。她有一副不甚高大的身材，生着一副鄉下人常常稱道的好面孔，圓溜溜的眼睛飄浮着微笑，修正的鼻子，下面是白亮的

牙齒，

老婆婆叫她兒子媳婦到門外去看看，是去迎接她的兒子，媳婦的丈夫的，他，一個結結實實的莊稼人，起清早到縣城裏去採買東西，好帶回家裏用，按照他往常進城的慣例，早該回到家裏連晚飯都吃過了，但今天，西半天的太陽眼看要落到那重鎮的山峯後去了，天就要黑，却還不見他的踪影，七月天，天短多了，若是過一刻再不回來，恐怕就要攤了黑。

飯桌上，碗筷早都擺得好好的，只等待遠行的人的到來，從飯盆里，喘息似的飄散出一縷縷的熱氣，這盆大米飯是媳婦依着老婆婆的吩咐作出來的，她知道兒子喜歡吃米飯，爲了迎合兒子的口味，爲了慰藉兒子的途勞，她作出他喜歡吃的食物，滿足他的胃口，使他休息好疲憊了的兩條腿。老太太關心她的兒子，是有着她的道理的，事情清清楚楚擺在她的面前：五十五了，她是十分的蒼老了，而她只有這個唯一的兒子，養她老的是這個兒子，送她終的也是這個兒子，她化費了她的一生，經過了困苦的折磨，吟味着酸辛的汁味，寄託着唯一的希望和幸福，把她這個兒子扶養成成人。他是她的財產，他是她的生命！他今年二十九歲了，追溯上二十八年，他一歲，她二十七歲的時候，她的丈夫在病的魔手下喪失了她的生命，丈夫死了，拋下了年青的妻子，孤魂理在黃土堆中，她却得在人世上繼續着活。她小心翼翼地

的，吃辛耐苦的照看着這條小小的生命，他就是她的一生。一天天的日子過去了，他長大了，她老了。兒子既然成爲她的生命，她自然要引發起對他的應有的關心。她早就坐臥不安的跑出大門探望了幾次，瞪起沉暗的眼睛，向着兒子回來必經的道路注視着，每次她都懷着希望的狂熱的心，而結果是失望的回到屋子裏。想作點別樣事情吧，跳蚤鑽身的不能靜下心神，到後就試思着抽起早煙來，消解這無聊的盼待和焦慮的不安。她因此打發她的兒子媳婦到門外去探看。

「走，小四，跟媽迎爹去。」媳婦拉着兒子的手走了。

老太太眼望着媳婦走出門，小孩子跳鑽鑽的跑着，她不自主的勾引起不可告人的歡喜。這個孩子若是也和她的孩子一路天亡了，身前沒有人鬧鬧跳跳的，那才叫一個年老的老太婆，意外的感到冷清的。老太太是篤信神佛的，她用這真心禱告着神佛，保佑闔家的安全，神佛一定幫助虔誠的信徒的。

打發走兒子媳婦，老太太依然不能安心，她慢慢的移動着尖小的腫腫似的脚，倚在房門口在望着。天眼看着晚下來了，火紅的花朵般的落霞，把全村燒得失火似的通亮，那些熟透了的掛在樹上的柿子，比起來都有些遜色。在山崗上，在樹梢上，在房頂上，悄悄的遮着人們之眼目像被發覺了似的，爬上了一重薄黑的暗淡的陰影，遙遠的山巔閃現着灰黯迷糊的煙霧，從那後面的天空上，透出來幾顆稀疎

的不明亮的星子。在割倒的莊稼田里，在落日的餘暉中，流瀲着腐蝕的衰草的氣息，順着秋涼的晚風飄來飄去，再過幾天就將是舊曆的中秋佳節了。

這時候，廟堂上的和尚，敲出來幽然的清冷的晚鐘，煙一般在空氣中繚繞着。……

地方叫曲村，正像它的名字，歪歪曲曲的零落的住着幾十家人家，不知道這村子有多少年的歷史，人們默獸的一代一代的在這里生長起來。廂房的堂屋門，呀的一聲被推開了，小胖子那個孩子穿直的套出來，這一個被張老太太所喜愛着的淘氣的孩子，有一對水汪汪的圓眼睛，紅臉蛋和薄薄的嘴唇，他原意是跑到大門外抱柴燒的，但當他一看見張老太太時，便像磁石邊的鋼針似的，慢慢的被吸引過去，他在張老太太的前面跳動着，裝扮出歡喜的假笑，在悄聲的說話了：

「大奶奶，你家里的柿子……」

「你自己到筐里去拿罷，」張老太太明白到孩子向她要求的意思，止不住迸發出一個老人對於年幼的孩子所願望的猜測出來的暗笑，跟平常一樣，她大大方方的爽快的答應他了。說句發自內心的公平話，她喜愛這個孩子，勝過於喜愛他的孫子，她覺得這胖孩子乖一些。不過這孩子可夠苦的了，家是原住在東三省的，聽說後來發生了事變，日本鬼子佔領了他們的家鄉，他降生不到半年，事變的第二年，爸

爸就犯罪似的叫鬼子抓進監獄里去，後來是不明不白的沒有下落，媽媽日夜的憂愁着，絞盡了她的心機，耗盡了她的精力，到後在病的魔掌下，慘痛的閉上了她淚水洗乾了的眼睛，拋下了她親生的孩子，嚥下了那口永不得在人世上申訴着的氣。這孩子是在他和善的姑姑的手中長大來的，跟隨着爺爺和奶奶，在一個嚴寒的冬夜，踏着漫長的雪野，輾轉的逃到關內，他們逃到山西，住到她的院子里。

「小胖子！」那個姑姑跟出來，一個二十多歲，美麗，端莊，態度和藹，剪髮的姑娘，她原在等候孩子去拖柴用的，當她聽到了張老太太答覆孩子的說話之後，便奔出來阻止着說，「可不準你去打攪大奶奶！」話說得太晚了，孩子已經從筐裏拿到他所要求着的東西，高興閉不上咀的笑着。

「說的那里話呀，」張老太太走了兩步，搭上話。「什麼好東西值得客氣麼。孩子吃點也是吃得着的。」

在這個完美的姑娘的身上，張老太太夢似的有過一種妄然的奢想，希望認她這樣一個乾女，她沒有女兒，那應該說是老太太的一件缺憾，因為女兒的愛，對於作母親的說，是與兒子大不相同的。女兒對於母親，比起兒子來，那中間確然的存在着一種言喻不出的最大的親切。奢想到底是奢想，下到地里的種子似的，深深的埋在她的中心，再沒有等待那實現的機會。

「謝謝大奶奶，真是太打攪大奶奶的。」姑姑親摯的撫摸着孩子的胖臉蛋，對着那幾個紅柿子，露着愛戴的微笑。「說，胖子，謝謝大奶奶。」小胖子並未顧從姑姑的吩咐說話，連柴也不抱的溜進屋子去了。

從大門口走進來兒子媳婦和孫子，當她走到婆婆的面前時，低聲的報告着：

「奶奶，望不見人影呢。」

「怎麼，張大哥還沒有回來？」姑娘挺直了胸脯，插進來問。

「就是啊，我迎了好幾回，也沒有迎到，若在往日他是早就該回來的了。」張老太太回答着，在蛛網般的數紋里，躲藏着過分的焦慮和不安。

姑娘望望房頂，幫同着焦慮的說：

「天眼看就黑了，晚一會道不好走嚮。」

「真叫人着急……」大媳婦頓了頓腳。不安的懸念，迫使着她焦急的說不下去了。

「也用不到急，張大哥一定會趕回來的，說不定是路有什麼事情把他就誤了，他是一個仔細人，沒有錯。」姑娘開導的解說着，她希望着她的話，消除了她們婆媳間心理上的慌然的不安。

「我也這樣想呢，」張老太太順口的似乎有把握的說，朝着大門慢慢的邁着步子。她還沒有走上幾步，就在驚喜的叫了起來：

「泰興，你可叫人惦念死了，你怎麼這樣晚才回來！唉！我的心這半天就直麼麼在跳！」

迎着她，這個被婆媳兩個盼待着的男主人，牽着一匹青黑色的小叫驢，驢身上駝着馱子，慢慢的走進院心，還不等他回答老太太的話語時，像在和院心的人們敘談一天不見的離情似的，叫驢子彎直了長長的脖子，盡興的叫了一陣。大媳婦忙着跑回屋里去，預備開飯，四歲的孩子，口不停聲的喊着爹。當驢子叫完之後，張老太太堆着滿臉的歡笑，親切的說：

「回來這樣晚，真叫人放不下心，遇到了什麼事情不成？」

「可別提了，今天，差一點就攤黑了。」說着話，人一面走進屋子里，沉重的身子一動不動的坐在飯桌旁，樣子表現出十足的疲憊，就像他作了一天沉重的活計。

這個二十九歲的莊稼漢子，個子高得每逢穿別家的房門時，差不多是先要提防的低下頭，大手，腳也是大的，騎在小叫驢上，誰都會替那小牲口担心壓塌牠的背脊骨，油黑的臉上，跳動着健康的顏色，鼻子硬得像一塊彫鑿的石頭。黑黃黃的連鬚鬍，硬硬得松針一樣，眼睛太小了，恰有如一面不被人們

注意的牆壁上，玩笑似的劃出來的兩條泥線，顯出其中因之缺欠一種光澤。他念過好幾年的私塾，那完全是當媽媽的意思，據說是讀書之人可以發續，媽媽自然都願意自然的兒子光耀門楣的。但他辜負了母親對他的好心和希望，他對於那些印在書本上的四四方方的黑字，完全感受不到趣味，在他是每一拿起書本，比吃非椒還厲害的辣得他難以忍受。他終於勇敢的拋開了書本，離開嗚嗚的學房，鑽到新鮮空曠的田地上。

「差一點就攤黑了；」張老太太接下去說，「你倒是遇到了什麼事情。」

「大路上過兵呢，」兒子伸出寬大的手掌，擦着前額上悄悄透出來的涼汗。「真多啊，簡直數不清，你想穿過橫道，真比登天還要難，兵足足過了兩個鐘頭。」

「幹什麼過了這麼多的兵？」大媳婦問着。

「忘記告訴你們，是日本鬼打過來了，這些兵是開上前線打日本鬼的。縣里有好多的人往外逃，聽說鬼子兵打進娘子關了。」張泰興補充着的解釋着，樣子有些不安。

「娘子關在什麼地方？」老太太追問着。

「太原的東邊，就是山西地界啊。」誰也沒有注意到，廂房的姑娘，人不知的站到門口邊來好半天

了，從她的答語中看來，她一定在諦聽了很久。「怎麼，已經攻進了娘子關？那可糟了，若是佔了太原，一下子就可以來到安邑縣。不太，要想法活動一步。」她不需再多停留了，帶着這意外的消息走回去了。

「這可怎麼好，」張老太太慌然的愈發不安，「日本鬼子可不是人啊，凶着呢。」她從廂房姑娘的口中，像故事似的聽到了好多關於日本鬼子在關外所作的壞事，她鬥又正是因為受了日本鬼的禍害才搬出來躲着的。現在日本鬼既然又攻入山西，那就要帶來殘酷的災害的，義外的消息啊，大米飯怎麼也沒有飯味了。她的心中伏上來不能解脫的煩燥，她彷彿看見了危機一步步的逼近，當她的孫子吵着叫着管他的爹要城里買回的點心時，她竟然不耐煩的，一反平常的大聲吆喝起來：

「住聲！吃飯的時候，不準吃點心！小東西，要這個要那個，鬼子一來，什麼都完了。」

媳婦望着婆婆異乎尋常的焦燥，想勸解一句，不知從何處說起，兒子也被這同一時狀態，攪擾得懶於吃飯了，他親眼看見城里人忙亂奔逃的情形，他親眼看見大街小巷亂成了一團，車站上擠得人山人海，像趕會似的，軍隊急急往前開拔，可以推想前方的戰事一定很緊張的。

睡覺的時候，張老太太躺在炕上閉不上眼睛，睡前小胖子的爺爺，那個在天主堂小學堂當校長的同

學之後，也說到娘子因失陷的消息，並且決定明天就把家人送到瀟關，過黃河那邊躲躲，她是愈發爲這漸感嚴重的事情擔亂得不能入睡。張老太太苦心苦業的在丈夫死後製買的田產，都在曲村，人躲到別處，田產還能搬家？她要用什麼方法才可以搬走這里的土地？她一口接一口的抽着烟；吐着唾沫。兒子也沒有睡，隔着黑間：

「媽，你怎麼還沒有睡？」

「誰知道，眼睛閉不上呢。」

第二天，當天還未亮的時候，張老太太就一個人跑出去了，一直在外面跑了三四天，也不跟家人說明她是幹什麼事的。第五天就是中秋節，她拿出幾個柿子供月，禱告天神把鬼子趕出去，家里連一斤肉也沒有稱。節過完了，她告訴她的兒子和媳婦說：

「我已經把地賣給郭大爺了，咱我上中條山去躲躲，不能不預防啊，小胖姑姑不是說山溝地方鬼子不常去麼。後天就搬家。」

一一

張老太太一家人搬到中條山里的牛家山來了。

當他們一家人憂鬱的過了中秋節，老太太把搬家上山的話更圓滿的解說着的時候，兒子是並未同意老人家的意見，因為在他頑固淺陋的世俗的眼光中看來，賣了田產是屬於不吉利的先兆，破產容易得像走下坡路，製產難得像上山，以後什麼時候把田產買回來，那是很成問題的。兒子媳婦也不同意賣地搬家的辦法，因為她的娘家住距離曲村只有三里地的遠近，途程既然不遙遠，平日往來起來是十分便當的，若是搬到遠遠的山溝里去，恐怕就減少了她回娘家會見親人的機會。一個完全陌生甚而連東兩西北部摸不清的地方，連個熟識的人也沒有，這樣的日子過起來是非常不愉快的。夫婦兩個的意見，不願破產上山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但是誰也沒有開過口，聲述一點理由，因為老太太是他們的當家人當家人的意見，別人是不能輕易反對着的，同時，家里製買的田產，全部是老太太操持家務從剩餘中刻苦省下來，她經營着，她化費着精力，別人更沒有理由反對她的破產計劃。張泰興是一個在母親面前樂盡孝道的人，他不能作出違背老人家的要求，他安撫着老婆，不必反對，要無條件的順從。一方面，想起來小胖姑姑說起來的日本鬼的殘暴凶惡，也確乎叫人有些心驚胆懼，萬一有一天日本鬼當真佔了曲村，人們不是同樣的也要害的麼！但是老婆終於消不了氣，她可以藉故打哭了孩子，照着橫臥的狗踢

上兩脚，端在手中好模好樣的瓦盆也可以脫手打碎了。

張秦興陷落在矛盾的鬥爭中，老婆的意見是他的意見，母親的辦法不敢反對，像斷了線的風箏，上不上下不下的飛在空中，感到了難以言喻的迷亂的不安，在經過幾度的思量之後，他終於找到了折衷辦法似的說出來他的意見，他請老太太稍稍候一候，看看風勢再作定奪，他還為此舉出正當的理由：

「聽說日本鬼不敢欺負外國人，有些人預備好，鬼子一來就躲到天主堂里去，他們是信天主的，爲了少搬家，少麻煩，咱們信信天主，將來無事更好，有事躲一躲不也成麼。」

「那可不成。」張老太太駁斥着說，「你總不能躲到天主堂里總不出來的，一出來還不是一樣遇到日本鬼。再說，日本鬼怕不怕以外國人，這還說不一定，就算是怕外國人，咱們也不犯就信了天主，我不信天主，我信上帝！」

「既然這樣，那就只有上山了。」張秦興不愉快的說。家是在這麼不應當不全同意的情形中搬上牛家山的。

張老太太就是有一股幹事的精神，一切事情，不憚絮煩不懼勞累的她都要自己操持。她放不下心呢，兒子和媳婦彷彿還是青年的不懂事的孩子，什麼事情也作不好似的。現在，她領着家人和僱工，在新

置買的地皮上打着窰洞。

牛家山這里有一個傳說：某一個朝代（誰也不知是什麼朝代），正趕上也有外寇在侵略中國，外寇的兵力顯然是很雄厚的，中國的軍隊沒有抵禦住，就從山北敗上山來，當敵兵追趕中國軍隊有一天追到牛家山的山麓時，忽然變換了天氣，迷天漫地的風，捲着沉重的沙塵，障住了敵兵的視線，他們無法發現中國軍隊的退却方向，他們能看到的，只是些隱隱約約的驍牛，氣勢洶洶的向山下敵軍衝撞着；於是敵人敗退了，當地的住民，因此免去了敵人入境的災害，他們感激這些驍牛，爲了想給牠們留些紀念，就把這一個高山叫了牛家山。

牛家山是有這樣英勇抗戰的故事的。

那已經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當張老太太到平陸縣去探親家，路過這個山下的時候，爲了聽過別人對於傳說的講述，被感動的引起來她內心中的偏愛，她長久的觀看着這個山的形勢，在默想中她已然作下了一個決定，決定她將來了之後，能有機會埋葬到這裏來。現在她打的窰洞，就是她從前所相看好的墓地。她和牛家山是有着這樣的一段前緣，因爲這種緣故，才提議搬家到這個山上的。

在牛家山的半山腰上，這里那里廣曠的鋪展着坦平的田地，藍天像海洋一樣，輕柔的攤罩在山尖上

丘，陵似的土原，像些拱衛山峯的衛士，重重的散落在四衛，紅的柿子，綠的菩提，褐色的沙溝，裸露在外面的石膏礦的白底子，黃的高梁，不甘寂寞的點綴着這清冷的秋季。這里只有二十幾家人家，他們是當地的老戶，他們成年到頭在山坡的田地上種地，在山坡的林子里砍柴，他們的脚步深鎖在山溝里，當有一天張老太太跟他們說起來日本鬼子打起仗，並且將要打到大原的時候，他們茫然不知的抓著頭，正如不知道傳說中的天門是朝着那邊開着的一樣。

「太原到安邑，一天多的火車就到了，安邑到咱們這里也沒有一百里呀。張老太太焦急的解說着，她覺得她雖然不知道娘子關，比起這些人，還算好多了。

「啊……啊……」人們仍是不厭解的不關心的應答着。

「日本鬼子殺人放火呀。」張老太太加重了一句，她想提起人們的注意。

「啊……啊……」

張老太太的塞洞打好了，且在洞外建築了三間草房，套好了一圈土院牆，一切工程完畢之後，她把空山的人家，都請到自己的家里來吃酒，聯絡聯絡。客人來了：老太太，老頭子，還有年青的孩子們，狗也悄悄的和過來，想認識這新屋的主了。熱熱鬧鬧的坐了三桌子客人。張老太太一點也不累，屋里屋

外照應着客人，她總是忙忙碌碌的。在席面上，她當着客人的面前，說出來他對於村人在建屋方面給她幫助的感謝，更進一步的，她希望大家夥都熱熱識識像一家人一樣。客人們稱道着她的能幹，確乎在他們僻塞的眼光中，沒有賞識過這樣一位罕有的老太太。他們誇贊她的有福有壽，都以為添加了這麼一家新鄰居，給全個牛家出了增光。孩子們吵着叫着，爲的爭吃一塊兩塊肉，大人們的臉上，喝酒喝得紅紅的像一盆盆的火。孔大先生——村子裡唯一的認得幾個字，過年寫春聯的人物，戴一副花鏡，光着頭頂，皺皺的臉像一隻乾癟的佛手，他大搖大擺的站直了身子，說這樣的把全山的人聚在一家吃酒，以他個人活在山上的經歷來說，這應該是第一次。他因此端起一杯酒，托到主人的面前，說明着，爲了感謝主人的盛意，他絕不合混的乾了那一杯。他覺着今天這日子有些不同，今天的酒吃得別有汁味。

「若不是因爲日本鬼打過來，我們怎麼會搬到這邊來呢，現在可好，大家夥多認識幾個熟人。」張老太太多喝了幾盅酒，今天的事情也使她興奮，她的話就說得多了。「都說日本鬼子凶惡，比野獸還厲害，兵是要把他們打走的，咱們婦道家，不在前邊打仗，總還是躲避躲避的好。」

「咱們可不怕見笑，連日本鬼什麼樣都還不認得呢。」泥水匠謝二禿子，搖晃着酒杯，鬚着細小的眼睛，笑嘻嘻的說。「日本鬼是不是也跟中國人一樣？是不是中國人？」

「日本鬼是日本人，怎麼會是中國人！」孔大先生斷然的說，他雖然也並未見過日本人，他却可以憑一點書本上的記憶，下出這樣的論斷的。

其實是連張老太太也算在內，說了一咀的日本人，她也是不能描繪出日本人的輪廓。

老太太們罵動着鬆懈的咀脣，七咀八舌的說：

「可不是，日本人是什麼樣呢？」

「日本人怎麼叫作日本人？」

「日本人住在什麼地方，爲什麼到咱們這邊來打仗？」

「日本人怎麼比野獸還凶？他們吃不吃飯住着？」

「日本人是強盜！」張老太太解說着，把小胖子一家所遭受的日本人的禍害，慘道者似的在講說着

，說得頭頭是道，文彷彿她是最知道日本鬼的一個。

這一天，張老太太叫過去她的兒子：

「泰興，你下山去，到老家那邊打聽打聽消息，鬼子離得有多遠，村子里是不是有別樣的變

動。」

夜 裏

雖然遷居到山上，張老太太是留戀她的家鄉的，一個年老的人，想念着家鄉，比得上想念他自己的兒女。家鄉的一塊土，一棵樹，都容易勾引起老人們的懸思。

「我也跟他回去，回去看看。」媳婦要求着，她打算伴同丈夫一同下山到娘家去探望一回。

「大媳婦，你別去，」張老太太不同意兒子媳婦的要求，「現在村子里情形怎麼樣還不知道，萬一你們回去了，鬼子真來了，可往那里發？等幾天再說罷。」

張老太太叮囑着她的兒子：

「要多多小心，提防遇上日本鬼子，晚上勤打聽一點，去了就快回來。」

媳婦的心里，不安耐奔流着羞憤的憤厭，人搬到這生疏的山溝子里，老死了怕都見不到一個親人。她但願鬼子不來，就可以體回老屯去居住，那時的日子過得就有汁味了。孩子在腰唧着媽媽，他吃一個柿子，當媽的憤勢的把錢匿在深心的怨氣轉贈給她的孩子，粗聲吆喝着：

「去了，我這里復有柿子！搬到山上來，比得趕在老家嗎？這邊那有咱們柿子樹！」

張老太太租了十畝地，她預備種麥子，麥子下來之後，就有饅饅吃了。這時正是深秋時分，天漸漸冷了起來，山溝子里，正午也許還熱得叫人流汗，晚上正可以冷得像冬天。夜晚上，當山風呼嘯的在翻

翠的空氣裏，野狼在狂妄的號叫着的時候，必然的她就煩亂的想念起可愛的曲村。曲村的夜是安靜的，曲村的夜風也不這麼凶，她生在曲村，應該在曲村過着生活，甚至是死在曲村的，然而現在這都變成爲不可能的夢想。她自己在思索着，這樣的把一家人冒冒然的搬上山來，是不是有些過於盲動？對不對呢？深夜睡不着覺，她想過了好幾回。兒子是不高興上山的，媳婦也並不同意，事情完全由她一個人作主，一下子就被搬上山來，兒子和媳婦因此跟她像走疏遠着了；但她是爲着誰才這樣作着呢？爲她自己麼？她再多也不會活過三十年，人一死，什麼都剩給別人，帶不去半點東西，縱或不幸日本鬼殺死她，她又有什麼留戀？這一切，還不是爲着兒子媳婦和孫子們的后日安全；完全是爲着顧及他們後日的安全，她才不管一切的硬作出主張來。她不理會他們對她的不諒解，反正是她作得並不錯，對得起她的良心；村子里不是還有好些人家在搬家麼，小胖子他們也過了黃河。她不是有充足的理由上山的麼。

當有一天張老太太聽說東邊二里地的山上有一座大郎廟，廟上的神爺且又十分靈驗的時候，她覺得像自己購買田產一樣，掬着一身說不出的愉快，趕緊買了些香紙，領着孫子到廟上去燒香。

大郎廟是一座並不十分宏壯的廟宇，在廟門外，破衣裳上面的補綻似的掛了一些大小不一的匾額。

「有求必應」，「佛法無邊」——金字的，紅字的還有墨字的。裱糊脫退了顏色，斑癩似的顯出一些裂

痕，殿房耆老得落了泥皮，蛛網下垂着條些虛懸的繩鎖，金色的佛像，褪了顏色，露出來的是一片塵灰。一進廟門，先要上些石階，亂雜着陳腐的渣滓，從門洞到大殿，路上壅滿了塵土和垃圾，廂房鑽出來和尙也是灰塵滿面的。張老太太領着孫子爬上台階，累得濕透了夾衫出了一身汗，人累了，然而她爲着一顆光明的希望的前途在誘引着，她似乎已經不感受到什麼叫疲乏了。她鼓足了勇氣，欣然的走進廟門。她緊拉着她的孫子，孫子也在喘着氣了。他低聲問着：

「奶奶，神仙爺打不打小孩。」

「瞎說！」張老太太阻止着說，「神仙是最喜歡小孩子的，神仙保佑咱們的太平。」

「要磕頭麼？」孩子又問了一句。

「見到神爺還有不磕頭的麼，奶奶都得磕頭的。」

「媽跟爹怎麼不來呢？」

「她們過幾天也要來的。」

張老太太上上香，跪倒在大殿前神爺的座前，孩子不瞭解的挨着她身旁跪下了。殿堂十分的陰暗，飄動着低沉的，霧濕的氣息，和尙在敲着鐘。這個廟，每年的四月天有一個月的廟會呢。

張老太太請求神爺保佑中國人的安全，請求神爺瘋死了那些日本鬼子，請求神爺不放日本鬼子來，中國兵快把日本鬼子趕走。當她誠心誠意的磕了頭之後，她感到身上鬆快得像透了一陣風，担在身上的無形的擔憂的担子，似乎一下子卸除下來了，她高興的面向着和尚道了聲謝。

「廟堂應該打掃乾淨的，」張老太太臨走的時候，「神爺們是喜歡乾淨的。實在沒有人手，下次我再來上香時，帶把掃帚我打掃。」和尚羞敵的紅了臉。張老太太報告着的又說了一句：

「以後初一十五我一定來的，老師傅。」

三

不聲不響的，悄悄的，日子過去一年了，在這一年當中，張老太太在半家山這新的地方種過了莊稼，收下了糧實，每逢農曆的初一或是十五，成了慣例的，她必定到大郎廟去燒香，就像神爺臨乎可以幫她實現她的願望。兒子是常常到山下打聽消息的，曲村終於不出張老太太的預料，陷落在敵人的手里，敵人燒了村中的房子，還糟蹋死張二嫂和袁六媳婦，躲在天主堂的人們，像牽羊似的叫鬼子拉出來，牟老三還讓鬼子割丟了一隻耳朵。

這一年的日子，和往年的日子絕然不同。

張老太太確鑿的得到了證明，證明出她搬家上山的計劃，一點也沒有錯。兒子不再說回屯的話，媳婦也不要回娘家，她的娘家早不知搬到什麼地方，連個下落都探聽不到。她時常的爲着發思娘家的親人，哭得滿臉眼淚，嘴里囁囁着自己命苦。張老太太勸解着她：

「大媳婦，哭什麼，哭也沒有用，現在總算好，咱們搬出來，要不然，大家夥都完了。」

過了舊歷年，隨着春天的到來，天漸漸轉暖，到處的麥子是一片青，臘梅花笑盈盈的開出來糜爛的花朵，乾枯子柿樹，反上來新鮮的顏色，黃巴巴的山坡，勻和的鋪平着綠草。

當正月十五日上元佳節那一天，張老太太照例的帶着香紙，到大郎廟燒香的時候，孔大先生來在她的面前，抬起花鏡鏡架，阻攔着說：

「老太太，廟上去不得了，那里面駐了兵。他們是不會叫你進去的。」

「你說啥？」張老太太急聲叫着。「廟上駐了兵？不叫老百姓進去燒香？」

「就是啊。」孔大先生擺了擺他那削瘦的手。

「是中國兵還是日本兵？」張老太太追問一句。

「中國兵啊，那里是什麼日本兵！」

「中國兵難道應該阻攔中國人上廟燒香？這可不行！我去！我倒要跟這些老總講講理，諒來像我這樣老婆子，他們不見得能把我怎麼樣。」

張老太太走到了大郎廟的門前，和從前不同了。她像是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從前堆積在大門外的塵垢，亂糟糟的發着惡臭的氣味，現在被打掃得精光，掃出一片曠場，曠場豎起一花旗杆，杆頭上飄搖着一幅紅底子藍方塊白角星的旗，嚴肅空氣，整潔的樣子，叫人看來真歡喜。這是要叫那個懶和尚羞愧的。一個面黃鱗瘦的當兵人，坐在曠場的邊角上，閉攏着眼睛曬太陽，看樣子像是長了什麼病，叫她心里覺着不大好受。不錯，是中國兵，曲村從前見過中國兵也是穿着這樣軍衣的。廟門兩旁，「有求必應」的匾額下，棍子似的直立着兩個崗兵，刺刀尖閃射着寒冷的光亮。他們攔住了張老太太的腳步，用外方的口音問：

「婆婆你找那一個？」

從前，在不大清楚的記憶里，彷彿聽說兵是凶得有些怕人的，老百姓無事，誰都遠遠的避開當兵人，現在他們問她的話却是那樣和氣，不期然的就壯大地和他們接近的膽量，她一點也不懼怕的回了

話：

「老總，我是到廟上來燒香的。」

張老太太作着大膽的準備；若是當兵的不叫她進廟燒香，她決定不客氣的跟他們理論。

「走罷，好好走啊。」當兵人關心的說着，讓開一條路，張老太太一直走進大門，頭腦中還在轉旋着崗兵和善的語言。

院子里就更清潔了，那些落葉，那些塵土，潮溼的泥坑，都沒有了，大殿的珠網滅跡了，到處收拾得乾乾淨淨，神爺的聖像開光似的彷彿也新鮮了。

「這些當兵人，他們倒很愛乾淨。」張老太太心中想着，一面上上禱的香。

大殿里面並未駐兵，廂房和廂後的窖洞倒是駐得滿滿的，她看看那些駐兵的屋子，整整齊齊的灰軍氈，鋪得有稜有角的，兵士們看着費，整着杠子。她碰完頭，坐下來休息着，這時候，一個高個子，黑得像鉄葉的大眼睛的當兵人，走到她的身旁。

「婆婆，你這樣信禱，將來一定有好處的。」

「唉！」張老太太嘆了一口氣，「什麼好處不好處的，那都是小事情，我就是盼望能把日本鬼子早

些趕走，把他們都轟死了才好呢。」

「婆婆，你也恨日本鬼？」那一個感到趣味的反問着。

「我怎麼不恨日本鬼，若不是因為鬧鬼子，我不是在家里住得好好的麼。」

「那麼你不是這里人？」那一個追問一句。

「我那是山里人，我是去年才搬上山來的，我的老家在安邑縣曲村，讓鬼子給強佔了。」

「那好啊，」當兵的興奮的叫道，「婆婆，我們正是打日本鬼子的，咱們可以算是一家人，將來打

走日本鬼，我送你老人家回家。」

張老太太樂得不自主的笑出聲來，

「啊，原來你們是打日本鬼子的，那可真好。」

這就引起來她關切的追問：

「那麼，什麼時候可以打走日本鬼？」

「這可沒有一定，我們是長期抗戰，長期抗戰時候長得很。」長期抗戰這句當，張老太太可不能跟柿子樹高粱田那樣熟習，她其實是不瞭然的，但這已經夠使她覺着滿意。

「婆婆，光是躲還不行，幫着軍隊幹事情，軍民合力抗戰，才可以打走日本鬼呀。」

張老太太在思索着這句話，漸漸的，她覺得有道理。比方你刺繡打鑿洞，單靠泥水匠，力量有限，若是多幾個人幫着幹，大牆和窖洞就可以早些完工。她暗暗的點頭，她應該幫同軍隊作點事情，可是她能幹些什麼？一個像她這樣的老太婆，還能幫官兵的打仗？……

張老太太一面思念着，一面走出了廟門，她要回家，把兵士所講的話，傳給山上的人們聽。當她一眼又看見那個面黃肌瘦的病兵時，她的脚步封牢得不能挪動了。一種母愛的本性，使她關懷起他的健康，同時，一個新的慾望，在一邊指示着她——照料病兵，不也就等於幫助軍隊抗戰麼！這也就是軍民合力的一種辦法。她衰老的心中，生出來火熱的健壯的力量，那力量給她決定了她的事情，她歡愉的在笑着了。她來到那個病兵的面前，伸出乾癟的手，摸撫着火熱的腦袋，她親熱的問道：

「「老總，你害的什麼病？不輕吧？」

「兵像是一點精力也沒有的樣子，睜開來沉重的眼珠，少氣無力的回答着：

「「感冒一點。」

「感冒？」張老太太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聽到了這樣生疏的病症的名目。「感冒是什麼病？人覺

着怎麼樣？」

「感冒就是不大舒服。」

「時令病吧？」張老太太說，「要好好治一治。」

「啊。」啊了一聲，無力的又閉上了眼皮。

張老太太不因爲他閉了眼睛，就止住她的話頭，她繼續問：

「你是那里的人？」關心他，就想從他身上多知道一點事情。

「陝西。」不耐煩的回答。

陝西是在西邊？可不知離開山西有多麼遠？她接着又問出來，他的名字叫孫長勝，二十三歲，家里有個五十六歲的老媽，老婆和孩子。若是他的老媽跟婆孩，知道了她們的家人病在中條山里，她們該怎樣焦急。他生病，是不是因爲睡得不夠吃得不好？張老太太決心把這個人領到她的家中去靜養。吃點藥，吃點好飲食，多睡點覺，說不定就可以好起來的。她能夠救好一個病兵，也就是幫助了軍隊。她是要幹點事情，還是躲着鬼子，不幫軍隊幹事，那是不對的。那將減少軍隊打仗的力量。再說這些兵遠遠的從陝西開過來，原是爲着打日本鬼的，怎麼能夠叫他們朝着鬼子放一槍的機會都沒有，就病得一點不中

用呢。張老夫太像久雨天晴似的，開朗得有如被灼熱的陽光包圍着了，感覺着無尚的愉快。她只有這樣作，才對得起神爺，對得起自己。信神是她的本分，看護病兵將是她的責任。

「老總，我想把你領到我的家里靜養幾天，你看好不好？」她終於笑着開口了。她想她這樣樂於把好施給別人，別人一定會感到激着他接受她的要求的。

病兵搖搖頭，沒有出聲。

「你不去？」張老太太覺着有些怪。「別客套，我相信這是對你有好處的。」

「我知道，」半睜着眼睛說，「可是我不能去。」

「這是什麼原故？」張老太太不解的追問着。

「要連長答應啊」

「連長答應？連長住在那里？」張老太太急沖沖的問。

「廟里。」

張老太太不在多問了，她要求崗兵領她去見連長，她把她要作的事情急急的說了一遍。

連長是一個中等身材，面色栗黑，左眼角掛着疤痕，歪歪着咀的軍官，他謙虛的接待着他的客人，

問她訪問的目的。

「我打算把門口那個有病的老總，接回家里去養養病，病得不輕，他說是感冒，我說是時令，人不能這樣就糟塌的，留着一條命要打日本鬼呢。連長，你答應我把他領回去，病好就放他回來。再說，打日本是要大家夥同心合力的，我不能抗槍上陣，看看病兵不是也很好麼。」

連長托着歪下巴，微微的笑着，當他把這個罕有的老人逐一的盤問了一遍，且從和尙的口中，探到了她的信仰習性和家世之後，他慷慨的答應了她的請求。

一年多未曾有過的興奮，充實的填滿了張老太太空虛不安的胸膛！多麼叫人高興哪！她領着病兵離開廟覺着不一會就走到家里，路程像比平日縮短了一半。

「秦興，」一進家里的大門，張老太太就在嚷着說，「把你的衣服拿出來一件，給這個老總換上，大媳婦去作一點大米飯，弄點好菜，有病的老總需要吃點好東西的。這個老總我留他在咱們家里住幾天，好好養養病。」

張老太太現在担負起她的新任務，看護着病兵。她把孫長勝看待比自己的兒子還要親熱。給他作好的東西吃，沖糖水喝，送他紅棗和核桃，一邊看着他吃喝，一邊無頭無尾的問長道短。她漸漸的在嫌

惡兒子和媳婦的不中用，漸漸的感到他們不能按照她所想像的作着事情。常常的背着病兵，她把兒子和媳婦叫出去，不留情面的申斥着，一面解說看護病兵就等於替國家打仗，打仗打贏了，趕走日本鬼，才能回老家，要不然就得一輩子老死在山上那一套話。現在她甚而和她最喜愛的孫子都有些疏遠，每當孩子向她討求着紅棗或核桃的時候，她總是不高興的回答着說：

「你不能老要這些東西吃，應該留着給那些有病的老總吃才對呀。」

當有一天她發現到孩子偷偷伸手到櫃子裏去抓紅糖的時候，她一反尋常的生了火氣，上去就打了孩子一把掌，一面凶狠狠的說：

「快走！再看着你來偷東西，我打死你！」

孩子哭哭啼啼投到媽媽的懷里去述苦，媽媽的臉色氣得青青的，孩子的爹不同意的搖着頭。他們曾經窩着孔大先生發洩着胸中的不快，孔大先生大模大樣的說：

「要說麼，還是你們家裡的事情，沒有我插咀的地方，可是我覺得老太太作事也作得過火；當兵的吃的官家糧，只有官家管，咱們當百姓的何必自討麻煩，替他看護傷兵，兵多了，病的也多了。你都能領到家里來麼？不大合適。」

張泰興搖上咀，他說：

「就是這麼說啊，病的兵多着咧。真沒有辦法，她是老人家，不能不由她去作，有一天她幹得厭煩自己撒手就好了。」

「那都沒有關係，真不該的奶奶連孫子都不喜歡了，她能活幾年，將來歸天的一日，還不要孫子給打盤頭槓！」媳婦加進來，呼呼的吁着氣。

日子又過去了半個多月，孫長勝的感冒病養好了，臉色有紅有白的，張老太太決計實踐她在連長面前的諾言，把他送回連部。她十分高興，因為她到底看好了這個病兵，幫助軍隊作了事情，她有點安心，臨去的時候，那個兵在誠懇的說：

「婆婆，你是我救命的恩人，我拜你作乾媽。」

「不，不，這可不行。」張老太太急力阻止着，但是到後來，一面因為情不可却，一面出於內心的歡愉的默許，她答應下來。她大聲的喊叫着：

「泰興！泰興！來認認你的乾兄弟！」

乾嫂子也來了，乾侄子也來了，他違命的給他這乾叔叔行了禮。乾叔叔摸出一塊錢，放在孩子的手

心星：

「這就是咱們的見面禮，乾姪子，到廟上來玩啊。」

送回去孫長勝之後，張老太太才知道，廟上的病興還多着呢。

「連長，」她跟那歪咀巴的連長要求着，「我還想再接回家里幾個弟兄，你看好不好？」

「好啊，連長道謝之後，叫着說，「不過太麻煩你老人家。說句實在話，中國老百姓若是人人像你這樣善於愛國心，幫助軍隊作事情，不愁打不走鬼子的。」

張老太太歡歡喜喜的走回家中，帶領着兒子和另外幾個山上的小夥子，抗着担架，把連上病得頂重的三個病兵抬回去。

「死都快死了，你還往家里抬。」兒子不同意母親的作爲，心中忿忿的說。

張老太太累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屋里屋外跑着，她把三個病兵都安排好鋪位。這時的天氣，還不怎麼暖和，當夜深天寒的時候，張老太太悄悄走到病兵的鋪邊，把自己的褲子和被子，壓蓋到他們的身上，她自己蓋着身穿的棉襖縮成一團的就睡了。

她並不感到冷，她反而覺得只有這樣作了之後才安心的。

四

成武強——這個病兵，他也是陝西人。在張老太太家里住了七八天，他的身體已經像他的名字一樣，勇武的強健起來，矮個子，生着一副和驍忠誠而又異常沉靜和果決的面孔。

春末夏初的夜里，全個牛家山罩籠得洞黑一片，桃花的芬香，在悄悄的噴吐着，穿着低的草原和高崗，黑沉的夜空，雲動着幾顆小星，廟上的兵士們唱過晚歌，山上的人們先後睡了覺。

「老婆婆，這回病能好，直得謝謝你老人家。」成武強感激的說，兩隻灼亮的眸子，凝注在老太太皺攏的蒼老的面皮上。他要跟老太太說點話，他不想即刻睡覺。

「這是說的那里話——」張老太太在謙虛着，「這正是我們當百姓的的本分。」張老太太如今從來的兵士們的口中，學會了說出「本分」這兩個字了。「服務團的女老總，人家都能替國家幹事情，難道像我這樣土埋到脖頭的老婆子還應當袖手不成。」

兩天以前，張老太太的家里來了兩名女兵，整整齊齊的活像真兵一樣，若不是她們說話聲音失了一些，她真想不到她們原是女老總。女老總是服務團的，她們和和氣氣叫她伯母，跟她講了些中國對日本

打仗的情形，她聽過之後，比從前進一步的稍稍明白了一點戰爭的性質。她知道了這些隊伍都是從陝西開過來的，陝西就在山西的西邊，兩下隔着一條黃河。

「話雖然這樣說，」成武強接着說，聳了聳窄小的肩膀，「牛家山有幾個張老太太？中條山又有幾個張老太太？」

「沒有什麼，」張老太太依然謙虛着，「只要能快些得日本鬼子打出去，那就都好了。」

「明天我預備回連，駐了這些日子，有吃有喝的，簡直像是過了年。可是我一定要回到連上去看看連長，好久不見，有點想他，當兵人是不慣於靜着的，尤其是現在，我們的事情忙得很，少一個人就少一個人的力量，誰也不能安閑偷懶的。」

「怎麼，你要走？」張老太太挽留着，「再住兩天罷，病剛剛才好不久。」

「不，等將來再有病的時候，再來打攪你老人家。」

「不行這樣說，」張老太太打斷了話頭，「人還有希望生病的！不有病！從今之後決不病！」

成武強爲這個老太太認真的開切，感動得趕忙承認他自己說錯了話，一面附加着說他回連之後，一有工夫，就過來玩。

「對，這才對呢。」她笑着說，「我們要常常走動啊。我的兒子就是膽子小，照你們天地相差，過幾天我也想叫他去當兵，這年頭，當兵人最受人歡迎，婦道人家都當女兵，男人家還能不幹！」

老太太討得很興奮，她拿出一把紅棗，擺在成武強的懷里：

「吃點棗罷，還有呢。這還是頭一回來這里養病的孫長勝，我那乾兒子送來的呢。」

「孫長勝我們是一班。打槍打的頂好。」

「那就更好了，將來叫他多打死幾個日本鬼。」

第二天天色剛亮的時候，張老太太就起來磨麵，抱着磨杆呼隆呼隆響着，預備磨好給病兵吃的，三個女兵起得挺早的，走進門來。

「老伯母，」那個細高個黑面龐的先開了口，「你起得這麼早，我幫你拉磨。」

「不，」張老太太笑着拒絕，「我一個人就行了，你們也起得很早呢。」

三個人風似的圍到磨前，奪去了磨杆，輕快的拉起來。

張老太太不安的又不能阻攔的升磨起來未曾有過的歡悅，這些個女兵，跟男兵差不了好多呢。她們有說有笑的，日子過的滿有趣味。當她頭一次看見她們的時候，她還覺着有些奇怪，好橫好樣的姑娘們

不在家待着，當什麼兵！後來聽病兵說到她們幹的事情，她才更爲欽敬她們。這些女兵，原來都是些念書的學生，家中有得是錢，待在家里吃一輩子也吃不完的；但她們不甘心享福，都來當女兵，她們給兵士們唱歌，給兵士們講書上課，她們是女先生，對於弟兄們又像親兄弟一樣。時代變了，軍隊里的事情也和從前大不相同。

張老太太留着客人，朝這三個女兵說：

「在家里吃飯罷，蒸饅饅。」

「不，我們營里也是饅饅。老伯母，你別客氣！病兵吃你就夠麻煩了。」胖胖的紅面孔黃眼珠的那一個，謙讓着說。

「那可不行，趕上了，總不能不吃。」

「不是這麼說，」另外那一個小眼睛白淨面孔的說，「老伯母，我們不回營吃飯，也一樣要攤伙食，何必便宜營裏呢。今天真不吃，喝點開水倒是可以的。」

「也好，」張老太太知道這些人不是講客氣的，就依從了她們，喊着大媳婦出來燒開水。

當兒子端進來一簞箕麥子時，張老太太抓住他的手。

「秦興，你過來，大家夥兒見面，這羣女老總真能幹，跟男老總一深吃辛受苦。」
張秦興靦靦的紅了臉，不知道回答什麼話才好，恭恭敬敬的在行着禮。

女老總們蜂湧似的圍上他，問他些話，他備促不安的回答着，身上一陣一陣的熱得使他難受。她們硬是不放開他，跟他直談，問他家鄉的情形，和個人生活的狀況，他據實回答着。那細高個的說：

「日本鬼子不是人，他們不單在曲村胡作非爲，到處都一樣，非把他們打出去不可！」

她們到病兵的屋子裏去探視，跟他們絮絮叨叨的談着話，就像他們是久別重逢的朋友。張老太太遠遠站着不敢近前，她怕她們有什麼祕密的話談，其實她們沒有一句避人的私話。她們笑嘻嘻的說着，笑嘻嘻的走着。

「老伯母，」她們問着她，「山上有多少婦道家？」

「是啊，」黃眼珠的接着說，「把她們都聯合起來，大家夥幫助軍隊作點事情。」

「這倒不錯。」張老太太心裏說，她頂希望村子裏多幾個人出頭來幹點事情。「多是不多的，」她回答着，「可是能夠幹點事情那是再好沒有的。」

「過兩天我們過來，大家夥商量一下。」

「好啊，好啊。」她連聲答應着，久旱之後盼待甘霖一般她希望事情能夠早日實現。

女兵們回去的時候，張老太太留戀不捨的一直送到山坡邊，她看着那三個人跟他招手，桃花一般飄搖著，心裏面歡喜得不願意回家了。若是她也有她們那般大腳，她再年青二十年，她一定跟她們一道進營盤作事情。她羨慕她們，她愛惜她們，日子到底是和從前不同了。

成武強走的時候，在張老太太的手中留了五塊錢。

「你這是作什麼，」張老太太不同意的反對着，「我怎麼會貪圖你的五塊錢。」

「不是這樣說，」成武強揉着兩隻粗大的手掌解釋着說，「這是我一點感謝你的意思，我們住在營房裏，倒是沒有化錢的地方啊，就算孝敬你老人家的。」

「那可不成，化不了錢寄回家去也是好的。」

「這是服務團的女同志們募捐募來慰問我們病兵的，我願意把這點錢送給你老人家，不過是一點意思，比起你待我們的好心差得太遠了。」成武強堅持着他的意見不肯退讓。

「我不是爲着酬謝，才把你們接回家裏來，那可不對。我是爲了打日本！軍民合力幹事情的。」

她固執的氣憤的拋出去那五塊錢，堅決的反對着：

「不能，我不能要你的錢，這樣一來，下次我就不能再接你們的病老總了。」
成武強走了，張老太太託付他說：

「回去見到你們的連長，代我問問好。」

五

張老太太又接回來十幾個病兵，並且到廟上拿回許多衣服，跟兒子媳婦打夜工給他們洗着。她還給他們縫着衣服，補着破襪子，忙忙碌碌的像是永也作不夠似的。家裏面作一點新鮮的吃食，或多或少，她一定送到廟上去，她和這些老總們，結下了新的友情，她時時刻刻的關心他們，宛若一個母親關心她的兒子一樣。

「爲什麼我要這麼作呢？」有時候，她也這麼暗想的着，「我愛惜他們勝過自己的家人，什麼原故，什麼力量使得我甘心情願這樣作？兒子和媳婦，很顯然的不是常常表示出對她的不滿，心疼她在兵身上的耗費嗎？」她不大能夠給她自己一個解答，她就覺着她自己是變了樣，這就使她跟從前完全不同。從前，她何嘗不愛惜金錢，她恨不得把一個錢當兩個花，她是積成一個一個的小錢，才買起來出產的

錢對於她那是太親近了。但現在，她把鈔票看得十分冷淡，她不吝惜的買些東西，給當兵人吃，不在意，也不心疼。

「究竟是爲着什麼原故？」她疑慮的問着自己。

「爲着打日本！」她決然的從紛亂的茫無頭緒的猜想中，到後得到了這樣的結論。「爲了打日本，爲了要回家，她應該不顧一切損失的幫助軍隊作事情，軍隊打勝仗，自己的希望自然全可以實現。

「營裏月底開銷的時候，弟兄們三個五個的走到張老太太的家裏來，他們買些麻花、燒餅、紅棗和白糖，瞧着這位可敬的老人，他們還有人給他的孫子從平陸縣買回來小皮鞋，洋式帽，張老太太推也推不出，歸也歸不回，到後只得笑着收下了。她敬重的警戒着：

「下次再來可不準帶東西，再帶東西就別來，聽到嗎。當兵人有錢應該往家裏寄的。我們家裏有吃有用的還用你們化什麼錢！」

話雖然是這麼說着的，從弟兄們的手裏，送到張老太太家中的零碎東西，還是不停歇的湧到那一面去。

孔大先生看出來這個特點，他找到了張老太太，摘下去他的花鏡，沉着臉嫉妬的說：

「老太太，你看護病兵，這回總算沒有白看，老總們多有人心，送你不少東西了。」

「大先生你這可是說的什麼話！」張老太太拉下臉來，不愉快的回敬過去，「我是爲了他們今天的給我買東西，才在事先看護他們？我是貪圖小便宜？大先生，我什麼希圖也沒有，我就覺着這樣作對得起我的良心。」

「是，是，」孔大先生料不到張老太的咀片這麼冷，使得他想再解說解說，替自己下台，都不大可能。「我不是那個意思，」他只得改口說，「我是說，你現在結下了人緣，這是不容易的啊。」

「這才是呢。」張老太太鬆了一口氣，她覺得孔大先生今天真不該說出使她難過的話。

「將來你一定會青史上留名的。」孔大先生戴上花鏡悻悻的走了，心裏面不以爲然的說，「這才叫天知道呢。」

「天哪，」當孔大先生走了之後，張老太太氣得自語着說，「這年頭，看護病兵都有錯處派，說是爲了發財，那以後誰也別幫軍隊作事情了，都不作，還能打勝仗？……」

張老太太剛剛不愉快的打發走孔大先生，那個給他打塞洞的泥水匠老劉禿子找上了她。

「老太太，」泥水匠要求着，「借我兩斗麥子。好幾天沒有吃糧了。」

「借你一斗鷄，」張老太太回答着，伸手抓着頭盔。「我還要給病兵磨點麵。」

「病兵要吃，我們就不該吃？」泥水匠歪着禿腦袋，冷冷的譏諷着。

「借你一斗還不吃幾天，你說刺話什麼。」張老太太有些不大高興。

「我借去會還的，兵吃了給你錢不成？」

「怎麼，你也來氣我？」張老太太張大了脫齒的紅牙床，豎起來暗淡的目光。「我麪麵給病兵吃不應該麼？」

雖然張老太太毫不灰心，她依然不動搖她的信念，爲了打日本，爲了要回家，她必須幫助軍隊幹事。精。

三天，當張老太太下山打算到廟上去的時候，在小路的柿子樹下，死了一般的躲着一個兵，眼睛閉攏着，溫溫的喘着氣，張老太太細的注視着，她看見地下有一團模糊的血跡，已經褪了顏色，鼻子的下邊，沾了一片。他是流了鼻血昏過去的。

「不能倒在這里，這不是辦法。」張老太太念誦着，她決計把他搬回家里去。

這是一個送公事的傳令兵，公文包也染上了血。

張老太太攀着這個流鼻血的兵，使他坐起來，人昏昏迷迷的坐着，眼睛還不能睜開，她問他話，向他的姓名，那一個就像沒有聽見的不回答她一句。

「可不輕。」她說着，着急她自己不能把他搬回家去。她朝着四外張望着，希望能夠找到一個助手，但是左近地方，隱不見一個人影。「怎麼辦呢？」她忽然聽到山上砍木的聲音，朝着近處的林中扯長聲喊着：「救人！救人哪——」

張老太太到底找到了她的助手。兩個砍材人慌慌的奔跑過來，他們替張老太太把病兵抬回家里。

「給你們兩角錢，」張老太太掏出兩角票，「拾這麼遠怪不容易的。」

「不要錢，」兩個人全笑了，在出汗的頭上不停手的擦着汗。「我們應該抬，人還有見死不救的！百姓應該替老總們作事。」

「這才好呢，」張老太太意外的在不經意中，得到了她的意見所同的同志。她非常的快活。

這一夜，張老太太也未開的看護着這個傷兵，別的傷兵認識這個流鼻血的弟兄，他們說他是營里的傳令兵。她用冷水洗着他的頭，搽些棉花塞上他的鼻子，昏沉沉的過了一夜，當真的清醒過來。張老太太歡喜得雖然一夜未睡，却一點也不覺得睏。她出門了，出去巡視她的田地，順便打點野柴。

當她回到家裏的時候，媳婦慌慌張張報告着她，說那個傳令兵已經叫營里的人背回去了，他身上有要緊的公式，人一定要回營交差的。老太太立時沉下臉來，把媳婦申斥一頓：

「病得那麼重的人，怎麼能夠叫他們背回去，你真是不懂事！你不好說等我回來之後，講講道理！這不是辦公事，這是拿病人要着玩的！」

她瘋了似的朝着下山的路上追趕着，她聽說他們去了不久，可是她追不上一個人。她不能忍耐的止不住罵起來！

「這些官，不是人養的，有病的兵也好背回去辦公事！」她氣喘喘的走回家，每走一步，就感到脚步輕飄飄的立不牢靠，她乾涸的老眼，不自主的流出滴滴滾滾的眼淚。

「婆婆，」家裏的別些病兵上來勸解着她，「別生氣，那傳令兵回去不見好就會送來的，她真是有公事要交待一下。」

「話是這麼說，叫人生氣啊。」

三月二十九日，是一個不易忘記的日子；敵人在這天發動了一個中條山的攻略，從張店鎮分兩股兵，一股直趨茅津渡，一股經過今橋村，堡壘，小咀，攻擊着西郝村。大郎廟的老總們，聞到顧頭村那邊去堵截敵兵。張老太太事前一點也不知道，然而她是如何的不安，忧心那些弟兄們的安全！她看不見那些熟悉的面孔；她只能聽到震耳的砲擊，沉雷似的整天的吼叫着，就像要炸毀一角天空似的。她又到太郎去，廟里面空空的，地上面飄散着殘落的花瓣，房子空空的，顯得意外的冷清，旗杆上不見了那幅鮮豔的國旗。

張老太太跪在大殿上禱告神爺，許着願：

「神爺保佑那些弟兄們平平安安打勝仗，重回廟裏，我一定獻上一口全豬。」

營裏的楊營長訪聽張老太太的時候，正是天郎廟的弟兄們回駐原防的第二日，他們已經打退了西郝村的敵人。楊營長稱讚着張老太太幫助他的弟兄們的盛意，並告訴她，她的乾兒子孫長勝打死了六個日本鬼，搶到一架輕機關槍。

「真的麼？」張老太太完全忘記了她是個小脚的老太婆，高興的跳了起來。「倒看不出他有那樣的本領。」

「若不是婆婆看好了他的病，他怎能建立這樣的功勞。我替他升了班長。」

楊營長掏出一疊鈔票，送給張老太太。

「這是五十塊錢，婆婆，過去太打攪你了，這算是謝謝你的盛意，別的全不談。」

「不，」張老太太數也不數的謝絕了。這可不行，軍民合作理所當然，我不能要錢。」

楊營長丟下鈔票就走了，張老太太跑出門造不到人影。

「那就收下罷。」兒子和媳婦同聲說：「咱們化出去的錢也實在不少了。」

「瞎說，你們沒有良心！」張老太太氣忿忿的。「人家在前邊打仗賣命，咱們憑什麼要人家的錢！

五十塊，那是少啊，咱們不能要人家的錢，多一塊錢，弟兄們可以多打一塊錢的仗，多作一塊錢的事。」

張老太太後來用那五十塊錢買了一口大猪，到廟上去還願。她找到了楊營長。

「營長，這口猪許完愿送給弟兄們吃。」

「好啊。」楊營長油黑的臉上，浮動着輕快的微笑，「今天留你老人家也在這邊吃，讓伙夫辦酒席，大家夥聚餐。」

吃飯的時候，全營弟兄們坐在廣場上，楊營長和歪咀巴連長，張老太太，服務團的女同志，坐在一塊。楊營長吃得滿咀巴子油，站起來說：

「諸位同志弟兄：今天我們很榮幸，能夠跟張老太太聚餐，今天吃的豬肉，就是老太太遠慮的豬肉，老太太許愿是爲的咱們上次打仗的勝利和平安，現在正好實現了，神爺保佑咱們完全達到了任務。老太太一年以來，幫咱們不少忙，有病的弟兄沒有不知道的。老太太常常給弟兄們洗衣服，送東西吃，這樣的善人，可以說是咱們全營的母親！現在，咱們替張老太太呼個口氣，感謝她待我們的好意。」

楊營長說到這裏，頓頭喊：

「張老太太萬歲！」

廣場上，聲音像一片山洪，一陣緊一陣的湧過來，天地似乎翻了個。

「現在，」楊營長接着說。「我們請張老太太給我們講幾句話。」

一陣熱烈的掌聲，攻擊似的包圍上來，張老太太放下筷子，顫顫的站起身，她先有些驚怕；有一種臨刑的感覺，彷彿無數隻怪異的眼睛，刺針一般釘到她的身上。她不知說句什麼話才好。她的眼睛也不能使她看清四外的人羣。她想找到她的乾兒子，幫她撐持着力氣，她想抓起一個女同志，給她擋擋門面。

，但這些打算全不成功。稍稍的平靜了一下，嚥了一口唾沫，把削瘦的手握得繃緊，她到底斷續的營養的說出來了：

「我——沒有——話說，百姓應該——應該幫軍隊作事，不——不用謝。咱們要——打勝仗。打走——日本鬼子！今天的豬肉，不是我出錢買的，楊營長那天攤下五十塊，我買了豬，你們是吃的楊營長。」她手手到袋子裏，把買豬剩下的錢，放到廣場上，「這點錢，是那五十塊錢剩出來的，我不要，我要錢沒有用，我要的是打退日本鬼子回老家。我把這點分給弟兄們用，算是慰勞這回打勝仗，錢少——意思——意思可是厚啊……」

張老太太悄悄的坐下了，她聽見暴雨似的掌聲在響着，她看見國旗飄展着，耀眼的發出歡笑着的臉。……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四月初版

夜

每冊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角五

著者 李

發行人 劉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員委會
字第一〇七五號

82
424794

